

《真幻結》

作者: 尚采香

Powered by [紙言](#)

第1章 – R之死

今天是最後一日的上學日。

這所學校今天的工作，除了中午派發成績表外，上午就是在學校禮堂頒發獎項，什麼班別獎、級別獎、學科獎、操行獎、進步獎、最顯著進步獎、品學兼優獎、特別貢獻獎等等，簡直是應有盡有，連不應有的也有。

由於要頒發的獎項過多，導致台下沒有得獎緣的學生覺得沉悶非常，只能隔幾秒鐘就做一次指定動作——拍掌。

可是，根本沒有人會想得到，沉悶的氣氛在一分鐘後將要成為歷史，而不斷重覆的指定動作也要停下來。

「現在頒發的是『特別貢獻獎』，得獎者有兩位，分別是代表學校贏出棋藝比賽的郭其槐同學，以及以一人之力替警方偵破本校連環破壞案的R同學！有請校長為兩位同學頒獎。」負責宣佈的老師帶點驕傲的語氣說。

那個叫被老師稱為R的人，是由於他入學時沒有填寫中文名，只填寫了一個以R為字首、長得要命的英文名，由於這名字音節非常多，久而久之同學和老師們都簡稱他以為R。

郭其槐與R分別由右方及左方走上台，從校長中接過的獎狀和拍照。當校長走回台後，兩人也依原路分別由右方及左方下台。

「真幻奏。」郭其槐在下台前突然停下腳步，並大聲地說出這個古怪的名字。

頓時，台下各人也靜了下來，縱使不理解發生什麼事，但也靜觀其變。

然而R卻對這名字瞭如指掌，因為「真幻奏」正正是他在真跡和幻滅兩派之中的暱稱。

但是R，即真幻奏聽後也沒半點心驚，他也停下腳步，背著郭其槐緩緩地閉上眼說：「棋鬼你果然是選擇了這天。可惜你知不知螳螂捕蟬下一句是甚麼？」

這番說話明顯地代表真幻奏一早猜到郭其槐，即是棋鬼會在這天行動。棋鬼聽後為免再生事端，決定恨下心腸，誓要在這刻解決真幻奏。

迅雷不及掩耳間，屬幻滅的棋鬼一個轉身就拿著一隻國際象棋的棋子「騎士」蓄勢待發，但意想不到，屬真跡的真幻奏也幾乎同步地轉身並舉起水晶螺旋杖，是一支約一米長、末端有顆發光水晶的魔杖。

兩人就在學校禮堂的舞台、在一千多名學生與教師眼前對峙著。

「你認為你的魔法會比我的騎士快？」

「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來試試吧。」

此時，四名埋伏的便衣警員跑入禮堂，並在台下同步舉起了手槍。站在中間的便衣警員命令：「我數三聲，放下武器！」雖然口中說「武器」，但他的目標是隸屬幻滅的棋鬼。

「三！」

棋鬼心知大勢已去，只好慢慢彎下腰，似要放下騎士，但卻毫不鬆懈，一方面不甘心輸給真幻奏，另一方面卻怕台下的警員對自己開槍

「二！」

一名接報支援軍裝警察趕到，與各便衣警員同樣地舉起了手槍。全場所有人幾乎都屏住呼吸

「一！」

「太慢了！」棋鬼大叫一聲，誰也料不到他來一個回馬槍，突然站直身子把騎士對準真幻奏、準備彈射

「呼！」

「呼！」

全場的人都被槍聲所嚇住了。兩下槍聲，分別來自兩支手槍。第一下聲響出自中間便衣警察的手槍，第二下出自軍裝警員的手槍。

棋鬼還未來得發射他的「騎士」就中槍應聲倒地，心臟的位置出現了一個血孔。

沒錯，棋鬼身上只有一個孔。

另一顆由軍裝警員發出的子彈所造成的血孔，卻出現在真幻奏太陽穴的位置。

真幻奏中彈後身體向左轉了半圈後倒地，樣貌露出痛苦之極的表情，他突然感到一下電殛似的感覺，雙眼就不受控制地緩緩閉上

「R！」「其槐！」幾個分別跟真幻奏和棋鬼同班的學生不顧一切地跑到了舞台旁，察看他們的傷勢。

此刻，四名便衣警員都怒視著軍裝警員，而他帶著七分驚惶，三分呆滯的站在這裡。因為，突然出現的他令到不應該倒下的人倒下

第2章 - Alphabet

真幻結 第2章 - Alphabet

在這個時代，人們的口中都流傳著這個傳說：真跡與幻滅的出現，事緣在約一百年前，世界發生了一些重大的巨變，令當時的社會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分裂出兩大派——真跡與幻滅。而那重大的事變的真相只有極少數人知情。過了百多個寒暑後的今天，那事件幾乎已經失傳，基本上已可謂無從稽考。

真跡與幻滅曾經是一個大組織，但雙方現已解散。然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世人仍然用真跡與幻滅形容不同立場的人，它們依然是誓不兩立，但是相比一百年前已算和平得多，至少近來雙方也不會胡亂挑起事端。

現時有影響力的真跡組織有：

- 國際機械聯盟
- 鴻門社
- 新科學力量
- N T
- M E G A

現時有影響力的屬於幻滅組織有：

- 藍船
- 地獄門
- 創新世

雖然有影響力真跡組織數量比幻滅多，不過真跡在明，幻滅在暗，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所以兩方的實力也算是旗鼓相當。但由此刻開始，旗鼓相當的情況要改寫了，與此同時，和平的情況亦要開始改寫

中午時份，國際機械聯盟的指揮官無所事事地坐在指揮室的一部電腦旁，他無所事事並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已經把所有日常事務都處理好，卻又沒有任何突發事件發生。

當然，他尚未得知真幻奏已經發生意外，否則他絕不可能繼續呆呆的坐在這裡。

「吡吡——」代表國際機械聯盟收到訊息的的聲效響起。

指揮官到電腦查閱了一下後，把幾份文件列印出來，便拿起附近的中央麥克風，邊看著文件邊說道：「各位國機盟的成員注意，真跡剛有新的組織成立，它們取名Alphabet，是一個集合二十六位各方面專才能力成員的組織。」指揮官把文年翻去另一頁再說：「唔而根據它們組織所提供的資料，它們

組織的成員的暱稱就是簡簡單單、由A ~ Z的英文字母，每一字母分別代表一位成員，特點是它們所使用的是一些非常華麗英文字型。」指揮官的聲音，透過中央麥克風，由揚聲器傳遍總部和分部的每一角落。

相較Alphabet，國際機械聯盟的人數則比較多，架構亦比較工整，除了最高層的指揮官外，旗下有一百位成員，他們以自身的能力被編派到不同的小隊，每隊有一位隊長與九位隊員，國際機械聯盟現時旗下的小隊有：

- 戰鬥小隊
- 陸地小隊
- 海域小隊
- 空中小隊
- 太空小隊
- 支援小隊
- 補給小隊
- 巡邏小隊
- 電腦小隊
- 管理小隊

指揮官公布Alphabet的基本資料後，他再次呆呆地坐在電腦旁。

另一邊廂，真幻奏失去知覺倒下後，同屬國際機械聯盟，不久前為了與真幻奏執行任務，而被安排入讀同一所學校的補給小隊隊員——落葉知秋目睹到了這一切的突發事件，不禁大為緊張。

落葉知秋二話不說地衝了出座位，跑到真幻奏身旁替他點穴，止血保命，她心知情況不妙，單憑自己的醫術未必能有把握地挽救腦部中槍的真幻奏的性命。

在這危急關頭，落葉知秋決定在自己的手錶上，按下啟動夜光的按鈕

「唸唸——」相同的聲效在宣布Alphabet成立的五分鐘後再次響起。

「要是就完全不來，一來就這麼多」指揮官雖然心是這樣想，不過他還是到電腦查看一下。

怎料一看就令他心神一震，因為顯示屏上出現「緊急求救訊號：補給小隊 - 落葉知秋」的字樣。

所有國際機械聯盟成員的手錶和手提電話，都會被改裝成偽裝聯絡器，手錶擁有接收資料、攝影，和緊急求救功能，手提電話與手錶功能大致相同，只多了一個通訊功能，插上耳機後可偽裝成為表面上在聽音樂，實際上在接收總部的訊息，是在執行任務時一個非常實用的裝備。

而落葉知秋這次就是用改裝成偽裝聯絡器的手錶，按下以夜光按鈕作為掩飾的緊急求救按鈕來發出緊急求救訊號，要求總部支援。

指揮官立即開啟國際機械聯盟成員位置地圖，此地圖可根據偽裝聯絡器發出的訊號來斷定各成員的位置，和全體衛星定位系統差別不大，只是在地圖上除自己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位置。

他打算派與落葉知秋同校的支援小隊隊長真幻奏去協助她，但發現真幻奏與落葉知秋的位置居然完全相同，更奇怪的是真幻奏卻沒有發出緊急求救訊號。

指揮官嘗試聯絡真幻奏，但卻沒有回應，他認為事有蹊蹺，所以他改變主意，改為派兩位真幻奏的生死之交兼小隊隊長一同前往。

指揮官聯絡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再對他們說：「你們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我有特別任務交給你們。總部收到落葉知秋的緊急求救訊號，現在派你們去協助她，你們此行除了協助落葉知秋外，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去看看你們的好友真幻奏，我懷疑他可能出了甚麼意外，落葉知秋才會發出緊急求救訊號。」

補給小隊隊長淺草青藍、與戰鬥小隊隊長白色神話聽了指揮官的分析後，心中也開始擔心起來，他們兩人都非常重視這位朋友，為了調查清楚真相，他們相約在落葉知秋發出緊急求救訊號的學校門前集合後，就迅速前往目標地點。

第3章 - 重返一年前記憶

落葉知秋發出緊急求訊號後，她可以做的除了繼續替真幻奏止血之外，就只有等待國際機械聯盟的支援。與此同時，依然在場的警察正在控制現在秩序，除了他們的同學外，校方的某幾個老師及紅十字會的學生也走近看清楚真幻奏和棋鬼的狀況。

然而匿藏於學生群裡的某幾個真跡、幻滅成員暫且按兵不動，他們簡直與因突如其來的事件而嘩然的學生無異。

突然，禮堂正門傳出一聲巨響，只見一名純白色長髮、紮低辮，左眼戴著黑色眼罩，身後背著刀鞘的少年把正門一腳踢開，雙手插著褲袋步入禮堂，一名暗紅色長髮的少女亦緊隨著他走進來。

順帶一提，坐在正門旁的某幾位學生，剛剛被踢門聲嚇得驚聲尖叫、三魂不見七魄。

在場的警察被巨響所吸引著，他們因不知來者是敵是友，便以防萬一地舉起手槍指著他們。然而剛才擊倒棋鬼、似乎是隊長的警員半舉手說：「放下槍，我認識他，他們是真跡的。」

警員聽後才安心地收起手槍，讓出一條通道。那少年沒完全沒有理會他們，只是自己直行直過，在他後面的少女禮貌地低頭對警察們說了一聲：「不好意思，麻煩了。」便繼續緊隨著白髮少年。

落葉知秋看到他們，隨即大叫：「白色神話！淺草青藍！」原來來者正是國際機械聯盟派出的援兵。

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走近的時候才驚覺真幻奏已倒地，接下來更看到在舞台另一面的棋鬼也一樣的倒下，他們互望一下，就非常默契地立即兵分二路，補給小隊隊長淺草青藍負責拯救真幻奏，而戰鬥小隊隊長白色神話就跑到棋鬼身邊，以防他會做些什麼事來。

淺草青藍看到真幻奏的某幾個穴道被封，先替他解穴，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使出「急救術」來保住真幻奏的性命，之後再使出祖傳絕學「冥神灸術」調息他的氣血，令他脫離危險狀態。

落葉知秋親眼目睹自己隊伍的隊長高明的醫術、不禁令她覺得自己跟隊長的醫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之後同屬補給小隊的二人也走到棋鬼旁，淺草青藍替棋鬼檢查傷勢，而落葉知秋跟幾個警員則向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講述剛剛發生的一切。

白色神話聽後頓時大怒，指著那軍裝警員說：「我先殺了這傢伙！再殺了棋鬼替他報仇！」說畢，他握緊拳頭打算一招就取軍裝警員的性命，但落葉知秋立即捉著他的手說：「冷靜點！引起所有事的是棋鬼而不是他。」

淺草青藍見狀亦站起來補充說：「我們的好朋友還未死，用不著報仇。不過你想殺棋鬼填命則隨便吧.....反正他已經死了。」

白色神話聽後呆了一呆才收回他的拳頭，同時也用偽裝聯絡器通知國際機械聯盟總部這裡發生的一切，總部指揮官得悉後著令他們先把真幻奏帶回總部，而棋鬼方面他再派人來處理。

他們三人便依照命令把昏迷不醒真幻奏帶回總部，在場的警察因知道他們是真跡也沒加阻止，只好繼續望著已死的棋鬼，煩惱地想著如何收拾這個連棋藝超群的棋鬼也意想不到的「殘局」。

國際機械聯盟總部的會議室內，除了有真幻奏的好友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外，還有雙槍瑩和落葉知秋兩人。

「想不到妳比我還早到，雙槍瑩。」指揮官拿著文件走進來時看見她便說。

「我收到消息後就立即趕回來了，我有甚麼可以幫忙？」雙槍不停提問：「他現在怎麼了？」

「真幻奏他仍然昏迷中，雖然他已經穩定下來，沒有生命危險，但經過檢查後證實他的腦部卻受到致死的打擊……」指揮官語重心長地道。

「甚麼？那麼他會有事嗎？」淺草青藍未待指揮官把話說完，已衝口而出。

「你們都知道凡是國機盟的成員，腦部都會加入晶片變成「機械腦」，以電子數據的方式來儲存記憶，包括可能是重要的訊息，以便當身體昏迷或不幸死亡時，都可以把這些重要的記憶抽出來。」指揮官閉起雙眼說：「但這次真幻奏位於太陽穴的機械腦剛巧被子彈擊中，令機械腦誤以為是有人要強行抽出真幻奏的記憶，從而觸發了保密機制，進行了記憶『完全清除』程序……所以真幻奏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記憶。」

會議室呆靜了約半分鐘，淺草青藍見白色神話伏在桌上，無名火起對他說：「你怎麼好像完全不上心似的，小奏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妳是補給小隊隊長，醫術都已經是最厲害的一個，如果連妳都束手無策，我也無計可施。」白色神話保持姿勢地回答。

落葉知秋靈光一閃，說道：「長官，我們不是有替成員定期進行保存記憶的嗎？只要把記憶重新恢復到他的機械腦，不就解決了嗎？」

指揮官坐直身子，認真地說：「這就是我叫你們來的原因，你們有心理準備去聽以下的一番話，特別是雙槍瑩和落葉知秋。無錯，我們的確是有替真幻奏保存過記憶，最近兩次安排的保存記憶日子，分別安排在一年前和半年前。」

指揮官停了一會，續道：「可是真幻奏並沒有完成最近一次的保存記憶，原因是當時他正忙得不可開交地支援妳——落葉知秋進行任務，而同時間他亦在支援妳——雙槍瑩進行另一個任務。所以……最近保存的就只有在一年前的記憶，也就是還沒有與你們共事的一段記憶……由於他進入國機盟前已跟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認識了三年，但是卻未認識妳們，所以他即使恢復記憶，他都不記得跟你們所經歷過的一分一秒……」

此時，淺草青藍跟白色神話得知他尚記得自己，不禁有點高興。但反觀雙槍瑩和落葉知秋，她們只吸一口涼氣，用手掩著嘴巴，眼睛瞪得大大，淚水幾乎要湧出眼眶。

第4章 - 記憶排斥

真幻奏的傷勢已經好了，可是他依然「昏迷」中——因為他還沒有任何記憶。

指揮官已經向國際機械聯盟所有成員公布真幻奏的現況，甚至向鴻門社、MEGA、新科學力量、NT、Alphabet等等屬於真跡的同盟請求協助。當然，他並沒有透露真幻奏的身份。

發出消息後，除了支援小隊隊長真幻奏外，另外的電腦小隊隊長以及雙槍瑩、落葉知秋都在會議室內相討解決方法，可惜進度並不理想。

突然，會議室內其中一台電腦發出「嘟嘟」的聲音，眾人也嚇了一跳，而顯示屏浮現了一個華麗的英文字母V。

明顯地，這字體是Alphabet的成員所用的，而這個聯絡國際機械聯盟的成員，就是V。

「國際機械聯盟的各位，你們好，我是隸屬Alphabet的V。」雖然用變聲器合成出來的男性聲音，不過內容的確是由V說出。

「你好，V。我是國機盟的指揮官。」指揮官的回答仍然保持他的冷靜的作風。

揚聲器繼續傳出那合成的聲音：「我由你們那裡收到了請求，我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不過我必需先問幾個問題。」

反正他們也無計可施，故此指揮官也沒甚麼好隱瞞地說：「只要不是太機密的我們都會回答，請問吧。」

於是V開始問：「第一個問題：機械腦可否不刪除已有的記憶，而再寫入新的記憶，造成一個同時擁有舊記憶和新記憶的機械腦？」

會議室中靜了幾秒後，電腦小隊隊長緩緩道：「雖然我們未曾嘗試過這個動作，不過只要兩次的記憶沒有重疊，或者沒有其他未知的衝突等等的情況來看，邏輯上是可以的。」

V再次問道：「謝謝，第二個問題：本來屬於A人的記憶可以寫入B人的機械腦中嗎？」

指揮官聽後立即回答：「是可以的，只不過問題是寫入後就變成B人的樣子卻是A人的記憶，簡單來說就像A人附身在B人的身上。」

V想了一會，續問：「最後一個問題：可否從已保存的記憶中，指定抽取某部份的記憶來寫入機械腦嗎？」

「部份？由於只是數據，是絕對可以的，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電腦小隊隊長帶半點驕傲地回答。之後揚聲器便靜下來，會議室的各人都開始議論紛紛，猜想V的想法。

「我明白了。」V終於開腔：「各位，請認真考慮我現在所提出的建議。」

各人都吞了一口嚥，默不作聲，專心等待V的建議。

「首先把那個失憶的人回復他一年前的記憶，同時找出這一年所有跟這個失憶的人共事過、甚至只是交談過的國機盟成員，都一個不漏地進行保存記憶，再由他們的記憶中抽取部份有關那個失憶的人的記憶，把這段由多人綜合而成記憶寫入他的機械腦，待他醒來後，再向他說明一下，令他把那些第三人稱的記憶轉化為自己第一人稱的記憶。」V幾乎一口氣地說。

會議室再次鴉雀無聲，似乎大部份人都還在理解V剛才所提出的建議。良久，縱使V看不到，指揮官仍站起來說：「我明白了，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唯一辦法，就決定這樣做吧。V，謝謝你的幫忙，我代表國機盟感謝你。」

V平和地說：「不用客氣。」說畢，顯示屏又變回一片黑色的畫面。

電腦小隊的全體隊員經過幾乎五天不眠不休後，終於在國際機械聯盟各個成員的新保存記憶中，抽取出所有有關真幻奏的記憶，並加以整理，準備傳入真幻奏的機械腦，希望可以令他回復他這兩年失去的記憶，儘管知道不可能百分百回復記憶，他們也願意嘗試盡量回復手上現有的記憶。

五天前在會議室的各人，今天再次齊集在一起，只不過地點轉換成「保存記憶室」，他們都期待著真幻奏恢復記憶的一刻。

指揮官推門進來，一邊行一邊問道：「好了，各位隊員，告訴我能不能開始？」

「已就緒。」

指揮官吸一口氣後說：「好，一切就緒，寫入記憶程序開始！」電腦小隊隊長模仿指揮官的語氣道：「寫入記憶程序開始。」機器開始啟動，各人都心跳加速，靜觀其變。

電腦小隊隊長望著監視器說：「寫入記憶完成10%，完成20%，完成30%，完成40%」

突然監視器出現「ERROR」的字樣，令電腦小隊隊長把「%」的發音活生生吞回肚裡去。眾人對監視器的「ERROR」一方面驚惶，另一方面百思不得其解。只有指揮官帶點怒問道：「發生什麼問題？」

電腦小隊隊長無辜地道：「這個線路監督部份出現了問題，它偵測到有記憶發生了衝突有很多人對真幻奏的記憶出現了排斥。」

指揮官急問：「記憶排斥？為什麼？！」

電腦小隊隊長回答：「初步估計原因是在相同事件的記憶有不同角度與看法而引致衝突。給我的小隊一點時間研究新技術，讓機械腦可以容納記憶排斥之類的衝突，應該就可以解決。」

各人都面面相覷，低頭不語，把希望都落在電腦小隊各員身上。看來，他們現在只可以做的就只有默默等待

第5章 - 遇襲

對於真幻奏的記憶排斥，電腦小隊再次經過幾天的不眠不休的努力後，終於成功研發新技術，順利的把記憶再寫入他的機械腦中。雖然是第三方的記憶，不過對真幻奏來說，影響並不大，因為只要記憶是真實的就不會令他對其他人的感覺有太大變動。

「嗯？完成保存記憶了嗎？」真幻奏像剛睡醒、神智不清地說。

對他而言，此刻就是在一年前，保存記憶完成的那一刻，所以他才說出這樣的話。

「你終於醒來了。」指揮官邊帶微笑地道。

由於各人期待著真幻奏恢復記憶的一刻，所以連指揮官在內一共有十五人在他的旁邊，把他重重圍著，心情表現的既興奮又雀躍。當然真幻奏並不會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好露出強顏歡笑的表情，眼珠左望右望地問：「呃我錯過了甚麼好戲嗎？」

經過連日來各人的一番解說，令他把那些第三人稱的記憶轉化為自己第一人稱的記憶後，真幻奏這兩年的記憶總算不再是空白一片，而他也繼續以往的職責——擔當支援小隊隊長。想不到返回工作崗位的首天，就需要他出動

「長官！無線電收到從鴻門社發出的Mayday求救訊號！」國際機械聯盟的控制室內，一名管理小隊隊員緊張地向指揮官報告。

Mayday是國際通用的無線電通話遇難求救訊號。當遇上即時的嚴重危難、威脅人命安全、無法自救，或者需要立即救援時，方可發出Mayday求救訊號。

指揮官聞後立即跑過來弄清楚情況，真幻奏此時也在控制室內查看這一年他與雙槍瑩及落葉之秋的任务，以協助自己「重造」記憶。剛巧遇上了Mayday求救訊號，好奇心便驅使他走近看看。

「鴻門社使用無線電發出Mayday，而不是用正常通訊頻道發出求救訊號，證明他們遇上的事，已壞到最極點難道」指揮官著魔似的輕聲呢喃著，臉上滲出冷汗，心裡急速地盤算著。

突然他拿起中央麥克風，發出一連串的命令：「國機盟各成員注意：我們收到了同盟鴻門社的Mayday求救訊號，現調派戰鬥小隊、陸地小隊、海域小隊、空中小隊各三人，支援小隊、補給小隊、巡邏小隊各兩人，分海陸空三方面前往鴻門社的總部救援。由於事件重大，隊長必須參與其中，其餘人選由各隊隊長決定。我重申，鴻門社是用了Mayday求救訊號，代表最嚴重的緊急狀況，請各成員盡量保持與總部聯絡，時刻保護自身安全，立即出發！」

由於身為支援小隊隊長的真幻奏被指揮官列為參與事件的其中一員，所以他聽後急速扔下文件夾，向指揮官大聲出了一句「收到」就立即飛奔出停機坪，取出膠囊向地面一拋，一團團煙霧湧出，變成了一架外貌是一架綠色吉普車，屬於他的多用途專用車輛——協奏號。

多用途專用車輛是由國際機械聯盟成員獨有的其中一種必備品，通常簡稱為專車。各成員的專車都有不同的樣貌，外型普通的車，實際上可以轉換成車、快艇、潛艇、直昇機、戰鬥機和甚至穿梭機模式等等。

真幻奏一個迅步就坐上了協奏號，然後調校成戰鬥機模式，以最大動力往鴻門社的總部飛去。

由於鴻門社的總部位於總部的東北方，與國際機械聯盟的總部有四十公里遠，即使開動最大動力，也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真幻奏就利用這些時間，指派另外一位支援小隊隊員由海路進發。

而他這麼著急，除了是鴻門社用最高級的Mayday求救外，他也從任務文件中得悉這一年中，他遇到了一個棘手的任務，要依靠鴻門社外援千謊施恩的幫忙才可以完成。

所以，此回行動也包含了一點報恩的成份。

轉眼間他已來到鴻門社的總部，可是眼前的景象令他愕然。正在燃燒的老樹、支離破碎的玻璃、崩潰粉碎的外牆這一切一切只可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此地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戰鬥，也就是說，鴻門社總部就是戰場。

戰場位於真跡的據點，加上用Mayday作緊急求救，鴻門社就一定是被偷襲。而有膽量及實力去偷襲真跡的組織，就只有三大幻滅組織——藍船、地獄門或創新世。

這麼激烈的戰鬥中，即使有人在戰中犧牲，也未必有人會有空閒去取回屍體，免得自己也成了陪葬品。

幸運地，鴻門社總部周圍只見血跡，並未見任何人，真幻奏估計鴻門社應該沒人陣亡，大不了受傷；但這假設也同時代表幻滅也沒有人陣亡，最多只是受傷。

真幻奏是戰後第一個到達的真跡成員，正當他想向國際機械聯盟總部報告眼前的景象時，一團黑影在他的一點鐘方向往樹林高速移動。

「不理那人是何方神聖，非要把他捉住盤問不可！」真幻奏心想。

由於在樹林不便飛行，於是他運用了上乘輕功「追星逐月」來追趕此人，可惜追到樹林深處已失去蹤影，無法追尋。

不知是敵是友，真幻奏只好拔出水晶螺旋杖作防身之用。他突然發覺身後有異樣，欲轉身一看，可惜身尚未轉，背部已被一大團氣功彈擊中，身體瞬間已不受控地一直向前飛！

由於氣功彈衝擊力實在太大，被擊中的一刻真幻奏的意識已經開始模糊，再次失去知覺

第6章 - 真跡・尚采香

自鴻門社發出了Mayday求救訊號後，國際機械聯盟花了一日一夜仍未聯系到他們，但綜合各隊員匯報回來的情况，幾乎可以肯定鴻門社是被幻滅偷襲。

正當國際機械聯盟指揮官想發出「全體收隊」的命令時，戲劇性的事發生了。

「唸唸——」一台電腦的揚聲器發出響亮的聲響，同時顯示屏出現「鴻門社→國際機械聯盟」的字樣。

揚聲器傳出一把聲音：「我是米基洛。」說話的是一名老年男性。

所有在場的成員都大惑不解地想：「鴻門社的成員名單中明明沒有人叫米基洛，那麼誰是米基洛？難道是幻滅的人控制了鴻門社？」

自稱米基洛的人繼續說：「通訊設備剛剛裝配好了，總之先跟你們聯系一下。」

「好久不見，米基洛，你沒事就好了。」指揮官能說出這句話，明顯地他是認識這個人。

「好久不見，維卡，謝謝你指揮國機盟來支援，我們才可以順利撤退。」此話一出，就表露了指揮官的真名。

「喂，你你說我真名幹嘛？」維卡，也即是指揮官有點洩氣地道。

米基洛理所當然地說：「因為你也說了我的真名囉。」

「算了，我不跟你胡扯。對了，你們怎麼樣了？幻滅襲擊你們嗎？」

「嗯，是地獄門偷襲我們，原因不明，不過除了失去總部外，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只是有十幾個成員傷了。晚點我把我們的臨時總部位置以加密方式傳送給你們，現在通訊保安系統尚未完善，為免幻滅偷聽，我要切斷聯系了，再見。」說畢，兩者便停止通訊。

維卡轉了個身，向在場的成員說：「看來我得向大家簡單地說明一下，維卡是我的真名了，以後你們也可以照直稱呼我，但這個不重要。」

他深吸一口氣後說：「聽著，米基洛是鴻門社首領的真名，由於不知來者是否假扮的，所以我們真跡的最高負責人有一個協定——用自己的真名來證明身份。既然現在得知他們暫時安全，事不宜遲，通知去了協助鴻門社的隊員收隊吧。」

一天過後，所以隊員都回來了，除了真幻奏。

兩天、三天過後，都不見他歸隊，而真幻奏偽裝聯絡器也沒有發出任何訊號。

維卡開始擔心，難道真幻奏復職後又再次

幸好，真幻奏這次不是被擊中腦部，只是背部受襲，但也足以令他昏倒幾天。

遇襲後的第三天，真幻奏覺得頭暈轉向，迷迷糊糊，雖然眼簾像有千斤重，然而他仍堅持張開眼簾，腦海拚命地回憶著，務必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咦！你醒啦？」這句戲劇性的對白來自一把少女的聲音。

「這裡是哪裡？」真幻奏也用戲劇性的對白來問。

「這兒是我的家，是我把你救回來，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足足三天啊？」

「三天？妳哎！」

真幻奏正想坐起身子，突然背部痛得欲裂，少女見他痛苦地捂住背部而包紮好的傷口，關切地問：「怎樣？你的傷口還痛嗎？」

真幻奏邊暗地裡撥動左手使出「恢復魔法」邊答道：「嗯，少許吧。對呢？請問妳是」

少女沒有留意到他做什麼，只是坐直身子回答：「我是屬於真跡的和香，真名尚采香，文采的采，麝香的香。」

和香的年紀比真幻奏輕，長及臂的暗啡色長髮，後方部份頭髮用髮髻紮了一下，形成一個一圈小髻和小辮，擁有又長又幼的兩鬢，展露出友善的眼神，說話時笑容滿面，真幻奏望著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妳還未知道我是什麼人，就把自己屬於真跡和真名說出來，妳不怕我是幻滅，令自己有危險嗎？」真幻奏帶點驚訝地說。

「憑你這句話，我就不怕了。」和香攤攤雙手，再說：「我自我介紹完了，你呢？」

「啊？呃」真幻奏想了想，說道：「我叫真幻奏，也是真跡的。」他試圖計劃盡量少說個人資料，以策安全。

「原來你真幻奏那麼你隸屬什麼組織的？」但看來他的計劃是失敗的，和香已經追問。

「那妳呢？」他再次試圖找機會帶離話題。

「我沒有的，屬於自由身，你呢？」但很明顯又失敗了。

「看在我的性命是你救回來的份上，我就破例一次告訴妳。其實我是隸屬於國機盟——國際機械聯盟。」

「國際機械聯盟？！不就是那個成員身份保密一流的組織？看不出你這麼厲害呢，那麼你的真名呢？」

「嗯，真名不說可以嗎？」

「不可以。」

「」

「你說不說啊！」和香使出了天下間女子都懂得使用的手段：擺出一副不滿的樣子，帶點威逼的語氣地問。

不知真幻奏真的被和香威逼得到，還是受不住這種女子「專利」的手段，他坦然地回答：「說了說了，我真名叫黎承奏。承諾的承，協奏曲的奏。」

和香聽後眼珠轉了一轉，帶點精靈地說：「黎承奏？不錯的名字呢。」

真幻奏答不上話來，只好轉話題：「啊！對了！是妳救我的，那麼我的隨身物品呢？」

「你說的是這些嗎？」和香拿出一個銀包、一顆類似按鈕的東西、一支魔杖、一隻手錶與一部手提電話，但似乎說半隻跟半部比較貼切，因為兩件物品已經破爛不堪，一看就知不能再用。

真幻奏望著面前兩件廢鐵，嘆氣地自言自語：「唉難怪三天都沒有人來找我」但他很慶幸水晶螺旋杖完好無缺，否則麻煩就大了。

他從和香手中取回由手錶與電話改裝而成的偽裝聯絡器，想了一會兒後說：「我要先走了，再不回去總部報告我會很麻煩。」

和香帶點傻氣一字一字地說：「你受了傷，還未可以下床，你怎回去總部啊？」

怎料真幻奏笑了一聲，腳部向上撐起，再由左手一撐床邊帶動上半身彈起，繼而雙腳平穩著地，怎樣看也不像受了傷。

和香目睹真幻奏的動作覺得很驚奇，不禁「嘩」了一聲出來，開始語無倫次地問道：「你怎麼可以彈起又治好」

「這是恢復魔法，最基本的治療術，想學嗎？當作報答妳救了我，有機會再教妳吧對了！」真幻奏拿出了剛才的那顆按鈕，邊放在和香手中邊說：「應該還沒壞掉，這個給你。」

真幻奏解釋道：「這是『緊急救援鍵』，由今天起，如果妳遇上任何緊急危難的事，就按下這個按鈕吧，我會立刻來會幫助妳的，謝謝妳這三天我照顧，再見！」說罷，真幻奏一個迅步就離開，絕塵而去。

和香見他奔走後呆了幾秒，之後再細望真幻奏給她的那顆按鈕，這顆按鈕設計可算是極為簡約，按鈕上只有一個圓型的位置可以按下，而圓型位置印有一個凹下的阿拉伯數字「6」。

第7章 - 盛宴計劃

在鴻門社受襲後，各真跡組織都忙於採取應變措施，國際機械聯盟也不例外。縱使指揮官維卡擔心真幻奏的安危，不過也不能丟低一切日常事務去尋找他，特別還要在這麼緊要的關頭。

維卡不願再想，正當他準備離開休息室前往開會的時候，他看見白色神話在一旁看雜誌看得聚精會神，進入了忘我境界，就像閉關七七四十九天，注專得幾乎可以上天做神仙了。

維卡知道他的性格，只是對他說：「白色神話大隊長，開會了。」白色神話聽後一邊非常緩慢地離開座位，一邊又不願雜誌離開自己的視線，場面頗為搞笑。擾攘了足足將近一分鐘，白色神話才正式離開休息室。

儘管白色神話知道每一次開會自己都沒什麼意見，因為他的長處在於行動，而不是在於計謀，不過由於國際機械聯盟規定各隊隊長必須共同參與會議，所以即使白色神話不願意也要出席。

他一直跟在維卡身後，一同前往會議室，中途經過指揮室、控制室、資料室、電機房、正門入口經過正門入口時，白色神話感覺到這裡有個身影，但不知來者是誰，只聽到一把男聲說：「小白！」

全世界會叫白色神話做「小白」的，只有兩個人——淺草青藍及真幻奏。

淺草青藍是女的，所以來者必定是

「小奏！」白色神話興奮不已地大叫，看見真幻奏平安歸來，他急不及待來個友誼的擁抱，再道：「你沒有事真好！這幾天你去了哪裡？」真幻奏回答：「厲害了，回想當天」

話未說完，維卡就打斷他們的對話說：「當天怎樣晚點再說，現在你回來就好了，人齊，開會。」

會議室內，各隊隊長見到真幻奏突然出然，首先都為之一愕，隨即也跟白色神話般表現興奮。

維卡有見及此，便再三提醒各隊長這個會議目的是討論怎樣對抗幻滅，當各人平伏心情、準備好之後，國際機械聯盟各代表與其他真跡組織開始進行多人視像會議。

自會議開始，分針已經跑了五個多圈，快要跑完第六圈的時候，會議終於完結。罕有地，這次白色神話首次在會議上踴躍發表支持的意見，而行動代號名為「盛宴計劃」。

會議完結後，真幻奏不忘走到資料室登記尚采香——即是和香為他的第6個緊急救援鍵的人，這個看似普通的動作，內裡卻有特別的意義。

靜候約一個月之後，「盛宴計劃」正式展開。

九月一日，所有有組織的真跡成員有上班、有上學；所有有組織的幻滅成員沒有上班、沒有上學。

九月二日，所有有組織的真跡成員有上班、有上學；所有有組織的幻滅成員有上班、有上學。

九月三日，所有有組織的真跡成員沒有上班、沒有上學；所有有組織的幻滅成員沒有上班、沒有上學。

。

為什麼會這樣？

那是由於「盛宴計劃」目的就是為了因鴻門社受襲，而揪出幻滅的成員、向他們報復。

真跡組織在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十時向各幻滅組織發出宣戰聲明，「盛宴計劃」開始。

第一天，預計幻滅會覺得事出突然，而下令旗下各成員當日返回自己幻滅組織的總部做好作戰準備，而真跡成員則把握此機會，照常上班上學，記錄當日誰人缺席。

第二天，預計幻滅認為事有蹊蹺，下令各成員裝沒事照常上班上學，而真跡成員再記錄誰人第一天缺席，第二天出席。經詳細分析、篩選後綜合成一份幻滅成員名單，當晚公開發佈。

第三天，預計幻滅因成員名單被公佈的關係，而放棄繼續隱藏身份，準備與真跡開戰而缺席工作及學業，同樣地，真跡所有成員也要準備與幻滅開戰，而缺席工作及學業，「盛宴計劃」結束。

就因為這樣，才造成以上三天奇怪的情況。

維卡把國際機械聯盟的各隊員都召回及集合，認真地說道：「各位國機盟的隊員，自『盛宴計劃』開始實行後，真跡跟幻滅已經正式地誓不兩立，雖然幻滅成員的身份大部份已經曝光，但部份沒組織的幻滅成員並不會受到這個計劃影響，所以你們絕不能掉以輕心！由這一刻開始，未來的歷史就交在你們的手上。你們是真跡中的精英，我不希望這場戰爭有任何國機盟的成員犧牲，這是身為國機盟成員的最低條件！明不明白？」

所有國際機械聯盟隊員一致地高聲回答：「明白！」

真跡與幻滅的鬥爭終於展開。

真跡與幻滅終於要來個了斷。

第8章 - 港口鑰

盛宴計劃過後，藍船的首領駱生仍然輕輕鬆鬆地在總部辦公室整理自己的髮型，雖然他是出了名非常注重外表，不過在這緊張的時刻，未免也許過份輕鬆。

「首領，有一名叫齊風恆的人想見你。」一名藍船的成員站在辦公室門外說。駱生頓時停下動作，沉思了幾秒鐘，說道：「叫他自己進來。」

齊風恆走進辦公室，外表是個非常瘦削、戴著古舊眼鏡、一面稚氣的男子，駱生背著他繼續整理髮型。齊風恆不待駱生開口，便搶先說道：「首領拜託！求你讓我加入藍船！」

駱生聽了後說道：「叫我駱生就好。所有想入藍船的人，都必要先回答我的問題」齊風恆吞一口嚥，默不作聲地等待駱生的問題。駱生接著問：「如果你的父母屬於真跡那麼屬於幻滅的你會不會親自出手攻擊自己的父母？」

齊風恆非常渴望成為藍船的其中一員，為了這樣，他高聲堅定地說：「會！」

「很可惜，你並不符合入門資格，請回吧。」

驚訝、驚愕的表情即時出現在齊風恆的臉上，他從沒想過對幻滅組織來說的標準答案居然是錯誤的，只好失望的問：「為為什麼？」

駱生轉過頭，近距離面對著他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所以無論如何——包括他們是真跡，也不可以傷害他們，這也是藍船的原則。所以，閣下請回！」這樣重情重義的說話在幻滅當中出現可謂有點奇怪，但駱生的性格本來就是如此，也許是作為首領的特點。

說過後，駱生準備步出辦公室。

「等等！如果我有方法可以令真跡陣腳大亂！那麼可否」齊風恆突然衝口而出地說。駱生似乎對他的方法有興趣，問道：「可否怎樣？」

「作個交易，我說方法給你聽，你則收我為藍船的成員。」齊風恆停了一下，再說：「如果你覺得方法不行的，可以不用理；如果覺得可行的，你就可以向真跡報仇。」

駱生心想：「如果他的方法真的可行，即使收了他，也應該不會對藍船有太大的影響反而可以重創真跡的確很吸引」

「駱生，」齊風恆突然神情嚴肅地看著他說：「你不會心裡打算採用我的方法，但口裡說不採用，然後不讓我進藍船吧？」

聽見這番話，駱生暗吃一驚。在他心目中，齊風恆是個頭腦簡單的傢伙，並為了成為藍船一員而忠心耿耿，想要騙他，並沒有什麼難度。

雖然他知道自己一定不會這樣做，可是多忠心的部下，也會有反抗悖逆的一天。當他聽到這個會忠心於藍船（或因渴望而忠心）的人竟會開口說出這種話，在他心裡就像響起了危險的警號。

駱生覺得，眼前的齊風恆已經對自己有懷疑，所以隨即裝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這還用說？不管幻滅真跡所有人都知道我重情義！你要是幫到我，我絕對不會虧待你！我駱生說話是不會食言的！」

既然駱生作出了承諾，齊風恆亦相信他，所以他就把令真跡陣腳大亂的計劃一五一十地說出來

駱生聽過後說：「好方法！我決定採用你的計劃，並兌現承諾讓你入藍船。所謂『識英雄重英雄』，由此一刻開始你就直轄於我，以後你在幻滅真跡中的暱稱就叫作『自來風』，緊記不要再用真姓名示人。」

「另外，這個計劃你隨意調動藍船的人吧，人數你決定，一定要確保不會出什麼亂子！」說畢，駱生暗笑、心中十分期待真跡的反應

九月三日後，屬於真跡與幻滅的學生或上班一族都因「盛宴計劃」而停止了上學及工作，但少部份真跡與幻滅的人卻沒有影響，因為他們不屬於任何組織，包括尚采香，也就是和香。

和香自開學後都如常上學，她察覺很多同學都同時間不上學，但卻不知道原因何在。

在她的班房，誇張得少了近一半的學生，令班內死氣沈沈，在沒有同學有心情聊天的情況下，和香顯然沉悶非常，充滿睡意，她為了令自己保持清醒、不會睡著，便走出課室到洗手間打算洗個臉。

此時乃上課時間，洗手間寂寥無人，和香伸手扭開水龍頭，源源不絕的清水湧出來，她把冷冰冰的水往臉上撥，果然頓時精神起來。

洗過臉後，她走到旁邊拿抹手紙，在觸及抹手紙的一刻，她突然感到天轉地轉，就像正在從高空飛下來似的！兩秒之後，她跌在地上，望望四周才驚覺自己並非身處於洗手間內，而是一個空曠又暗淡無光的地方。

正當她不知所措之際，突然右方傳來了一把聲音：「尚采香？」，和香朝右方看，隱約看得出說話的正是班中突然沒上學的其中一位女同學，她示意和香不要說話，並保證不會傷害她。

她把和香帶到比較明亮的地方，和香看見那兒有約幾十個年輕人坐著，他們都被約三、四十個手持步槍的人包圍著，一言不發。

那名女同學收起和香的手提電話後，就示意她跟那些年輕人坐著。

過了一會，一名男子走出來對坐著的眾人說：「各位從中學而來的朋友，抱歉我用港口鑰來『邀請』你們來這裡。我是藍船的成員自來風，現在你們已被藍船作為跟真跡對抗的人質。但是你們不要打算反抗！誰敢反抗即格殺勿論！也不用奢望真跡的人會來救你們，因為你們的手提電話也被我們沒收加以破壞，沒有人會找到你們的！」自來風說畢後不禁笑起來，他很覺得自己很威風，也許他的一生中最帥氣的時刻就是現在。

和香聽後恍然大悟，終於知道原來是洗手間的抹手紙被施放了「港口鑰」，當她抽取面紙的一刻就令自己迅間來到這兒。

和香明白一切後心中正盤算該如何是好，她知道以自己的實力不可能跟四十多個手持步槍的人正面交鋒，但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即使知道，手提電話已被沒收，不能對外發出求救。

不知是坐得太久還是剛才跌下來的時候弄傷，她盆骨的位置有點不舒服，於是打算按摩一下，她發覺原來是有一樣東西壓著骨盆，突然腦海記起了一句說話，令她想出了一個對外求救的方法

第9章 – 破解

「唸唸——」國際機械聯盟又收到訊息。

指揮官維卡在指揮室查看訊息內容後，心中暗叫「終於來了！」便儘量按捺緊張的心情、冷靜地對身旁的管理小隊隊員說：「趕快把所有正在當值的隊長召回來，有要事相討。」

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其實應該是中午。由於真幻奏在十一時半左右才在床上懶洋洋的爬起來，此刻已屬午餐時段，所以喚作中午才對。

平日他會在旭日初升的時候被耀眼的陽光弄醒，但如今因為長期需駐守於國際機械聯盟總部，所以他索性就在總部地下室的房間住下來，由於在地底下的關係，儘管陽光多猛烈，也是照不進來。

就是這樣，真幻奏才可以睡得不知時候，不過不要緊，因為今天他休假，想睡到何時都沒有問題。

他打算先到飯堂裡吃個早午餐，吃飽後再決定下一個節目。路過休息室時，看見白色神話與淺草青藍都在裡面，露出愁眉苦臉的表情。

真幻奏好奇地想：「小藍習慣早起沒甚麼特別，但小白平常都比我晚睡晚醒，為什麼今日卻例外？」然而這只是他心中所想，口中卻向他們細問發生何事。

「今天早上約九點半點鐘左右，總部突然急召我們說有事相討，原來是警方請求國機盟接手調查有不少中學報告在今早都有學生突然失蹤的事件。他們懷疑這次是幻滅的行動，所以我跟小白就去了其中幾間中學調查，發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突然失蹤前都去了洗手間。」

淺草青藍回想了一下續道：「肯定了這個關鍵後，我們就開始調查學校的洗手間，但是最終一無所獲，直至剛剛才回來，所以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其他人都在控制室和資料室為這件事忙著。」

真幻奏思考了一會，說道：「依妳的說法，這真的可能是幻滅所為，但我有一個疑問，為什麼肯定這個共通點就是關鍵所在？」

「因為有一位女生說她親眼看著朋友進入洗手間，然後在門外等了很久都未出來，之後進去找找，發覺她的朋友不見了」淺草青藍有點害怕地說：「最重要是，那個洗手間沒有窗也沒有另一扇門，我們檢查後也沒有發現任何被破壞的痕跡。也就是說，這個洗手間基本上是個密室，所以關鍵肯定在這裡！」

密室殺人聽得多，密室消失倒是頭一次遇到，相信連Alphabet的推理天才也不得其解。更何況推理能力相比起他們略遜一籌的國際機械聯盟？

不過，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只要集合多人的力量，一定可以查明真相。

不久後，維卡也走進休息室，說有新消息要告訴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真幻奏取得維卡的同意下也加入調查。

維卡說：「剛剛收到有一個人的口供，說他親眼目睹了同學突然消失的情況。」三人聽到後突然精神起來，專心細聽他的一言一語。

維卡皺起眉頭地說：「是個很奇怪的情況，他形容當時洗手間內只有他跟那位同學，他一直在鏡面前整理頭髮，其後同學洗完手的時候，就突然消失了就只是一瞬間。」

淺草青藍倒吸一口涼氣，用手掩著嘴巴，露出驚訝的表情。白色神話一面呆滯，有點神智不清的感覺。而真幻奏閉上眼在心中思考著，然後問：「長官，知不知道那人消失後的一刻，洗手盤的水龍頭有否開著？」維卡看了一下那份口供後回答：「無。」

真幻奏把所有事件再加以自己的知識重新組織一次，腦海閃過了一個想法。

「小藍，你們所調查的洗手間是用抹手紙還是乾手機？」真幻奏突然問。

淺草青藍花了點時間回想後就答：「說起來好像全部都是用抹手紙的」

「原來如此！」真幻奏大叫：「難怪你們想不到！」

維卡、淺草青藍跟白色神話都被他嚇了一跳，維卡搶先問道：「是怎樣？」

「因為這個是巫術『港口鑰』的關係，這能把觸摸到被施放了港口鑰物品的人一併帶到目的地。我認為，有人在所有中學洗手間內的頭一張抹手紙設置了港口鑰，令所有失蹤者都在準備抹手的一刻被港口鑰帶走，只要有第一個人觸摸到施放了港口鑰的抹手紙被帶走後，洗手間的一切都會回復原狀，這就可以掩人耳目。」

聽了真幻奏的推理後，維卡也覺得這樣的可能性很高，便問道：「港口鑰可以得知它的目的地是哪裡嗎？」

真幻奏回答：「如果港口鑰依然存在的話，還可以親身接觸去試，否則就無辦法。」維卡聽後有點失落，但總算知道是用什麼方法這成密室消失，他決定返回指揮室繼續調查港口鑰的目的地。

真幻奏跟維卡道別後，才想起自己還未吃飯，他正想問白色神話與淺草青藍是否一同午膳時，才發現白色神話早已呼呼的倒頭大睡。

淺草青藍笑道：「小白他昨天整晚沒睡，通宵在虛擬擂台練習武功，準備隨時與幻滅開戰。今早正打算睡覺時總部卻突然急召，之後外出調查直到現在都沒睡過。」

難怪白色神話可以起得比真幻奏早！原來他根本就沒睡過。

淺草青藍叫醒白色神話，提議他到飯堂吃過飯然後再睡過，怎知他到達飯堂後寧願睡覺也不起來吃飯，真幻奏跟淺草青藍只好由他在旁邊睡，二人邊吃飯邊閒話家常。

「嘩！嘩！嘩——」三聲奇特的音效，從真幻奏已改裝成偽裝聯絡器的手提電話中發出。

其實不需察看就大致上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因為這音效特別在於只可以由緊急救援鍵引發。當擁有者按下，緊急救援鍵會發出緊急求救訊號到給予此物品的隊員之偽裝聯絡器上，而該隊員必須盡力協助求救人。

真幻奏一臉無奈，似乎很不想動，淺草青藍笑道：「快看吧，可能關乎生命危險啊！」

淺草青藍說話非無道理，要不是在危急存亡的關頭也不會胡亂使用緊急救援鍵，因為它限制了只用過一次之後即會失效。

真幻奏拿出電話，顯示屏出現「緊急求救訊號：緊急救援鍵」，他用了幾秒回想第6個緊急救援鍵是誰人所屬，再用十秒查看它的所在位置，心中又開始盤算著。

「有什麼事嗎？」淺草青藍問。

真幻奏邊想邊回答：「沒有算了，反正吃飽了，我先去指揮室一下，待會再找你們。」言畢他就迅速往指揮室跑去，留下還在用膳的淺草青藍跟依舊熟睡的白色神話在飯堂內。

「真幻奏？你不是收到緊急求救訊號嗎？還來這裡做什麼？」維卡在指揮室看見真幻奏後問。

「長官，求救的人是個中學生，但現在她並不在學校，反而身在別處發出緊急求救訊號，我懷疑她」

真幻奏未說完，維卡便打斷他的說話道：「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因為我們也從鴻門社收到消息：港口鑰是由幻滅組織藍船設置，雖然消息未完全確定，但也要萬事小心。」

維卡停了一下，繼道：「還有，上兩次你都獨自行動，結果兩次都出事，不管你是否迷信，今次讓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跟你一起去吧。」

真幻奏無奈回答「知道」後，回到飯堂會合淺草青藍與如夢初醒的白色神話，之後乘坐由淺草青藍所駕駛的專車和平號，以戰鬥機模式一飛沖天，用突破音障的速度飛往真幻奏的第6個緊急救援鍵所在地。

在和平號上，淺草青藍專心地駕駛，白色神話繼續爭取時間睡眠，而真幻奏心裡則忐忑不安，憂心如焚。

第 10 章 – 重遇緣分

淺草青藍一行三人正前往第 6 個緊急救援鍵發出訊號的地方，此時白色神話已經從睡夢中醒來，正與真幻奏討論接下來應採取的戰術。

「吶吶——」淺草青藍的專車收到了來自國際機械聯盟的通話請求。

「淺草青藍，」指揮官維卡說：「總部剛剛收到藍船發出的最後通牒，他們聲稱今早失蹤的人現時在他們的手上，如果真跡組織不公開所有成員的資料，他們就會殺掉人質。」

淺草青藍頓時憤怒地道：「怎麼可以這樣！那是人命來的！」

「其他組織我不知道，但是國機盟絕不會因為這樣就妥協，這一點我很清楚。」白色神話認真地說。

「白色神話說得無錯，」維卡續道：「我已要通知真跡組織，希望盡量拖延，所以你們一定要快，因為現在你們是最有機會找到人質。另外我向你們發出隨殺令，目標是幻滅的人，祝你們好運。」說畢維卡便結束通話。

隨殺令是國際機械聯盟三大殺人指令的其中一種，特點如下：

格殺令 - 不問原因，以最短時間把目標殺掉。

候殺令 - 留意目標人物，等待上級指令後再把目標殺掉。

隨殺令 - 留意目標人物行為是否威脅其他人的安全，可根據現場情況自行判斷把目標殺掉。

此時，他們已來到距離第 6 個緊急救援鍵約二百米的地方，淺草青藍在附近找了個隱閉的位置降落後，白色神話、真幻奏、淺草青藍各執自己的武器及隨身物品下車，三人打醒十二分精神急步走向目標位置。

一分鐘後，在他們面前出現一個幾乎暗淡無光的倉庫，三人繞著倉庫走了一圈，看清楚現場環境後，便決定

自來風居高臨下，往下一看就幾乎可以得悉人質的任何動靜，但是對於真跡的答覆，卻毫無所知，他來回踱步、顯得心亂如麻。

突然，他大聲呼喊：「代我告訴真跡！如果他們再不答覆，我就會由現在開始每隔五分鐘就殺掉一個人質！」

人質聽後顯得非常驚慌，包括和香在內，她心想：「怎麼真幻奏還不來救我，難道他騙我？在關鍵時刻，我是否應該孤注一擲、誓死抵」

「轟隆！」就在和香憂心忡忡的時候，她聽到倉庫的大門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約十個槍手朝著大門方向跑去。

白色神話獨自站在大門前，手握緊拳頭，把全身的力量凝聚於拳上，然後使出「如封似閉」把大門一

拳打散，大門粉碎後，他心想：「真是脆弱。」之後他內裡遠處有一點光，他便向那兒奔去。

途中，他突然遇上幾個槍手，他們二話不說就向白色神話開火，白色神話一躍而起，避開了子彈的同時，右手從背後的刀鞘取出雙刃——一面是劍一面是刀的武器，向前方的幾名槍手右至左橫揮一下，使出「橫掃千軍」，一陣無形的刀風從雙刃而發，幾名槍手被刀風擊中，向後飛了數十米才停下。

其中一名沒有被擊中的槍手，看清楚白色神話臉後立即轉身拔腿就跑，並不斷驚呼：「救命呀！是武神白色神話！」

自來風聽後大驚！他完全不知道有「武神」之稱的白色神話是如何找到來這裡。也許是突如其來的關係，自來風失去理性地命令所有人立即抵抗白色神話——卻遺忘了人質需要人看守。

突然倉庫內所有燈都亮起，真幻奏和淺草青藍從後門一先一後破門而入，跑向被綁人質的地方，和香看見真幻奏後大喜，她之前的顧慮都即時消除，她現在只知道：「真幻奏果然沒有騙我。」

對自來風來說，簡直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沒空理會那兩人是誰，就再次命令幾個人轉向迎頭痛擊。

真幻奏見有幾個槍手迎面而來，便對淺草青藍說：「你救人質，我去擊退他們！」說畢真幻奏一個迅步上前，高舉水晶螺旋杖，大喊：「寒冰爆！」

魔杖上的水晶頓時發出冰藍色的光芒，然後把水晶螺旋杖指向其中一名槍手，那槍手同時間也瞄準真幻奏開火，幾顆子彈已脫殼而出。然而，一波波由魔杖發出的冰爆卻以高速逼近他，那些子彈未擊中真幻奏前已完全被寒冰封住，最後那名槍手也逃不過被冰封的命運。

為了不想歷史重演，抵抗白色神話的槍手都不再分散攻擊，轉而分成三組，每組在不同角度以一字前後直排的方式向他不停開火。

白色神話見狀，先用雙刃靈巧地擋開子彈，再看準機會向其中一組使出「瞬斬」，以一瞬間看不清的極速配合雙刃向他們直衝，半秒之後，他於該組最後一個的槍手身後停步，同時間該組的所有槍手均紛紛應聲倒地。

自來風從高處望下去，他的手下不敵白色神話，已經驚愕不已，再看另一面，他的手下更被一個他不認識的真幻奏冰封著，心情更變得心灰意冷。

然而自來風看到在營救人質的淺草青藍時，面上露出又驚又喜的表情，因為這個少女，正是他在學校一直暗戀的同學！

「文月藍！」自來風大叫了出來，淺草青藍聽見有人叫自己的真名，不禁停下手回望他，問道：「齊風恆？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

自來風還未開始說，白色神話便喊道：「死吧！乾坤一擲！」他記起真幻奏提出的戰術要「擒賊先擒王」，所以他用力一躍，正向自由風的位置飛去，打算以一招取他性命。

自來風眼見自己將要被白色神話斬殺，他立即對身旁的椅子大喊咒語：「港口現！」說畢後立即接觸

它，此時白色神話已飛到自來風的身旁，但卻斬了個空。

原因是椅子被施咒成為「港口鑰」，椅子被自來風觸摸到的時候一併被瞬間帶到目的地，所以白色神話殺不到他、也無辦法追殺他。

白色神話發怒地說：「可惡！」此時，真幻奏已經把那幾名槍手一個個都冰封著，而淺草青藍亦已把所有入質鬆綁，再使出「大羅仙術」令他們治療傷勢。

真幻奏見時機大好，大喊：「快走！」，他們就一前一後領著人質從後門逃出。白色神話察覺餘下的兩組槍手仍欲阻止人質逃走，他便對真幻奏說他們：「小奏、小藍你們先走，我來掩護你們！」

白色神話一躍而下，站在兩組槍手的前面，阻擋去路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就讓你見識一下什麼是武神」

真幻奏與淺草青藍走進倉庫外的森林，由於人質約有二十人，所以逃走速度也要以最慢的一人作標準，真幻奏把握時間將現況告知總部，總部回應會派人來接送他們，地點相約在淺草青藍專車的位置。

和香在此刻才有機會跟真幻奏談話，她走近他身旁並說：「我還以為你不會來呢！」

真幻奏望了和香一眼，說道：「嘿，做不到的事我是不會承諾噢？等等！」真幻奏突然大叫，所有人都停下了腳步，轉身望著他。

和香問道：「什麼事？」但見真幻奏只豎起食指放在嘴邊，示意和香保持安靜，他閉上雙眼，把專注力都放在耳朵上.....

「吱嘎——」剎車的聲音。

「蹬蹬——蹬蹬——」正在跑的的腳步聲。

「有人正往這邊來，」真幻奏繼續閉起雙眼聆聽著說：「在我們的前方和左方，他們剛剛下車，人數不少，很快就來到。」

淺草青藍壓低聲音說：「是不是國際盟的支援？」

「也許吧不！」真幻奏欲言又止。

人數如此之多，如果來者是敵非友，以淺草青藍跟真幻奏的實力也許會招架不住。為了自身的安全，真幻奏必須要在短時間內作出決定。

「國機盟藍船接送港口鑰專車失蹤」真幻奏斷斷續續的唸著這些字，看著時間愈來愈少，心中正急速盤算著，不知應該如何決擇。

真幻奏突然張開雙眼，看著和香，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和香，你會相信我嗎？」

和香聽見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不禁怔住了。

因為真幻奏大可以問叫「小藍」的人，也可以問其他人，為什麼要選擇問她？和香相信一定另有原因

，可是她沒有在這緊要的關頭嘮叨地問，只是以堅定的眼神、肯定的語氣，緊緊握住真幻奏的手，說道：「我知道你可以作出最正確的決定。我相信你，我永遠相信你！」

在這刻不容緩的時刻，要作出正確機會率只有二分之一的決定，對真幻奏來說未免太過困難。他實在極需要別人的信任，特別是和香的信任，因為

真幻奏緊緊握住她的手，報以感激的笑容，用力地點頭。在此刻他深深感覺到，為了她，也為了在場所有人，他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分析力和推理能力。

因為他相信，他已經找到正確的答案。

真幻奏充滿信心地向淺草青藍說：「小藍，不要回和平號那裡！向右行！」

淺草青藍不明白原因，問道：「為什麼？」真幻奏道：「邊走邊說。」說畢他們便帶領人質轉住右方而行。

「那是因為我想到了幾個疑點：一，我從倉庫走出來後才通知總部，到現在最多也只不過是過了約兩分鐘，即使他們用超音速飛行，把起飛和加速時間計進去，也不應這麼快。第二，就算可以兩分鐘到達，我們剛才一直向南方走，而國機盟總部明明在我們的西南方，他們又怎會在東方——即是我們的左邊過來？第三，剛才小白想殺的那個人，也就是我從你口中得知叫齊風恆的人，他施放港口鑰來逃走，之前長官也說過港口鑰的確由藍船設置，所以我懷疑他用港口鑰返回藍船總部找救兵。綜合這些疑點，來者極有可能是藍船、甚至包括其他幻滅的人。」

「原來如此，不過」淺草青藍回答：「你覺不覺得腳步聲愈來愈近？」經她一說，真幻奏才發覺腳步聲真的愈來愈近，好像知道他們在這裡似的。

「居然這樣吧，」真幻奏決定孤注一擲：「由我來引開他們，你們繼續往西方走，直至國機盟找到你們！」

「不可以，」淺草青藍認真說：「由於這次是你的緊急救援鍵引發的任務，所以發出求救的人，」她手指著和香道：「必須要由你親自保護。」

「可惡」真幻奏伸出手向和香問道：「妳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跟我去冒險一次嗎？」

「嗯！」和香點頭，握著真幻奏的手，兩人一起朝著東北面跑去，身影漸漸消失於樹林中。

淺草青藍帶點羨慕地望著他們，呆了幾秒後她才清醒過來，繼續帶領其餘的人質向西面走，也不忘通知總部和小白改變會合地點。

真幻奏一直拖著和香的手，與淺草青藍分別後跑了約五、六十步才停下。他察覺到一直追蹤他們的人就在右方，此時他才慢慢鬆開和香的手，把水晶螺絲杖交給她並說：「唯有用那招了不要作聲。」

「龜波氣」真幻奏輕聲地喊，並用雙手合成花萼狀，在雙手掌心聚出一個光芒四射的黃色氣功球。

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耀眼的光線去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從而令他們改變目標，令淺草青藍有機會逃走，而並不是打算以一招擊倒數量如此多敵人。

他感覺到腳步聲愈來愈接近，當他看見第一個人出現，就在電光火石間瞄準那人大喊：「功！」一團龜波氣功從手中打出，附帶著一條黃色尾巴，仿如流星。

出招後，真幻奏沒理有沒有打中敵人，他立刻握著和香的手向反方向逃跑，途中只聽到「轟隆」的爆炸聲，相信是龜波氣功擊中目標的聲音。

他們如是者再跑了約五、六十步才停下，然後真幻奏從和香手中取回水晶螺旋杖，用杖的末端在泥地上迅速畫了一個大型的六角星，並且對和香說：「快點進去。」

和香與真幻奏分別一先一後進入六角星內，和香問道：「這是什麼？」

真幻奏在有限的空間裡觀看四周，關掉一切有機會發出聲響的裝置，確定近距離沒有敵人才輕聲說：「這個是『六角星結界』，它可以令外面的人看不見裡面的情況和阻擋外間攻擊，但同樣地也不可以從內裡攻擊，而且外面是可以聽到裡面的聲音，所以少說話為妙。」

和香點頭表示理解，她聽倒很多樹葉的碰撞聲、感覺到有很多人在他們身處的位置附近在走動，但大多數都不見人影。就在此時，有幾名年輕男子手持步槍向他們走過來，幸好他們只是與「六角星結界」擦身而過，總算有驚無險。

分針緩緩地跑了一個圈後，真幻奏相信淺草青藍他們已經安全返回總部，只是他關閉了偽裝聯絡器，所以總部才跟他聯絡不上，而從十五分鐘前四周的地方已毫無動靜，他便向和香表示安全，和香先走出結界，伸個懶腰說道：「終於都安全了！」

「找到妳了！」前方樹林突然傳來另一名少女的聲音，一個灸熱的火球更是接踵而至！

真幻奏眼見火球快要擊中和香，為了保護她，他不惜一切地撲向和香，抱入懷內，用背部強接火球！火球繼而擊中真幻奏，他忍不住痛楚慘叫了一聲出來。

在真幻奏的保護下，和香避過一劫，火球雖然威力不大，但在沒有防避的情況下強行接招，不多不少也會做成一定的損傷。

「真幻奏！你怎樣了？真幻奏？黎承奏！」和香激動地搖著、叫喚著真幻奏的名字，緊張得甚至把他的真名都叫了出來。

「黎承奏？」該名少女邊說邊從樹林中走出來。

她看上去年紀跟和香差不多，特別之處是把右邊的頭髮紮起成辮，以及掛著一條以白金打造、扣著個星型鍊成陣的項鍊。

真幻奏在和香的協助下，坐直了身子，然而當他看見那名少女時，驚訝的心情完全掩蓋背部的痛楚。

「羽凝？」真幻奏瞪大眼睛望著她震驚地說。

「不要再叫我羽凝現在我叫雨凝雪。」那名自稱雨凝雪的少女說：「原來你現在叫真幻奏那麼她」雨凝雪舉起左手拿起項鍊上的鍊成陣，張開右手瞄準著和香，鍊成陣漸漸散發出光芒

真幻奏伸開雙手，擋在和香前忍痛地說：「以前的事跟她沒有關係！我不會讓妳傷害她！」從字裡間

看得出真幻奏除了因緊急救援鍵而要誓死保護和香外，似乎還蘊含著另一個原因。

「」雨凝雪猶豫了一會才放下右手，轉為指著鏈上的鍊成陣說：「看在它份上，我今天就放過你們。」說畢雨凝雪便轉身走了幾步，突然回頭望著真幻奏：「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後悔嗎？」

真幻奏巧妙地回答：「妳知道我從來都不做會讓自己後悔的事。」雨凝雪想了一會，明白箇中意思，也滿意他的回答，她背著真幻奏走了二步後再次停下來，突然她背上長出了一對純白色的羽毛翅膀，用力拍動一下就飛了上天，瞬間消失於眼簾。

和香對雨凝雪擁有翅膀羨慕不已，但真幻奏則見怪不怪。

「好了，終於都完結了，」真幻奏嘆道：「我先送妳回去吧。」語畢他先開啟偽裝聯絡器跟總部報告現在的情況，表示先會送和香回家，再返回總部，然而他找遍全身都找不到他自己專車的膠囊。

「看來你要徒步送我回去呢，」和香帶點可愛本性地说：「我的家離這裡很遠，回到去也許都已經天亮了。」

真幻奏露出無奈的表情，突然靈機一動，說道：「妳過來，讓我抱住妳。」

和香頓時面紅耳熱，帶點害羞地問道：「為、為什麼？」身體卻走到真幻奏身旁，若以旁人的角度來看，場面也可謂挺好笑。

真幻奏把和香公主抱起對她說說：「準備出發！」說畢，真幻奏使出「舞空術」，在不需任何東西輔助的情況下飛起來！在空中抱著和香在飛翔！

和香興奮不已，她沒想過除了看著雨凝雪在天上飛之外，現在他還可以與真幻奏一同在天上飛！

真幻奏輕聲地笑著問道：「妳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跟我再次去冒險嗎？」和香望著真幻奏，比上一次更加堅定地點頭並回答：「嗯！」

似乎，真幻奏與和香的關係在這一時刻已經無聲無色地超越了朋友的界限。

真幻奏說道：「捉緊了！」之後加快飛行速度，和香便緊抱著真幻奏，享受著這次暢快的旅程。

第 1 1 章 – 過去的真相

這是真實的。

真幻奏終於送和香到達她家的門前，由於真幻奏現在需要回到國際機械聯盟總部報到，故此他們約定明天再見面。

兩人互相輕輕擁抱著，在離別前再留下多一個美好的回憶——輕吻。

這一吻，可能只是禮貌上的一吻、也可能是友誼上的一吻，或可能是

吻別過後，真幻奏便以高速飛回總部報到。

他與淺草青藍、白色神話在會議室向維卡詳細地交代今天拯救行動的過程、看見了屬於幻滅的自來風等等。

然而真幻奏卻對遇見雨凝雪隻字不提，也沒有說出他與和香有甚麼關係。

良久，終於把行動都報告完畢，時間已經是凌晨三時。

真幻奏經過休息室，裡面寂寥無人、幾乎漆黑一片，只有月亮的淡光、與機場跑道邊緣指示燈的微光穿過落地單向玻璃，透射於旁邊的沙發上。

他緩緩地走進去，但是並沒有開燈，只是坐在沙發上，遠望著窗外景色，回想過去的一個月。

一個月，他因遇襲而與和香初次相遇；昨天，他因拯救人質而再次與她相遇。

真幻奏不禁地想：「那到底是巧合，還是緣分？」

他相信「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老實說，有緣的話，住在地球的另一方的人也會遇見，甚至成為朋友；反之是無緣的話，也可以一輩子都碰不見自己的鄰居吧。

所以，他確信與和香確有緣分。

真幻奏趴在沙發上，細看天空海闊漫天的星宿，心想能否有一天可以與和香一同享受著如此迷人的夜景？

他想起李商隱其中一首《無題》的首四句：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此，他又想到他與和香是否心靈相通？是否合襯？是否真心？真幻奏打算心思念想和香到白晝，因為他的腦海浮出了很多疑問，也許這就是胡思亂想吧

「小奏，」淺草青藍倚在休息室的門檻說：「你在做什麼？」

真幻奏嚇了一嚇回答：「啊，沒什麼在思考一些事情而已。」

淺草青藍也走進來，坐在真幻奏旁說：「呼我們認識了多久？」

「由國機盟成立前就認識，五年多了。」

「已經五年了啦？時間過的真快呢。這五年來，我、你和小白合作無間，經歷過多少事我也數不清了，正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成為非常了對方的知心好友。所以，你們有心裡在想甚麼，我是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我已經猜到你心裡在想甚麼。」

淺草青藍深吸一口氣續道：「不過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件事：不要忘記國機盟的大三禁例。」

一言驚醒夢中人。

真幻奏完全沒想過三大禁例的事，淺草青藍能取自己的長補真幻奏的短，互補不足，不愧為知心好友。

真幻奏急忙回答：「我明白的了，謝謝你小藍。夜了，快點回房睡吧。」

說畢他們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但真幻奏在床上依然睡不著，除了想念和香外，還不斷浮現出淺草青藍的一句話：「不要忘記國機盟的三大禁例。」

想著想著，他終於捱不住過去一整天的疲累，不知不覺地入睡

「真幻奏，真幻奏。」不知什麼時候，有一把聲音在他的床邊說著。

真幻奏被吵醒，朦朧朧地張開雙眼，他以為只是淺草青藍或是白色神話呼叫他，怎知眼前的竟然是維卡！維卡成為真幻奏非常有效的提神藥，真幻奏立即起床問：「長官！甚麼事？」

維卡認真對他說：「有一件事，我內心思索了很久，最後決定都是要對你說，跟我來吧。」說畢，維卡便走出門外，真幻奏迅速地換了衣服後，立即緊隨其後。

維卡認真時很認真，古怪時也很古怪，他離開總部後便跳上他的專車皇神號，急速起飛、絕塵而去——但他並沒有等待真幻奏成為座上客。

「真幻奏站在停機坪呆望遠去的皇神號，他沒有時間去多想維卡不等他的原因，便即時使出「舞空術」追上他。

皇神號停泊在降落在一幢大廈的天台，了無人煙，可惜這裡是住宅大廈而非商業大廈，否則會跟《無間道》的一幕非常相似。

真幻奏抵達的一刻，維卡背著他邊觀賞景色邊直截了當問道：「你知不知道你的暱稱『真幻奏』是怎樣得來的？」

「你說過，國機盟成員所有暱稱都是由你改的，暱稱裡除了必定與真名有關連之外，就沒有其他意義，就像白色神話——白偉忠，淺草青藍——文月藍，落葉知秋——葉秋兒，以及連武器不是用雙槍

的雙槍瑩——程霜瑩也是一樣，所以我的暱稱也是胡亂起的吧？」

「沒錯，你的暱稱的而且確是沒有意義——我原本打算永遠也這樣跟你說。」

「你的意思是」

「說起來已經是很久的的事了那是我祖父在我小時候親口說給我知的。」

維卡嘆了一口氣說：「那年美國FBI成立，我祖父到了那裡工作，當時真跡與幻滅仍未誕生。然而有一個FBI的華裔探員，他失蹤了一星期後突然叛變、創立一個黑幫組織叫『幻滅』，幻滅迅速竄起並不斷招攬手下，勢力幾乎每日倍增，政府為了對抗幻滅而特別設立一個新組織叫『真跡』。當年FBI指派我祖父調查那名華裔探員，最後經過多年的明查暗訪，終於發現他叛變的真相。」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真幻奏對真跡與幻滅的起源很感興趣。

「原來當初他對自己的體質和頭腦仍未滿意，於是設計一部機器可以快速令自己的體質和頭腦進化，怎知道進化的方向出了輕微的偏差，經過不斷重覆進化之後，他的思想與FBI變得完全不同、成為了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然後十多年後，真幻與幻滅組織相繼解散，可是殘餘勢力對立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世人就沿用真跡和幻滅來形容以後的不同立場的人。我父親進入FBI接替祖父追蹤他們的工作，如是者我也進入FBI接替父親的工作，最後終於追查到那華裔探員的後人，他們依然是某個幻滅組織的首腦，於是我便把他們全部暗殺，用簡單的詞語形容就是『滅門』。」

「但那於事無補吧還有很多其他幻滅組織。」

「這一點我當然也知道，不過你也要明白我不可以違背FBI的命令。所以我只是把屬於幻滅目標人物殺掉。」

「只是？」

「無錯，他們整個家族都屬幻滅，本來應該不留活口。但是我看見了一個剛剛出生嬰兒，我內心不斷掙扎，他與此事根本無關，何況這個家族的後人，體質和頭腦都可算是天下無雙所以我便私下將他送到一個平常的家庭中成長。兩年前，我離任FBI後就來這裡創立國際機械聯盟，招攬成員的時候，又巧遇這個已經長大了的少年，果然他的體質與頭腦都比很多人優勝，所以他亦很順利地加入國機盟，更成了小隊隊長。」

「」

「經過兩年多，眼見真跡與幻滅即將要分出勝負，所以我決定要在事件完結之前，把真相告訴創立幻滅的後人。」維卡深吸一口氣說：「那人就是你——真幻奏。所以你的暱稱是有意思，因為你跟真跡和幻滅扯得上關係，所以我就此命名。」

真幻奏聽了後呆若木雞，心裡既恐又怕，就像接受不了這個真相似的。

維卡知道他需要一段時間去冷靜，所以他拍拍真幻奏的肩膀說：「今天你不須返回國機盟，好好冷靜一下吧，是去是留，明天決定好就通知我吧，我會尊重你的決定。」說畢維卡便轉身離開大廈，只剩下真幻奏一個人留在這裡。

真幻奏腦海一片空白，思考速度接近零，愈是不願想卻更是無法不想、心慌意亂。

突然他的手機響起來，鈴聲劃破寧靜。

他接聽後，還未趕得及開口就聽到和香的連珠炮發：「你在哪裡！怎麼還未來到！第一次約會就想遲到嗎？怎麼一直不打電話給我，你知不知我等」

真幻奏聽到和香的說話才記起自己今天約了她，他望望手錶，距離約定時間還剩下五分鐘，立即二話不說地使出「舞空術」全速飛去約定地點。

途中他心裡暗罵維卡一大清早把自己扯了出來，也暗罵和香尚有五分鐘也要打電話來「奪命追魂」。

不論如何，他總算準時到達，他們第一次的約會與其他人無異：逛街看戲吃飯談心拍照等等。

黃昏時，他們來到和香家附近的一個小海灘，由於頗為偏離市區，所以空無一人。

真幻奏仰臥在海灘上，彷彿累垮似的，出神地凝視天上飄浮著的雲。

「累了？」和香坐在旁邊問。

「不。只是近來實在有太多事發生，很久沒讓自己鬆弛下來。」

「對了，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你」

「嗯？隨便問吧，連真名都說給你知，已經沒甚麼好隱瞞的。」

「昨天那個雨凝雪你說以前的事跟我沒有關係，到底是甚麼事？」

真幻奏沉默不語。

和香也像他一般沉默，把頭枕臥在雙臂上，再沒說話。

過了好一會，真幻奏深呼一口氣回答：「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不過先由五年前說起。那時我初入中學，就憑著所擁有的魔法能力加入了學校的『戰技校隊』。然後過了兩年，素羽凝也就是雨凝雪都加入了『戰技校隊』，她使用的是鍊金術，與我的魔法可謂大同小異。其實她是聾的，不過她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看得見聲音。但是很多隊員也不能接受她，除了我。所以我們常常都一起聊天、一起切磋。慢慢我們便愈走愈近，最後我們就在一起了。她生日的時候，我特別訂造了一個用白金打造的項鍊和小型鍊成陣，我將小型鍊成陣扣上項鍊送給她，使她可以在戰鬥時更快速使出鍊金術，也就是昨天她頸上掛著那條。」

和香聽後顯得有點妒忌，不過很快就沒放在心上，繼續問道：「那為甚麼你們會分開」

「我們的感情很好，本來是不可能分開的，可是跟她一起快將一年的時候，國機盟則成立並招募成員，當時我和她一起去面試，打算一起加入國機盟，可是出來的結果是：我成功取錄而她卻未被取錄。但這樣也沒有影響我們的感情，因為她毫不介意。可是，原來國機盟有三樣事情絕對不可以做，我們稱之為「三大禁例」。分別是：心軟、叛變、戀愛，限制於戀愛的禁例上，我只好逼於無奈跟她分手，想不到她現在竟然成為了幻滅的一員」

「如果違反了『三大禁例』會有什麼後果？」

「目前心軟和叛變都還未有人犯過，但戀愛則有一個叫雙槍瑩的女生曾經觸犯過，她被長官發現後立即被命令獨自在留在太空一個月，斷絕與外間通訊，期間只能住在專車裡，對著一望無際的太空面壁思過。長官對我們說，這只是殺一儆百的做法，如再發現有人觸犯『三大禁例』必定逐出國機盟。」

「嘩！那你跟我一起豈不是很危險？」

「是啊那我們分手吧？」真幻奏開玩笑地道，其實他這樣說，也想測試一下他們的關係，以免自作多情。

和香看見自己被耍，拍了他一下扁起嘴說：「你哼！不理你了。」

真幻奏得到他想要的結果後，笑了兩聲續道：「其實暫時只有小藍察覺得到，因為她親眼目睹昨天我拖著你走的事，而且我相信她不會指證我出來。」

他轉為溫柔地說：「如果跟妳在一起，就要立即被逐出國機盟，那麼我寧願一生也不回去國機盟。」

和香對這句似乎很受落，笑著說：「口甜舌滑。」

雖然說明知道那是絕大部份人都說得出、做不到的美麗謊言，可是她卻覺得真幻奏是屬於餘下的極少部份人，可能是她對他十分信任吧。

然而，真幻奏說著國際機械聯盟的事，又再想起自己其實是幻滅世家後人的真相，顯得非常煩惱和失落。

和香看見他的樣子，親切地問道：「你有心事？」

真幻奏聽後腦海中突然閃出一句：「心有靈犀一點通」。

雖然可能其他人也會這樣問，但他在此一刻感覺到和香就是他一直追求符合「緣分」和「心靈相通」的那個人，所以他便毫無保留地向和香說出維卡對自己所講一切。

「原來你的身世是這樣的，那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不知道我不知應該怎樣做」

和香眼見真幻奏陷入煩惱，自己又不能幫助他，不禁覺得自己有點失敗，突然她靈機一動說：「不如我也說我的身世給你知吧，其實呢，我的祖母是個外國人，所以我是一個擁有四分之一外國血統的人。」

和香的說話似乎成功起真幻奏的注意力，真幻奏好像忘了是幻滅後人的事說道：「很厲害啊！你是個混血兒呢！」

真幻奏也輕鬆地開玩笑：「其實長官說我也是個混血兒來的，我是男人與女人的混血兒呢！」

和香聽後笑不攏嘴，真幻奏自己也笑了起來，之後他們便在海灘嘻嘻哈哈、追追逐逐地玩樂。

良久，他們玩累了，真幻奏坐在海灘上，而和香則依偎在他的懷裡。

此刻已經是夜深，真幻奏看見滿天繁星便說：「和香，妳知道嗎？昨天我回到總部後睡不著，望出窗外也看到跟現在一樣多的繁星，那時我還在想：『能否有一天可以與妳一同享受著如此迷人般的漫天星宿呢？』沒想到今天就已經可以實現。」

真幻奏轉身望著和香說：「我想起白居易《長恨歌》的其中一段：『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惜今天不是七月七日，我們也不是在長生殿中，否則就完全配合現在的意境了。」

和香閉上雙眼微笑說：「不論是化作比翼鳥還是成為連理枝，只要是跟你在一起，我都願意。」

他們就一直這樣依偎著，和香在真幻奏懷裡睡著了，真幻奏則對著無邊無際的星空，整夜都思索著維卡所提出的問題。

在晨光初現時，他終於下了一個認為是正確的決定。

第 1 2 章 – 戰技擂台

咯咯——

「進來」。

「駱駝生」自來風關上房門戰戰兢兢地說。

駱生停下手上的工作，從抽屜裡拿出一個文件夾，專心地細閱著，完全無視自來風。

自來風其實早已心裡有數，故此動也不動原地站著，頭上不斷地冒冷汗。

良久，駱生放下文件夾冷靜地說：「為甚麼會這樣？」

「那那是因為有個叫武神的人突然」

「我是問為甚麼看守人質的只有四十五人！我明明說過要確保不會出亂子！人數給你決定，你居然只用四十五人？」

「四十五啊四十五人，四捨五入就有五十人」

「五十人再四捨五入豈不是一百人？自來風！我不想再聽到你的白痴解釋！你已被逐出藍船！你立即給我滾！」

咯咯——

「進來」。

「長官。」真幻奏關上房門後說。

維卡停下手上的工作，從抽屜裡拿出一個文件夾，專心地細閱著，但他卻沒有無視真幻奏，反而邊看邊問：「有決定了？」

「對，經過一晚的深思後，我決定留下。」真幻奏認真地說。

「好！那麼這一份離任協議書就可以送去不可回收的焚化爐。」說畢維卡就一手把文件夾拋諸腦後。

「嗯，一日是真跡，一生也是真跡，縱使你殺了我的親生父母，但你教導我分辨善惡，引導我走正路，現在我亦全心於真跡，保持現狀不變是最好的決定。」

「你懂得這樣想就最好。既然你心意已決留下來，我也有責任告訴你——真跡將會在三日後對幻滅開戰。」

「甚麼？三日後這麼急？」

「其他小隊隊長早已知道，礙於你特殊的身分，你是最後一個知道這個計劃。」

「為甚麼突然會有這個決定？」

「說真的，真跡和幻滅在不久後都一定只會剩下一個，既然坐著什麼都不做，倒不如先下手為強，奮力一戰。至少，如果這樣都失敗，那也沒什麼遺憾。」

維卡拍一拍真幻奏的肩膀說：「所以不想遺憾的話，就去戰技擂台好好鍛煉一下，現在國機盟有部份人也到了那裡備戰，你快點去找多幾個不同的人來比試一下，嘗試面對不同的狀況吧。」

戰技擂台是一台虛擬戰鬥的裝置，它是由兩個掃瞄器和一個大型的立體正方形擂台組成。

在戰技擂台比武必須由兩人分別在掃瞄器前以手掌印確認身份，再進入掃瞄器內，待掃瞄器關上門和完成掃瞄後，兩人均同時會以虛擬化出現於立體正方形擂台的半空中，從著地的一刻就開始戰鬥。

虛擬化時無論受到任何傷害，一直身處掃瞄器的真身也不會受到影響，直至任何一方倒下，虛擬化就會立即消失並結束戰鬥。

分出勝負後，掃瞄器的門將會開啟，實體並不會因虛擬戰鬥而受到任何影響，所以虛擬化時可以令人發揮體能的最大極限。

真幻奏來到設置了很多台戰技擂台的大型地牢，有人在比武、有人在觀戰、也有人既不是比武、又不是觀戰，而是在閒聊著。

他看見雙槍瑩正入神地觀看其中一組人比武，於是就上前打個招呼。

「嗨！雙槍瑩，真巧呢！」真幻奏誇張地揮著手說。

雖然他因機械腦受損而對雙槍瑩沒有真正的記憶，但旁人的記憶說她是他的好友，那麼他想自己也不應該當作她是陌生人吧？

「嗯？真幻奏？很久不見了，有興趣跟我玩一場嗎？」雙槍瑩邊指著其中一台空置著的戰技擂台說。

真幻奏說：「當然有！求之不得。」

他們各自到掃瞄器前以手掌印確認身份，然後步入掃瞄器內，掃瞄完畢後，虛擬化的真幻奏和雙槍瑩出現於擂台中。

虛擬化的真幻奏帶同自己的水晶螺旋杖，怎料雙槍瑩也不約而同地拿著另一支魔杖，雙方著地後並未立即攻擊，此刻真幻奏已猜到雙槍瑩拿魔杖的意圖。

真幻奏突然向前疾走，衝向雙槍瑩，以杖的末端刺向她。

雙槍瑩閃身避過突擊，再來一記相同手法的回馬槍，住後向真幻奏一刺，幸好真幻奏及時用左手緊緊地抓著它的杖尾。

真幻奏一鬆手，兩人同時住後移了幾步，真幻奏高舉水晶螺旋杖喊：「炎龍爆！」水晶發出火紅色的光芒，水晶出現一條火龍從朝雙槍瑩的位置飛去。

雙槍瑩見狀也高舉水晶螺旋杖喊：「炎龍爆！」水晶同樣發出火紅色的光芒，水晶也同樣出現一條火龍從朝真幻奏的位置飛去。兩條炎龍互相擊中，完全抵消。

其後，不論真幻奏使出「寒冰爆」、「飛石術」還是「轟轟破」，雙槍瑩都一一使出相同的招式，把他所有的攻擊都互相抵消。

「不愧被稱為『戰技影印機』，所有招式都模仿得維妙維肖。」真幻奏充滿自信地笑著說：「但是影印機總有一些東西是無法複製！」

真幻奏使出「舞空術」飄浮在空中，然而雙槍瑩卻模仿不來，因為這就是國際機械聯盟取錄的必要條件——擁有常人如何努力訓練都做不到的天生能力。

真幻奏飛到雙槍瑩的上空施放「五雷術」，紅、藍、黃、綠、白五色的雷電先後地從魔杖閃出，雙槍瑩未來得及施法已連續被五雷擊中，繼而失去戰鬥力倒下。

掃瞄器的門開啟，雙槍瑩有點腳步不穩地走出來，縱使身不累，心也會累的，所以她就坐在一旁休息。真幻奏向雙槍瑩笑了一笑後，察覺旁邊的戰技擂台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正在比武中，便走過去觀戰。

「隊長怎可能夠白色神話打呢？白色神話可是戰鬥小隊隊長啊。」一名也在觀戰的補給小隊隊員跟另一名同伴說。

真幻奏聽後對他說：「這也未必，看著瞧。」

白色神話手持雙刃，淺草青藍則手持魔杖。

白色神話向先淺草青藍使出「瞬斬」，淺草青藍閃避不及被斬傷，但她向後瞬移兩步後使出「神聖之光」，完全回覆自身的狀態。

以上的戰況重複了好幾十次，久而久之，白色神話也慢慢發覺自己體力不繼，攻擊速度也開始慢起來。

淺草青藍有見及此，立即使出「絕命蠱」，可是她並不是施向白色神話，而是向自己下蠱。

白色神話再次使出「雙燕斬」連斬兩刀，淺草青藍這次避也不避，張開雙手任他魚肉。

她再次被斬傷，傷口卻濺出黑色的血！白色神話於幾秒後突然站不住腳，繼而倒下。

原來淺草青藍使出「絕命蠱」是為了讓自己中毒（當然早施下防止毒發攻心的預防術），當白色神話攻擊她時，沾染她傷口的血，就會中蠱毒而死。

白色神話從掃瞄器走出來時，真幻奏走過去將他推回去掃瞄器說：「小白，屢敗屢戰，跟我打一場吧。」說畢，真幻奏與白色神話又開打一場。

真幻奏這次使用空手，落地一刻就立即使出「迅速果斷」，瞬間來到白色神話前重重一拳，白色神話中拳後咬緊牙關，拔出雙刃使出「乾坤一擲」，誓要為剛才那招十倍奉還。

但真幻奏早有準備，一躍使出「舞空術」剛好避過刀鋒，他滿以為危機已過，卻沒料到白色神話居然使出「陰風錐」，一道鋒利無比的氣功正飛往自己的位置！

他連忙使出由金、木、水、火、土五大法術元素組成的「元素屏障」打算抵擋「陰風錐」，不料「陰風錐」果然氣勁如錐，把「元素屏障」完全擊散，更直接擊中他！

真幻奏被打得從空中重重的摔倒在地下，那一記「陰風錐」令他痛心入肺，一時間連話也說不出來。

「小奏，本來我應該會輸給你的，但是我剛才看見你跟雙槍瑩的戰鬥。」

白色神話走到他面前用雙刃的劍鋒指著他說：「本來她可以與你打持久戰，待你體力不足的時候再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但是你一使出『舞空術』就完完全全改變了戰果，所以我剛才見你重施故技的時候，就知道要阻止你。我跟你稱得上知己，當然知道你如果你來不及避開，就一定會使出『元素屏障』，為了破解這招，我特意學習了至陰至寒的『陰風錐』，果然如我所料」

基本上，真幻奏沒理會他的話，只是乘他說話之際，好好調息，手裡也暗地裡凝聚著氣，隨時準備發動突如其來的反擊。

「嘿，打完這場後，我與你跟小藍一起去吃個午飯吧。結束吧！」

此時白色神話高舉雙刃，準備一刀解決真幻奏。

就在白色神話動手的一刻，真幻奏突然從右手發出「龜波氣功」，近距離擊中白色神話的身體，白色神話驚呼一聲，整個人被轟到戰技擂台的另一邊牆，再重重摔倒在地下，白色神話受到重傷，再也站不起來。

淺草青藍見狀，只好搖頭嘆氣。

掃瞄器的門打開，白色神話激動地說：「啊啊啊啊！我辭去戰鬥小隊隊長的職位好了！」

淺草青藍和真幻奏一起走近白色神話，淺草青藍說：「小白，剛才你擊倒小奏的時候，已經制服了他，可以立即把他殺死。可是你卻長篇大論地說了一大堆廢話，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真幻奏擁著白色神話的肩膀補充說：「無錯，因為這樣我才能在你出手的一刻絕地反擊、反敗為勝。算了，現在一起去吃個午飯吧，最多由我來請客吧！」

他們又再次嘻嘻哈哈地聚在一起，毫不把誰勝誰負的事記在心上。

雖然他們現在可能還未有足夠的實力對抗幻滅，但是經過三日不斷的鍛煉，互補長短的三人也許會為真跡增加不少的勝算。

第 13 章 – 進攻日

晨光初現，關鍵的時刻終於來臨。

經過三日不長也不短的戰前訓練，各人的狀態也大大的提升。而真跡各組織的領導層經商議後，決定採取「總動員」戰略：分均平配兵力攻擊藍船、地獄門和創新世三大幻滅組織。

距離計劃編排的進攻時刻尚餘四小時。

國際機械聯盟的停機坪中，戰鬥小隊、陸地小隊、海域小隊、空中小隊、太空小隊、支援小隊、補給小隊、巡邏小隊、電腦小隊、管理小隊的隊員整齊地列隊出一個正方形，每隊十人，合計一百人，也就是除了指揮官外，國聯機械聯盟的全體成員。

距離進攻時刻尚餘三小時四十五分鐘。

指揮官維卡緩緩站上位於列隊前方的講台，調整著麥克風，過了好一會才開始說：「各位，今日是真跡與幻滅正式重新交戰，我們相信，這一役只需很短時間就可以結束，也就是說『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而且經過這一役之後，相信也再難出現如此重大的仗。」

維卡從口袋拿出一份細小的文件說：「現在簡略說明一下戰略安排：每一隊除了隊長之外，其餘的九人平分三組，每組與另外九隊的九組合成一隊三十人的進攻隊伍，進攻隊伍會有三隊，分別攻擊藍船、地獄門和創新世的據點。各隊隊長在講話完畢後到會議室集合，我有特別的安排。」

距離進攻時刻尚餘三小時三十五分鐘。

「另外一點，由於保密關係，抱歉我現在才公布，原定的開戰時刻經真跡各首領商議後決定提早三小時。最後，希望各位打勝仗，平安歸來。」

距離進攻時刻瞬間縮短為尚餘三十分鐘。

各隊隊長與維卡共十一人在會議室內開會，維卡站起來說：「時間緊迫，我直接說好了。你們的任務是分別潛入三大幻滅組織的核心，與進攻隊伍裡應外合，或干擾幻滅的計劃。」

此時真幻奏、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均相信他們會被編排在同一隊。

「現在宣布分隊：電腦小隊、陸地小隊和空中小隊三隊的隊長潛入創新世；太空小隊、海域小隊和巡邏小隊三隊的隊長潛入地獄門；戰鬥小隊、支援小隊和補給小隊三隊的隊長潛入藍船，而餘下的管理小隊隊長則與我留守在總部，負責接收和發放訊息。沒問題的話立即出發！」

距離進攻時刻尚餘零分鐘，真幻之戰正式開始。

淺草青藍駕駛著和平，以時速六十公里的極低速飛往藍船總部，這是由於三人皆認為在到達前討論好潛入的方法。

白色神話在衛星圖上指著藍船總部說：「在這裡直接空降下去行不行？這樣可以直接到達藍船核心。」

真幻奏回答：「不可能，專車這樣巨型的金屬物，即使雷達探測不到，熱能探測器也會偵測出來，那時候我們還未空降就肯定會被擊落了。如果你想說像『神風特攻隊』般發動自殺式襲擊，的確可以重創他們的核心，可是我還未打算壯烈犧牲。」

「那麼你有甚麼辦法？」白色神話望著他說。

真幻奏被他一說，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此時淺草青藍自言自語：「可惜藍船總部後方是高山，山上一定有狙擊手，而山後又是一大片平地，幾乎毫無遮掩，完全不適合進攻。」

真幻奏靈機一觸，興奮地說：「無錯了！我們就在這邊潛入吧！」

白色神話驚訝地說：「你突然改變主意想犧牲嗎？但是我不想犧牲啊！」

「不是犧牲」真幻奏收起說笑的心情，認真地說：「正如小藍所說，既然那邊完全不適合進攻，那麼真跡進攻藍船時一定不會這樣笨去選擇這條路，所以在那邊部署的狙擊手就不能發揮作用。久而久之，藍船應該會把他們調回前線作戰，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由那邊潛入。」

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再細想之下，再沒異議。

淺草青藍把和平號繞行到藍船後方約六百米的地方，也就是進入平原地帶前的位置。

她聯絡國際機械聯盟總部問：「我是潛入藍船的補給小隊隊長淺草青藍，請問真跡開始進攻藍船了沒有？如果有，他們又從哪方進攻？」

不久，她收到維卡回覆：「我是國機盟總部指揮官，根據進攻藍船的隊員報告，真跡已經在三十分鐘前在藍船正前方一公里開始分批進攻。」

「收到。」她說畢就結束與總部對話，並對真幻奏和白色神話說：「開始吧。」

三人帶著隨身武器和物品下車，然而白色神話手中卻多了一個望遠鏡，正向遙遠的高山山頂望去。

過了一會兒他放下望遠鏡說道：「除非他們可以掩蔽得這麼厲害、或者懂得隱形吧，否則現在山上半個人影也沒有。」

雖然白色神話說的有點像廢話，不過無論如何，照他所說山上應該是沒有狙擊手。

白色神話走在前，淺草青藍在真幻奏在後，他們成「品」字型慢慢向高山進發，路上他們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以防隨時有敵人出現。

突然間，一陣狂風由右至左吹來，三人頓時站不穩，甚至還快似要被狂風吹走！

白色神話見狀立即提手運勁，雙手先推外、後推上、再推下，每推一下分別說出「千！」、「斤！」、「墜！」並大叫：「快捉著我！」

白色神話使出「千斤墜」令身體即時加重，凜冽的狂風對他絲毫無損。淺草青藍和真幻奏緊緊地捉著白色神話才不至於被風吹走。

「呀——！」

正當他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聽到一把類似求救或呼叫的聲音，接著眼前出現一個女子從右至左不受控制地飛去，那呼天搶地的聲音就是由她發出。

白色神話等三人的感覺就像在觀眾席上現場看著和聽著一級方程式賽車，以時速三百公里的速度在自己面前「呼」的一聲極速駛過一樣。

然而他們並不是在欣賞一級方程式比賽，更重要的是，真幻奏發現剛剛飛過的人居然是和香！

真幻奏看見她，立即二話不說放開雙手，順著風勢使出「舞空術」向和香的位置飛去，他飛得超越和香，猶如螳臂擋車的把和香抱入懷並立即逆風而飛，可惜風勢太猛，縱使逆風而飛只不過減慢了被風吹走的速度，他們距離白色神話的位置愈來愈遠。

此時真幻奏幾乎睜不開雙眼，但他在高空隱約看見這狂風是以藍船總部為風眼所形成的順時針旋風。有見及此，真幻奏高舉水晶螺旋杖逆時針轉了一圈後大喊：「風吼陣！」

頓時間所有風勢都停下來，原因是「風吼陣」的逆時針旋風與原本順時針旋風的兩般力量完全抵消。

真幻奏立即擁著和香飛回白色神話那裡，淺草青藍即時問道：「你們有沒有受傷？為甚麼她會來這裡？你叫她來的嗎？」

真幻奏無視了第一條問題，揮揮雙手露出無辜的表情回答：「我不知道，不關我的事。」之後轉身問和香：「為甚麼妳會來這裡？」

「我有隸屬NT的朋友告訴我，真跡與幻滅要開戰，所以我便打算參戰，怎知這裡居然一個人也沒有，正當我我獨自行過來時就突然有一陣狂風把我吹過來了。」和香吐一下舌頭，不好意思地說。

淺草青藍說：「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是由於這邊可能有狙擊手，所以不適合進攻，你居然竟敢獨闖這裡，幸好你遲來了半小時，否則真是」

「對呢，其實她是誰？」白色神話大惑不解地問。

「呃唔」真幻奏結結巴巴地說，似乎不想將真相說出來。

「她的女朋友。」淺草青藍替他回答，再向真幻奏補充一句：「除非你想到方法隱瞞，否則你最好想好如何跟長官解釋。」

看著事實瞞不了，只好說出真相：「沒錯，她是我的女朋友，不要告訴長官，否則我真的要犧牲了。」

白色神話恍然大悟說：「哦沒問題啦，繼續走吧。」

真幻奏向和香說：「妳快點回去吧！這邊是很危險的。」和香撒嬌地道：「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淺草青藍沒耐性地說：「小奏，我們兵分二路吧，你送她回去也好，不送她回去也好，總之就過了山頭後就在藍船總部後方集合，到時候再聯絡吧。」說畢她與白色神話便向山的左方前進，遺下真幻奏與和香留在原地。

真幻奏無奈道：「唉，被拋棄了。」

「那很好呀，二人世界。」和香纏著真幻奏的手說。

「只有二人潛入藍船絕非好事」真幻奏回答。

和香回答說：「那時候你問我『妳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跟我去冒險一次嗎？』，我答了願意、永遠都願意！」

「既然你這樣說，那就再次冒著生命危險去冒險吧！」說畢真幻奏便拖著和香的手朝山的右方跑去，情況就恍如當天一樣，再次突破了另一個界限。

第 14 章 – 新舊 · 戀戰

「嗯？」駱生大惑不解。

駱生從藍船總部頂層的司令台居高臨下眺望著，乍然發現真跡突然勢如破竹，及後發覺原來是以藍船為風眼的旋風消失了。他背著他的手下問道：「雨凝雪，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雨凝雪分別在四邊的窗望了一下回答說：「我所設下的『風神結界』依然存在，照理旋風不會消失可能是真跡的人」

駱生轉身咬牙切齒地道：「可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跡那些人千謊施恩、雨凝雪！妳們從後門出去查探一下！」

千謊施恩和雨凝雪回答一聲「知道」之後便離開司令台前往後門。途中，千謊施恩突然對雨凝雪說：「不如我們分頭行動好嗎？」

「無問題，我往左後門你去右後門。」說畢雨凝雪便朝左後門的地方走去。

「想不到你竟然完全不懂輕功。」真幻奏拉著和香說。

「都沒有人傳授，我又怎會無師自通呢？」和香帶點不滿地反問。

真幻奏在山坡緩緩地拉著和香爬山，幾經辛苦終於來到藍船總部後的山頂。

「其實有一件事我想問你很久了，」真幻奏指著和香身後的東西問：「你背著的東西是怎麼來的？」

和香卸下背著的東西、揭開蓋著的紫色絲綢布，一台古舊的七弦琴即時亮在眼前——那是由於七弦琴保存得非常好，木質優良而且毫無破損，恍如在琴上打蠟般一樣，當猛烈的陽光投射下來，再經表面反射到眼睛上，便令人產生七弦琴發光的錯覺。

「曄，」真幻奏用手掩一下眼再說道：「很優質的七弦琴呢，不過你帶來幹嘛？」

和香收起七弦琴，背著它再說道：「那是我的武器呢！除了這個七弦琴，我還可以用二胡、豎琴、琵琶、鼓、鋼琴、長號、結他、小提琴、甚至口中的聲音等等作為我的武器。」

真幻奏一邊聽一邊冒冷汗，他想不到和香幾乎可以把所有樂器的作為她的武器，他口中只能說出：「真真的很本事」

正當他想問和香的家怎樣放得下這些樂器（對她來說是武器）時，一把女聲打斷了這個念頭。

「果然是你。」雨凝雪在另一邊山腳張開翅膀，慢慢地飛近真幻奏。

真幻奏看見雨凝雪立即跟和香說：「站在我後邊。」

雨凝雪在距離他們約二十米的地方降落，然後暫時縮起翅膀說道：「剛才我還在猜想誰人懂得用魔法『風吼陣』來與我的鍊金術『風神結界』互相抵消，如今我棍我已經知道答案。」

「妳出來只是跟我說這件事？」真幻奏用堅定的目光望著她說。

雨凝雪指著他說：「當然不只！黎承奏，沒有人比你更清楚明白如何傷害一個人的心！」

「已經事隔多時」真幻奏道。

「那又如何！」雨凝雪打斷他的話忍淚說道：「那時我是你的女朋友，一個天生就已經聾的人，還要突然之間被你拋棄！當年，你未跟我解釋你因國機盟的三大禁例就與我分手，人言可畏是你令我崩潰、是你害我、是你迫我加入幻滅的！」

雨凝雪停一停冷靜下來，再道：「黎承奏，無論這件事過了多少年，我都不會忘記你這個狠心的人」

「羽凝」

「我說過不要再叫我羽凝，我不想再回憶起、我不想跟你再有任個瓜葛！無論你在不在意也好，我都要你一嘗最愛離自己而去那種痛苦！」

真幻奏大聲地說：「你想傷害和香的話，就先要打倒我！」

「不，」和香走上前說：「既然她的目標是我，那就應該由我決定。」

「但是和香好吧，妳要小心一點。」雖然真幻奏仍然非常擔心，但是他決定放手讓她去，因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緊急關頭保護和香，何況她也不一定會輸。

想不到第一場真幻之戰的單打獨鬥，居然是真幻奏的前任女朋友對決現任女朋友，而真幻奏更加成為這場戰鬥的唯一一個觀眾，他心裡到底是支持著誰？

可能大部份人都認為：「當然是和香，因為是他的現任的女朋友。」但不要忘记一點，就是當年真幻奏跟雨凝雪分手的原因。

當年真幻奏跟雨凝雪的情侶關係幾乎維持了一年之久，後來的結果是真幻奏受三大禁例所限被迫分手而非感情變淡。

反觀和香，雖然是兩情相悅，但維持的時間只有約一星期，他對她的感情到底能否超越雨凝雪？相信只有真幻奏本人只知道。

無論他支持哪一方也好，這次戰鬥他只是觀眾，重點的是和香及雨凝雪二位疑似情敵關係的女子。

一開始雨凝雪先展露自己的優勢，張開純白的翅膀一飛沖天，但是和香看似早已預計到她的行動，所以在她飛起的一剎那便轉身抽出背著的七弦琴，同時瞄準著雨凝雪，單手一撥琴弦使出「弦音狙」，一道只有聲卻無形的音波往雨凝雪的位置直飛過去。

當音波成為武器，也就是當聽到聲音時已經被擊中，所以基本上是無可能提前準確掌握「弦音狙」的正確位置而作出閃躲，更遑論是天生耳聾的雨凝雪？

然而雨凝雪卻輕鬆地閃過了。

勿忘記雨凝雪雖聾，但她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看得見聲音。所以，掌握音波的位置對她來說簡直易如反掌。

如此一來，似乎雨凝雪的形勢佔優，而且她的特點更可以剋制著和香的音波攻擊，不知和香有否算到這一著？

雨凝雪閃開後，立即飛到和香身後，和香則拿著七弦琴左顧右盼、東張西望，不讓雨凝雪離開自己的視線和攻擊範圍，動作就像風水師一樣，只不過手中的是七弦琴而非羅庚。

雨凝雪單手觸摸項鍊上的小型鍊成陣，然後朝和香直飛的時候使出「火龍捲陣」，和香頓時驚現自己被一個頗大的紅色鍊成陣圍著，眼見紅光漸漸發亮，她放棄攻擊機會，迅速號開並加上前空翻的組合成功逃出鍊成陣，就在此刻鍊成陣出現一個巨大的火龍捲。

雖然和香能夠逃出鍊成陣，但身手似乎慢了點，身體的一小部分卻被燒傷。

然而和香不放棄每一個攻擊的機會，在雨凝雪仍未降落之時和香不斷向她使出「弦音狙」，但閃避「弦音狙」對雨凝雪來說簡直毫無難度，所以至今仍未有一擊能夠擊中她。

雨凝雪降落地面對著和香，雙手拍地使出「化牆陣」，三幢土牆分別在在羽凝雪的前、左、右三方冒出，也就是說，她現在只需專心於上方和後方的攻擊就可以。

對於雨凝雪這個策略，和香本來打算以「弦音狙」來震開那些土牆，但經鍊成出來的土牆異常強硬，「弦音狙」就像以卵擊石。

在這個情況下，和香應該怎樣做？如果繞過三面土牆到後方攻擊，萬一雨凝雪在那邊早已設下多個鍊成陣，她一去豈不是非變碳即成冰？所以繞路絕不可行。

可惜和香不懂飛，也無法令自己從上方攻下去，所以她可以做的，就一定是智破土牆。

和香說：「既然『弦音狙』傷不到，那就嘗嘗『排山倒海』吧！」說畢，和香把七弦琴的一端瞄準著土牆的中央，然後一手把七條弦都按著，暗運內勁，手沿著弦一直推出去直至末端，一股集七弘之音、直所未有的強勁音波衝琴而出，直飛往土牆！

雨凝雪因土牆擋住了視線，完全看不見「排山倒海」的威力。果然「排山倒海」一擊就把三幢土牆同時擊散，雨凝雪也受突如其來的攻擊波及，她好不容易才張開翅膀飛離土牆，怎料未飛得高，和香竟然出現在眼前！

「認輸吧！」和香早已預計雨凝雪會逃離土牆，所以迅速走到她面前並使出「七連擊」，和香每次將彈奏七弦琴的其中一條弘，最後七條弘的音波分七段但以直線攻擊，所以雨凝雪在迎距離的短時間內受到七次音波攻擊，仿如七箭穿心，但「七連擊」並未直取性命，雨凝雪最終只因傷而體力不支倒下。

和香最終取得勝利，她見雨凝雪已無還手之力便不再攻擊。

真幻奏眼見已分出勝負，也走近來察看雨凝雪的傷勢，發覺她沒生命危險。

雖然雨凝雪已為幻滅，但她與真幻奏的感情似乎未因這樣而完全斷絕。

反觀和香，面上帶點不屑的樣子，看來她有點妒忌、也有點憤怒，心中不禁產生疑問：「難道他們舊情復熾？」

年輕的女子有這樣想法很常見，特別是在男方對其他女子的態度稍為有點過火的時候。

真幻奏說：「雨凝雪，你走吧，念在我們曾經是情侶，別說我心狠手辣。」這句看似堅定的說話，到底是真心，還是假意？

雨凝雪再沒說話，她傷勢太重已經暫時飛不起，只有轉身一步一步地走回藍船的總部。

可是真幻奏現在面對一個另大的問題——女朋友不高興，女朋友妒忌。

這次他到底又可以怎樣哄回和香呢？

真幻奏對和香說：「我們都是先去找小藍他們才潛入藍船吧。」

然後，他拖起和香的手。

和香的怒氣、顧慮、妒忌、胡思亂想等等頓時全消，並緊緊倚在真幻奏身邊伴著他走。

這也許真是一個好辦法。

第 15 章 - 叛變

話分兩頭，自從淺草青藍跟真幻奏分道揚鑣（或拋棄他）之後，她與白色神話便先行往藍船總部進發。

之前也提及過，要從後潛入藍船總部，就必須先跨越巖峻的高山，淺草青藍本來以為不難跨越，但來到山腳下才發現她的想法是錯的，這座山原來比她想像中的高出很多很多。

淺草青藍不懂輕功，更不懂得飛，但相對白色神話來說，爬上這座山簡直易如反掌。他一馬當先，使出「踏雪無痕」——在陡峭的山岩上踏了幾步就「呼」的一聲走到近山腰的位置。

此刻，他才發現淺草青藍仍然在山腳完全沒有動過，他便大聲問道：「她為甚麼還不快上來呀？」

淺草青藍無奈回答：「我不懂輕功，也不懂飛，你叫我怎樣上來呢？」

白色神話聽後，又「呼」一聲走回山腳，再對她說：「那麼我們坐專車，直接飛上去就好了。」話畢他打算拿出載著專車的膠囊出來。

淺草青藍趕緊阻止他並說：「不可以！這裡太近藍船總部，一起飛就絕對會被他們發現。」

白色神話想了一會後說：「也有道理，現在剩下兩個方法，要不我用武功打妳上山頂，要不我用輕功抱妳上山頂。」

淺草青藍想也不用想，就知道前者方法絕不可行，用武功打她等於要了她的命，後者方法她又有點不好意思。

但在別無他法的選擇下，她只好帶點害羞的語氣說：「當當然是用輕功抱我上山！難道你忍心打我上山？」她心中突然有種很特別的感覺，非筆墨可以形容。

白色神話認真地說：「如果你要求的話，也許我會的。」語畢，白色神話便抱起淺草青藍，再次使出「踏雪無痕」，一步一步輕鬆地迅速前往山峰處。

但似乎，白色神話仍未察覺到有種很特別的感覺，不知是他察覺不到，還是真的沒有？

此情此景，與蘇軾的《題西林寺壁》有點相似：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轉眼間，他倆已來到山峰上，白色神話氣也沒喘一口，顯然抱著淺草青藍上山也是不費吹灰之力。

另一方面，藍船的總部也完完整整的呈現在他們的眼前，它的高度較這座山為低，外型像古時日本的城似的，但卻巨大很多倍，這種城易於防備，所以對於真跡攻入藍船相當不利。

居高臨下，藍船の後門亦顯而易見，就是位於另一邊的山腳下，每相隔約一百米便有一扇後門。

正當白色神話打算問淺草青藍應該如何是好的時候，他察覺到其中一扇門正被打開，而且走出一個少女來！

白色神話認定她就是幻滅的人，立即二話不說，打算先下手為強，便從山頂奮力一跳，雙手持著出雙刃並大喊：「受死吧！」直飛向該少女斬去！

可是，他忘了一樣非常重要的事情——先帶淺草青藍下山。

千謊施恩跟雨凝雪分頭行事後，便從後門離開藍船總部，她立即啟動身上的聯絡器，但仍未來得及聯絡任何人，便聽到上前方有人高聲大喊：「受死吧！」她即時朝聲音來源一望，驚見一名男子持劍向自己攻擊！

千謊施恩不慌不忙，左手立即收起聯絡器，同時右手掏出一把合金製的扇子，擋在自己的面前。

白色神話見她打算只以一把扇抵擋自己劍招，心中不禁想她的行動是螳臂擋車，甚至喜悅可以一招取她性命。

「噹！」

一聲由兩種金屬互相撞擊產生的清脆聲響，從千謊施恩的扇，與白色神話的雙刃上同時發出。

換句話說，就是千謊施恩僅以一把合金製的扇便擋住白色神話的攻擊。

「以扇擋劍」的動作維持期間，白色神話驚覺她應該是比自己年輕幾歲的少女，但其力量居然可以與自己匹敵，深信此人的實力絕不可小覷。

然而，千謊施恩也吃了一驚，雖然她一早預料自己可以順利抵禦攻擊，但沒想到來者氣力如此深厚，要逼使自己要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勉強駕馭。

最驚訝的，莫過於作為觀眾的淺草青藍，她因白色神話突然一躍而下攻擊時，已經吃了一驚。現在他的攻擊竟然被一個少女用扇擋下，再吃一驚，短時間內合共吃了二驚，她知道自己不可以袖手旁觀，所以決定自己無論如何也要爬下山。

幾秒後，白色神話首先清醒過來，他雙腳一躍，向後打了個後空翻，落在距離千謊施恩約十米的地方。

千謊施恩打算把握這個機會說明一切，可是她仍未開口，白色神話便搶先道：「妳這個幻滅成員！我白色神話今天就要把妳消滅！」

白色神話使出「乾坤一擲」，再配合「踏雪無痕」輕功向千謊施恩發動攻擊，千謊施恩看準時機，偷步靠後令白色神話斬了個空。

然而白色神話轉招使出「雙燕斬」，千謊施恩立即向後彎腰九十度，以左手支撐著身體，又剛巧避過兩擊。

白色神話見狀，立即雙手持刀，由上而下一劈使出「斬馬刀」！

千謊施恩眼見已經避無可避，也清楚剩下單手持扇的情況絕對抵擋不住，所以便單手開扇，使出「漫天銀雨」，無數銀針從扇骨中向白色神話彈出，此招仿如由下而上的銀雨一樣，因而得名。

白色神話立即轉攻為守，將雙刃橫擋在自己的面前，「漫天銀雨」的銀針威力不凡，每支銀針都緊緊地插在雙刃的劍面上，幸好白色神話來得及防守，否則現在銀針緊緊地插的就是他的臉上。

千謊施恩的突擊雖然令白色神話停住攻擊，但白色神話毫無收手的想法，並打算重新使出「斬馬刀」直取千謊施恩性命！

千謊施恩來不及閃避，又無力抵擋，藏於扇內的暗器又已經用完，她緊閉雙眼，雖然不甘心，但知道自己必定會成為白色神話的刀下亡魂之際——

「去去，武器走！」

白色神話的雙刃被巫術「去去，武器走」從右方擊中，便立即脫離他的手中，不受控制地朝左方飛走！

千謊施恩、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的注意力立即同時轉移到巫術施發的地方。

真幻奏拿著水晶螺旋杖站在不遠處，相信方才的巫術必定由他使出，而和香則倚在他旁邊，沒精打采，好像很累似的。

「小奏！」淺草青藍終於爬到山腳，第一個說。

「小奏！」白色神話第二個說。

「真幻奏！」千謊施恩第三個說。

「咦？」淺草青藍與白色神話一同說，而心中亦同時發出疑問：「她怎知道小奏的暱稱？」

白色神話停止攻擊，千謊施恩終於站起來，而淺草青藍、真幻奏跟和香就走近他們。真幻奏先開口說：「小藍，剛才和香燒傷了，請幫她治療。還有，這個人不屬於幻滅，也幫她和小白治療一下，我再詳細解釋。」

淺草青藍沒想到他第一句是這樣說，只好連忙說：「啊，好的。」說畢她便施放「神聖之光」，三人的傷勢立即治癒。

白色神話邊走去拾回雙刃邊問：「小奏，你怎麼說她不屬於幻滅？我明明看見她從藍船後門走出來！」

真幻奏望了千謊施恩一眼，她輕微點頭，然後真幻奏嘆了一口氣，對白色神話說道：「其實她是鴻門社的臥底」

「臥底？」淺草青藍與白色神話再次同時地說同一句話，簡直是心靈相通。

真幻奏語重心腸地道：「嗯，她的暱稱叫千謊施恩，約在半年前，我正在跟雙槍瑩在調查學校某個懷疑是幻滅的女同學，可是不久後她因觸犯三大禁例的『戀愛』，而被維卡命令了她獨自留在太空一個月。」

「但由於我自己跟目標人物本身沒有交情，所以維卡便向其他真跡組織詢問，最終發現鴻門社有一個藍船臥底跟目標人物是同學，所以便借用她作為國機盟的外援，我就是這樣而跟她認識的。」真幻奏邊望著千謊施恩說。

千謊施恩滿意地點頭並補充道：「剛才我本來打算走出藍船外就叛變，準備聯絡鴻門社，可是一出來就遇見他。」

她指著白色神話說：「他招招取命，我差點兒未叛變就因公殉職。」

然而白色神話心中仍然存疑，說道：「真的假的」

真幻奏知道他怎樣說，白色神話也不會完全相信，所以他便道：「唉，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說畢，他便拿出偽裝聯絡器，聯絡國機盟總部，並啟動免提功能，令在場的人都聽得到。

「長官，我們遇到一個自稱鴻門社的人，請連線去鴻門社領袖讓我們確認一下身分。」真幻奏說。

「好的，請等等。」維卡回答。

不消一會，米基洛說：「我是鴻門社的首領，有甚麼事？」

真幻奏問答：「首領你好，我是國機盟支援小隊隊長真幻奏，希望你可以幫忙確認這個人是否鴻門社的成員。」說畢，真幻奏把偽裝聯絡器放在千謊施恩面前。

千謊施恩明白他的用意，說：「首領，我是藍船臥底」

「千謊施恩嘛！我一聽你的聲音就認出來了。真幻奏，我肯定這個人是我們鴻門社的成員。」米基洛搶先回答。

「謝謝。」真幻奏說畢後，望著白色神話說：「現在你相信了吧？」

「嗯」白色神話顯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他不敢望著真幻奏，更枉敢望著千謊施恩，只好尷尬地望望天、望望地、望望山、望望藍船後門、望望走出來的人

「是你？」白色神話看見藍船後門又有人走出來，他認出這個人是綁架和香等人的指揮，便一個迅步走過去，揮出雙刃指著他的頸說：「你不要跟我說你又是臥底吧？」

其餘四人見狀也走過來，真幻奏用水晶螺旋杖指著他：「你不就是綁架和香的人？」

千謊施恩也問道：「自來風！你不是被逐出藍船了嗎？怎麼從這裡走出來？」

淺藍草藍也接著問：「齊風恆，你在這裡做甚麼？」

面對著雙刃和水晶螺旋杖，以及連珠炮發的問題，自來風不敢說一句謊話，他只好從實招來說：「我

我被逐之後，其他幻滅和真跡組織都不理會我，之後我便回來藍船偷取機密資料，希望可以令真跡取錄我」

「你曾經用人質威脅過真跡，仍想被我們取錄？」真幻奏轉過來問和香：「和香，他曾經間接綁架過妳，妳想怎樣處置他？」

和香想了一想：「你幫我決定吧，我相信你會作最明智的決定。」

自來風一聽，心想自己九死一生，他吞了一口嚙，默不作聲，也許是在祈禱。

真幻奏問他：「你說你從藍船偷取機密資料，是甚麼資料？」

自來風道：「我我不知道，我只是把駱生的私人手提電腦偷帶出來」

在場的人聽了之後，都不知應否笑，然而千謊施恩說：「我也曾經想入侵駱生電腦，但是我猜不到密碼，如果手提電腦內真的有機密資料，對我們一定非常有幫助。」

自來風此刻才明白，原來千謊施恩是一個臥底！他心中想著：如果自己當初也是這樣不就好了。

另一方面，真幻奏深想了一會，便先從自來風手中取過手提電腦，然後叫他背著他們離開十米遠，然後真幻奏便聯絡維卡，並與其餘的人說出他的想法。

幾分鐘後，千謊施恩先說：「自來風，你可以轉過來了。」

自來風轉過來之後，真幻奏便立刻把手提電腦拋給他並說：「接著！」

自來風害怕唯一偷走的物品會跌破，於是慌慌忙忙地接著田手提電腦，就在這一刻，他突然覺得天旋地轉，之後發覺自己竟然身在異地！

維卡看見自來風，指著他手中的手提電腦，並對他微笑地說：「齊風恆先生，這裡是國機盟的總部，我們歡迎你的叛變，你是不是有甚麼東西要交給我？」

原來，當自來風背著他們時，真幻奏暗地裡向他的身體施下「港口鑰」，並將目的地設定為國際機械聯盟總部，令他在接觸手提電腦的一剎那就被傳送過去。

使用這個方法，除了可以保證他不會到別處去、不會另一部手提電腦冒充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令他自己體驗一下當時和香的感覺，當作報仇。

「和香，我這樣做妳滿不滿意？」真幻奏笑說。和香笑著回答：「滿意！」

除了和香，連白色神話、淺草青藍、千謊施恩也同時笑著回答：「當然滿意啦！」

其他人聽後也哈哈的大笑起來，看來，白色神話跟千謊施恩已經冰釋前嫌。

而五人彼此也建立了默契，相信他們將會以這個形容，潛入藍船的內部與首領駱生等人決一死戰。

第 16 章 – 水清水濁亦無魚

「現在怎樣做？直接攻入去嗎？」白色神話焦急地道。

「不可以！我們是要潛入而不是攻城，」淺草青藍轉問千謊施恩：「妳有沒有甚麼好方法？」

千謊施恩總算曾經是藍船首領駱生的得力助手，而且她在藍船做臥底也有一段長時間，所以她對於藍船總部的內部結構絕對稱得上是瞭如指掌。

千謊施恩說：「如果你們想直接潛入藍船的核心，可以從逃生通道潛入，它可以直達司令台，而且那裡沒有安裝任何的監視系統。」

「慢著，」和香發現一個問題說：「如果在潛入的時候，剛好遇上他們逃生，豈不是」

白色神話打斷她的話道：「那就更好！看他們哪裡逃！」

千謊施恩緊接著說：「不過，要由後門繞開所有監視系統走到逃生通道的話，約有二百米的距離，而且途中可能遇上巡邏隊」

真幻奏答道：「其實方法並不是沒有，只不過危險了點，而且你們察覺到有巡邏隊在附近時要告訴我，不知你們敢不敢試？」

千謊施恩在後門旁的一塊類似鏡子上，打了個手掌印確認身分，後門就無聲無色地開啟了，千謊施恩先竊探一下內裡的環境，確定安全後再指示他們可以進來。

一行五人一步一驚心，驚心的除了怕遇上巡邏隊之外，還驚心於藍船總部外型雖似日本的城，但內裡完全是西方近代的設計，華麗的吊燈、高科技的機械，寬敞的道路，縱橫交錯的自動電梯等，令人嘆為觀止。

白色神話被眼前所見的嚇到，邊行邊說道：「這裡真的又大又華麗，藍船總部是貪污得來的吧？」

千謊施恩沒好氣地回答：「也許吧唵？」她突然聽到一點聲音，她舉手示意停上前進，而且把所有專注力都放在耳朵中。

幾秒過後，千謊施恩壓低嗓子說：「有巡邏隊正往這邊來。」

真幻奏聽後立即拿出水晶螺旋杖，並在地板上輕輕畫出「六角星結界」，各人也依照計劃走進結界中。

果然，巡邏隊的人完全沒看見他們，於是五人就非常順利地來到逃生通道，千謊施恩待所有人都進去後，再次確定沒有人跟蹤，才安心地關上門。

千謊施恩關上門後轉頭人看，被四人的表情嚇了一下。

真幻奏、和香、淺草青藍與白色神話四人都目瞪口呆地向上望——望著幾乎看不到盡頭的樓梯。

白色神話不禁地說：「這裡到底有多高啊」

千謊施恩認真地說：「到達司令台要走二千八百八十級。」

白色神話依然保持著向上望的姿勢說道：「幫個忙，不要再說廢話。」說畢他便一馬當先跑上去。

淺草青藍向千謊施恩補充道：「他恨這麼高又沒有升降機的地方，別介懷。」

雖然二千八百八十級台階已經不少，但由於這逃生通道迂回曲折、錯綜複雜，不同的分支可以組合成六百多種走法，但正確的只有一條、如果走錯的話，也許要多走幾千級。

幸好有千謊施恩帶路，否則走一萬級也未必能走到藍船的司令台，在各人都幾乎走到氣絕身亡之際，終於來到司令台的鋼門前，但是鋼門卻緊閉著。

白色神話二話不說，用雙手強行打開鋼門，但不幸地司令台裡居然沒有一個人，雖然白色神話的行動有點魯莽，但總算可謂不幸中之大幸，大幸在由於沒有人，才不致於被內裡的人突襲。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淺草青藍在司令台邊走邊問。

「奇怪，駱生不在這裡，到底去了哪裡呢？」千謊施恩也大惑不解。

真幻奏站在鋼門旁，心中正推測著駱生會到哪裡去。

突然，他感覺到身後有異樣，而且這感覺是似曾相識的，在一瞬間他已經記起是怎麼的一回事，他並沒有轉身看，只是提高右手向後一擋。

「嘭！」

就在真幻奏手擋的一剎那，發出一聲巨響，四人的注意力被突如其來的一聲巨響所吸引，便轉身望著他，然而真幻奏也轉身說：「果然是你，K O。」

只見雙眼無神的K O獨個兒站在原地默不作聲，駱生和雨凝雪在K O身後黑暗的地方走出來，駱生輕拍掌說：「好功夫，好功夫。」

白色神話看見K O後，立即說道：「K O！你不是被我親手殺死了嗎？怎麼你還能站這裡！」

「剛剛的攻擊和上次一模一樣，」真幻奏指著K O說：「換句話說，那次在鴻門社前偷竊我的，一定是你。」

原來剛剛K O向真幻奏發出氣功彈，但真幻奏只用單手就擋開氣功彈！

「嘿，除了K O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來探你們。」駱生帶點奸笑地說：「出來吧，棋鬼。」

棋鬼也在黑暗中慢慢地走出來，除和香外，其餘四人無一不膽戰心驚。

本來已死的K O活生生的重現人間，都驚嚇有餘，如今連棋鬼都重生，恐怖感則非筆墨可以形容。

駱生見自己佔盡風頭，便裝無知口吻問道：「千謊施恩妳帶同幾位朋友走進來，這一步走得真大膽。」明顯地，他已經知道千謊施恩是個臥底。

「」千謊施恩被此一問，頓時就出話來。

「兵行險著，才有勝算。」真幻奏代千謊施恩回答。

駱生拍拍K O和棋鬼的肩膀說：「只可惜，你比我少一車一炮，似乎勝算太渺茫了。」

真幻奏堅定地說：「縱使失去車馬炮象，只要將帥仍在，依然可以飛將取勝。」

「真跡毫不留手，真的要急於贏這步棋？」

「不是我急於要贏，是國機盟的宗旨迫使我一定要贏。」

「宗旨？哈！那到底是甚麼宗旨有如此的威力？」

「那就是『即使我們沒可能拯救所有人，仍要盡己所能去盡量拯救可救的人』，為曾經被幻滅所害的人討回公道！」

「既然如此，就更加不應該將輸贏看得太重，應該看重另外兩個字，就是『平衡』。」

駱生吸一口氣繼續說：「天下萬物，講求陰陽並制。簡單來說，現實情況就像水池一樣，水過濁無魚，水過清亦無魚。」

真幻奏被駱生的例子一說，突然啞口無言，因為他所說的並非無道理。

世上所有事，過滿則溢、過剛則折。若果把幻滅完全消滅，會否物極必反，引發起其他反真跡的組織？

真幻奏不敢再想下去，但是絕不可以就此放過幻滅，所以他繼續保持鎮定地說：「我們不會接受這個作為藍船、甚至是幻滅脫罪的藉口。」

駱生踏前一步說：「不是藉口，是理由。因為藍船有實力協助政府去揭發其他更凶殘的組織，他們需要我們，從而令所有人最終都受益。」

真幻奏反問：「你認為你提出這樣的條件，我們就會放過藍船？」

「真幻奏，若果藍船被滅，受苦的都只會是藍船的一眾成員，但是如果藍船沒事，受益的就是所有人，包括你們。既然你口口聲聲說要『拯救可救的人』，就沒理由不認同我這一步棋吧？」駱生指一下K O說：「既然紅子要控制大局，為何不及早平息干戈，讓人類受益呢？」

真幻奏已經無言以對。

駱生繼續說：「善，是永遠長存的。但是惡，亦都不會永遠被消滅。只有取其平衡，天下才得以太平。」

此刻，不單止真幻奏，連和香、淺草青藍及千謊施恩也認為駱生說的話並非無道理，難道真跡所做的決定真的咄咄逼人？幻滅的存在，是否是要取得平衡就可天下太平？若果可以天下太平，就不必要消滅幻滅

白色神話是唯一一個聽不懂駱生所說的道理，亦因如此，他見同伴都開始搖動消滅幻滅的信心，心知自己的口才一定說不過駱生，既然如此，要挽救他們的信心就只有一個方法

「不要再假仁假義！無雙亂舞！」白色神話拔出雙刃，向駱生憤怒地一揮——

第 17 章 - 決戰司令台

白色神話使出的「無雙亂舞」，刀光劍影、在凌空不斷揮舞著，並以高速逼向駱生。

但駱生他不單沒有格擋或閃避的意圖，反而笑著把雙手插進褲袋，擺出任人魚肉的樣子，在他反光的藍色眼罩的襯托下，似乎他是在奸笑著。

駱生有如此的膽量，是因為他知道

「噹！」跟上次一樣，又是一種由兩種金屬互相撞擊產生的清脆聲響。

就在駱生被擊中前的一刻，K O揮出身後的鋼鎚，重重地擊在白色神話的雙刃上，令他連人帶刀即時被彈開，差不多十米才可以站穩著腳，真幻奏等人都頓時被K O突如其來的攻擊嚇到。

也許是K O的反擊，令他們的清醒過來，不再理會「水清無魚」的道理，只知道眼前的藍船絕不可留！

真跡各人頓時掏出武器，準備痛痛快快打一場，然而藍船各人依舊毫無動手的意圖。

淺草青藍雖然站在後方，但打算先下手為強，她把手中的武器，或者應該稱之為道具——一張魔法卡拋向空中並大喊：「流星花火！」

魔法卡在不斷上升的同時，亦然自燃起來，並在最高處爆開，仿似煙花般化作為幾條帶有尾巴、像流星雨的花火，並衝向藍船的各人！

雨凝雪有見及此，就用雙手拍一下項鍊上的小型鍊成陣，司令台的地板就冒出了一些發出白光的直線、曲線和巨型的圖形。

與此同時，像流星雨的花火亦變成受潮的花火似的，在空中突然消失，藍船各人依然絲毫無損。

淺草青藍看見「流星花火」失效，她不能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實，只能戰戰兢兢地說：「怎怎會這樣的？」

「那是魔法封印！」

真幻奏吸一口氣後冷靜地說：「以前我跟她在學校比試時，她曾經用過這一招。魔法封印可以把所有的魔法效果完全消除，所以直至魔法封印消失前都不能再在封印範圍內使出魔法，但由於鍊金術屬於科學範疇，所以對她卻毫無影響。」說畢他便收起水晶螺旋杖。

根據真幻奏所說，地板上的白光直線、曲線和巨型的圖形，原來只是魔法封印陣的一部份，現在不單止司令台，連整個藍船總部都處於魔法封印的範圍！

如此一來，即將開始的打鬥他都不能再使用魔法，然而淺草青藍除魔法卡外，她更加不可以施放任何治療的魔法，她所有的技能立即變得無用武之地！

駱生邊拍掌邊點頭道：「完全正確，剛才黑子先走，現在紅子是時候還擊了。上吧！K O、棋鬼！」

語畢 K O 立即先掀起鋼鎚並用力一跳，向淺草青藍的位置迅速飛去，白色神話眼見淺前青藍將要被擊中，便迅速跑到她面前並用盡全力使出「乾坤一擲」，才僅僅把 K O 的攻擊抵消。

而棋鬼則看準白色神話與 K O 僵持的時機，手中一揚，一道寒光閃出，並在真幻奏臉旁擦過，耳際更傳來一下刺耳的「嗡嗡」聲。

他頓時意識到淺草青藍的危險，便立即使出「迅速果斷」，急速轉身追上寒光並揮拳改變它的方向，司令台的牆壁被寒光擊出一道裂痕；而在裂痕上面，則嵌入了一隻中國象棋的紅子「炮」。

真跡各人驚訝萬分，剛才那道寒光，就是棋鬼所發出的「暗器」，竟然是以精鋼打造、外表普通的中國象棋紅子「炮」！

淺草青藍不禁摸摸自己的臉頰，若果方才真幻奏沒擊走它，自己會落得什麼下場？

她看看牆上的裂痕，實在不敢想像。

白色神話把握 K O 專著牆上棋子的時機，對淺草青藍說一聲：「小藍，走遠一點！」然後立即發力擊開鋼鎚，再使出「斬馬刀」，誓要為剛才一擊十倍奉還。

而真幻奏亦捨棄魔法，使出「舞空術」飛近棋鬼，打算用空手以僅有的幾招對抗棋鬼。

千謊施恩亦不敢怠慢，她對和香說：「我負責對付駱生，雨凝雪就交給你對付！」說畢她便奔向駱生，並以合金扇揮向他。

和香則把七弦琴瞄準雨凝雪，準備再次與她決一死戰。

本來真跡的人數比幻滅多一位，但因「魔法封印」的緣故，真跡一人頓是被完全廢了武功、另一人也廢了大半廢功，相比之下，幻滅似乎佔優。

而他們的戰鬥方式亦由混戰變成了單打獨鬥，只不過是四組打鬥同時進行而已，而且每一組的對手都有著微妙的關係。

第一組，白色神話對 K O。兩者的共通點在於戰鬥的力量，白色神話被外界稱之為「武神」，他的武功雖然高深，但似乎 K O 的力量與他旗鼓相當，這是力量的一戰。

第二組，真幻奏對棋鬼。在幾個月前，真幻奏間接因棋鬼的關係而失去記憶，當時因棋鬼已死而沒機會找他算帳，如今棋鬼重生，真幻奏終於有機會親手報仇，這是仇敵的一戰。

第三組，千謊施恩對駱生，千謊施恩曾經以臥底下屬的身份，效力於駱生約兩年之久，現在駱生對她的信任一瞬間崩潰，雙方定必會主力攻擊對方的弱點，換句話說，誰知道對方愈多，誰就會贏，這是了解的一戰。

第四組，和香對羽凝雪，和香是真幻奏的現任女朋友，而雨凝雪則是前任，她們不久前才因此交過一戰，和香勝利，雨凝雪理應不會重覆犯錯，而且根據女生不報輸的心態，似乎這次是「兩個只能活一個」，這是情敵的一戰。

KO力量雖大，但白色神話把握到他分心的時機，成功地用「斬馬刀」斬傷KO的左手，但出乎意料的是KO仿似沒有感覺，他完全不覺得是一回甚麼事，並以凌厲的眼神唬嚇著白色神話。

KO雙手提起鋼鎚，怪叫一聲之後瞄準白色神話的身體重重一揮，白色神話眼見自己必定走避不及，便兵行險著使出「金鐘罩」硬吃他一招，鋼鎚擊中白色神話時就似擊著一個巨鐘，那股巨大的力量幾乎完全反彈到鋼鎚、繼而傳回到KO的手中。

KO受不住強勁的反彈力，手中的鋼鎚隨之「鏘」的一聲掉到地上，白色神話本可以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解決KO，可惜「金鐘罩」的弱點就是身體在效果消失前是不能移動，只可守不可攻，白色神話只好眼白白的看著好大機會逝去。

真幻奏縱使飛上天，但棋鬼仍不給他有喘息的機會，黑子「將」、「車」、「馬」、「砲」、「士」、「象」、「卒」先後的由棋鬼的雙手逐一射出，而且每一隻棋的目標都是足以致命的位置——心臟。

雖然魔法封印的關係真幻奏不能使出「元素屏障」阻擋攻擊，但幸好他在空中與棋鬼也有一段距離，要閃避對他來說亦算不上難事。

真幻奏他知道自己在沒有魔法支援下，遠距離對他極為不利，所以他就看準棋鬼重新「補充彈藥」的時間，高速飛近打算與他來個對自己有利的近身格鬥。

萬料不到棋鬼的反應居然比真幻奏更快，棋鬼一感覺到他逼近，就連忙轉招，朝他加速跑了幾步後用力一蹬，以右腳膝撞向真幻奏的臉，真幻奏仍未來得及防禦就已經被擊中，他向後翻了個後空翻才能勉強落地，口唇邊流出一絲血絲。

千謊施恩模仿KO的攻擊模式，先用力跳起再雙手握著合金扇揮斬駱生，但駱生似乎已經對她的弱點瞭如指掌，他舉高右手、用單手捉緊揮下來的合金扇，然後用力往後一擲，千謊施恩立即連人帶扇不受控制地飛往牆壁！

但她靈機一觸，以雙腳作為彈簧，在牆壁用力一撐就將整個身體反方向往駱生身處的位置飛去，並同時張開合金扇，使出「漫天銀雨」，無數銀針從扇骨中飛出，駱生轉身一看時，心知已經閃避不及，便舉出右手擋在自己的面前，硬吃這一招。

無數銀針一支支地插在駱生右手的手臂上，但他竟然臉不改容！

千謊施恩沒理會駱生的反應，便順勢用合金扇狠狠地揮擊他，駱生依然利用他插滿銀針的手臂強行格擋，千謊施恩再擊、駱生再擋，再她準備擊第三次的時候，驚覺駱生手臂的傷口裡有一些光，細看之下原來是被她打斷的電線斷路發出的火光！

千謊施恩停下手，瞪大雙眼望著合金扇，再目定口呆的望著駱生，她心想：「難道他的手臂是」

駱生像看穿她的想法，露齒笑著說：「對啊，這是機械臂。」

之後駱生立即搶走她的扇子，再用拳頭向她的腹部重重一擊，千謊施恩即時失去重心往後飛並撞在牆壁上，然後再摔倒在地上。

和香知道「弦音狙」已經對雨凝雪無效，所以她亦毫不留情地使出「排山倒海」，「排山倒海」威力

雖然強勁，可惜除此之外，速度基本上跟「弦音狙」毫無分別，所以雨凝雪只是張開翅膀，輕輕向上飛高就輕易避開。

和香似乎亦留意到自己這個決定有多愚笨，所以就轉招使出「疾風趕月曲」，它威小雖小但勝在速度夠快，果然當雨凝雪看得到「疾風趕月曲」的音波時已經閃避不及，連中幾招、被迫降落。

雨凝雪落地後也立即還擊，她依舊利用項鍊的小型鍊成陣使出「無情冰雨」，空中的水蒸氣被急速冷卻成一支支尖銳的冰柱，並衝著和香而去！

和香有見及此，只好使出祖傳絕技「玲瓏絕響十二章」，每彈奏弦琴一次，琴音就化成十二把金色刀劍，金色的刀劍擊破冰藍色的冰柱，它們在空中互相撞擊、互相抵消，然而雨凝雪與和香仍然不停手，雙手繼續攻擊，看誰的威力較大，誰就可以凌駕對方的招式，成為贏家。

而淺草青藍在司令台中找不到淺草青藍的人影，無人知道她在做甚麼、亦不知道她在哪裡。

K○的鋼鎚雖然只跌在地上，因為他知道即使拾起鋼鎚攻擊，在白色神話的「金鐘罩」失效前再攻擊也只會減弱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便遠距離對白色神話連續發出「氣功彈」，意圖擊破他的「金鐘罩」，但「金鐘罩」堅如磐石，白色神話毫髮無傷。

然而在攻擊途中，白色神話感覺到「金鐘罩」效果已消失，他便跳起避開接踵而至的「氣功彈」，並在空中瞄準K○使出「陰風錐」，K○被他突如其來的攻擊擊中，往後退了兩步。

他站穩住腳時白色神話已經跑到K○面前，更向他出揮拳頭，K○用手打走拳頭，白色神話就連忙轉招，打算以左腳勾著他的右腳，可是K○右腳退一步閃開了。

如是者右腳勾左腳、左腳勾右腳，K○都順利後退閃開，到第四次，白色神話以右腳一勾，K○早已後退，怎知白色神話的右拳早在K○自己專注於腳部的時候放到他的胸前。

白色神話把右腳重踏在地面，大喊：「力從地起！」一股力量由地面傳到他的右腳的膝頭，再傳到骨盤、右肩、手肘、拳頭。

每經過一點，威力就增強一倍，最後三十二倍的力量凝聚在拳頭一點爆發出來！K○立即被重重轟到牆壁，之後因傷而昏死過去。

真幻奏對棋鬼使出由他師父傳授的詠春拳「攤手」、「枕手」、「綁手」和「問手」，但棋鬼移動速度簡直可以媲美學了葵花寶典的東方不敗，真幻奏連出四招也觸不到棋鬼。

棋鬼大叫一聲：「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快不破！」然後就快速走到真幻奏身後並打他一掌！真幻奏失去重心向前踏了幾步，站穩後手中立即集氣，打算用「龜波氣功」還擊的時候，他發現了一件令他驚訝的事，亦因如此，他的目標亦即時改變

駱生把千謊施恩擊倒後，一步一步地走近她，走到她面前高舉右手，一拳朝她的頭顱揮下，千謊施恩雖然痛心疾首，但她知道自己必定要避開這一擊，否則必定因公殉職。

她使盡吃奶的力，向左180度轉身，才可以閃開他的拳頭，然而被擊中的地板，頓時凹了約五厘米，千謊施恩雖然避得過第一擊，但她已經無力再避開第二擊，似乎她即將要跟地板同一命運

和香與雨凝雪的持久戰，「玲瓏絕響十二章」乍看來比「無情的冰雨」更有威力，所以雨凝雪決定在「玲瓏絕響十二章」完全凌駕自己前收招，並張開翅膀從打算高空突襲和香！

和香被她突然的轉招嚇一跳，一時間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雨凝雪的腳將要踢中和香的時候，一團「龜波氣功」在她的左方高速飛來，她立即急停才剛好避過一擊，原來真幻奏眼見和香快要被擊中，所以才不顧自身危險將「龜波氣功」的目標轉向。

但亦因如此，真幻奏全身出滿破綻，他被棋鬼用紅子「帥」擊中左手手肘，由於棋子力勁非常導致骨折，他即時因痛慘叫一聲，並跪下來按著骨折的位置。

和香雖然因真幻奏出手而避過一擊，但真幻奏已經痛得無法再出手，雨凝雪亦再次對和香攻擊，和香已經嚇得手腳不聽使喚。

唯一仍有站在戰場上的真跡成員，只剩下白色神話一個，但眼見駱生快要拳打千謊施恩、棋鬼又瞄準著真幻奏、雨凝雪將腳踢和香，要同時間拯救他們三人，只餘下這個方法

「追月殘痕！」白色神話在原地拿著雙刃對空氣一揮使出「追月殘痕」，三陣鋒利的劍氣從雙刃衝出，並分別以極速朝駱生、棋鬼和雨凝雪飛去，包括移動速度極快的棋鬼三人也閃避不及而被擊中而倒下。

「快點逃！對藍船的進攻行動已經中止了！」就在此時，淺草青藍終於出現在逃生通道，並邊跑上來邊大叫，白色神話聽後驚訝地問：「甚麼？」

淺草青藍不顧危險跑進來說：「長官說真跡集中火力進攻最有機會成功攻下的地獄門和創新世！對藍船的行動已經中止，再不走的話很多藍船成員就會上到來了！」

原來之前在司令台找不到淺草青藍是因為她去了逃生通道與總部聯絡，但明顯地帶來的並不是個好消息，她走到真幻奏那邊打算先扶他走，但真幻奏卻說：「我沒問題的小藍妳帶和香先走。」

淺草青藍聽後便先扶起和香走出司令台，繼而真幻奏亦忍痛一步步慢慢地走出去，白色神話就去幫助千謊施恩逃離這裡。

「啾——」白色神話突然感覺到有一不明物件從後方高速接近他，他連忙轉身提起雙刃擋下該物件，竟然是一隻黑子「車」！

原來被他擊到的三個人已經重新站起來，正要阻止他們逃走，白色神話見狀便把千謊施恩交給真幻奏照顧，更對他說：「小奏，你們先走，我來掩護你們！」

白色神話獨自留在司令台應戰，而真幻奏在逃了約兩層樓的時候說：「縱使千謊施恩可以支持走到最底層，我們以現在的體力都不會足夠跟藍船的人交手，所以」

他從口袋中拿出膠囊向前拋，膠囊化作專車協奏號，他與淺草青藍將和香及千謊施恩扶上專車，之後關上車門。

和香對他們的動作感到奇怪，便急問道：「你們怎麼不上來？」

淺草青藍與真幻奏很有默契地點頭，然後淺草青藍對和香說：「我們要去幫小白，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三個生死與共。」

真幻奏以單手使出「龜波氣功」，將藍船的牆壁炸開一個洞令協奏可以順利離開。

真幻奏走到和香旁，摸著她的頭說：「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回來找妳的，妳也要幫我好好照顧著千謊施恩，答應我。」

和香雖然不捨得，但在這地步只好哭著答應，真幻奏在她的額頭上輕吻了一下之後就啟動協奏號的自動駕駛系統，它從藍船的破口迅速飛走，飛往國際機械聯盟總部。

淺草青藍目送協奏號飛遠，她突然發現腳下的白線漸漸變得暗淡無光，便指著地板對真幻奏說：「咦？小奏，你看」

真幻奏被她一提才注意到，他立即回答說：「魔法封印的效果已經完結了！現在可以重用魔法！」

淺草青藍聽後立即施展「神之愛」，瞬間將真幻奏的骨折、傷口治癒並完全回復體力，準備好幫助白色神話！

淺草青藍和真幻奏回到司令台前，看到入口被「化牆陣」完全封死，他們聽到裡面已經沒有打鬥聲，心中不禁想一打三的白色神話會否已經

真幻奏想到這裡就即時拿出水晶螺旋杖，瞄準土牆施放一記十足威力的「爆爆炸」，怎料土牆比與和香對決那次更堅硬，繼續屹立不倒。

淺草青藍便對真幻奏說：「你繼續用『爆爆炸』，我用『流星花火』配合你！」說畢真幻奏再次瞄準，而且準備時間比上次一更長更久才施放，淺草青藍亦同時拋起「流星花火」的魔法卡！

幾顆「流星花火」圍繞著「爆爆炸」旋轉，令到它威力大增，終於擊破「化牆陣」！

但兩人看見裡面的情況後，臉上即時露出驚惶的表情——駱生、雨凝雪和棋鬼圍著倒臥在地上受了重傷、奄奄一息的白色神話。

駱生看見他們就奸笑了一下，然後就以重拳擊穿白色神話的身體！

白色神話受了駱生一拳，傷重過度。

他死了。

他本來可以自己逃走，但他為了朋友可以順利逃走，而決定留下來掩護他們；縱使他知道這個決定必死無疑，他仍然甘願為朋友犧牲。

真幻奏和淺草青藍都不禁流下眼淚，他們親眼看著自己的好朋友被殺，既憤又悲。淺草青藍說過：「我們三個生死與共。」所以他們心知以自己的實力，勝率幾乎等於零，但無論如何也一定要為白色神話報仇！

真幻奏先對他們使出「寒冰爆」，而淺草青藍則拋出「懲戒疾風」魔法卡，兩招合二為一，變成威力

超越他們任何單一技能的「冰風暴」，「冰風暴」所觸及的任何物件，都即時變成絕對零度，被它擊中必死無疑。

「冰風暴」一步步逼近駱生等人，可是雨凝雪突然使出「火龍捲陣」，一頭火龍從鍊成陣冒出，更一口「吃」掉「冰風暴」，換句話說，即是「火龍捲陣」與「冰風暴」互相抵消。

真幻奏和淺草青藍目瞪口呆的望著他們最具威力的招式被人輕鬆擊破，已經變得啞口無言。

駱生對他們說：「本來只是一個人死，現在你們來陪葬呢，你們以為可以贏我嗎？哈哈！你們輸了！」

「我是不會輸的！復仇兵法！」

這句帥氣的說話不是真幻奏所說，更不是淺草青藍所說。

而是由倒在地上已死的白色神話說出來！

各人均對他開口說話感到驚訝、甚至帶點恐懼，但這句的的確確是白色神話所說的！

白色神話慢慢地站起來——正確來說是浮起來，情況就像看影片，本來是站著之後倒下，但是以倒帶模式觀看。

白色神話站著，手持雙刃，身上的傷口亦不見。

他重生了。

正當駱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白色神話單手持著雙刃使出「旋風斬」，先向駱生一揮，駱生立即退了兩步閃開，之後就揮向棋鬼和雨凝雪，棋鬼看到他重生露出驚惶失色的表情（雖然他自己也是重生），不能集中閃避，結果被斬中。

而雨凝雪則飛上天，但白色神話用另一隻手對她使出「陰風錐」，她亦閃避不及被擊倒。

之後駱生用盡全身氣力向雙刃揮拳，才僅僅切斷「旋風斬」的攻勢，但白色神話毫不留情，立即轉招用拳在向駱生胸口使出「如封似閉」，駱生被重拳打得後踏幾步，更痛得要用手捂著被打的胸口，口中露出一些血絲。

白色神話伸手保護著真幻奏和淺草青藍，並對他們說：「走。」然後急步地護送他們走出司令台。

駱生雖然心有不甘，但他痛得只能勉強站住腳，只好眼白白看著他們逃走。

真幻奏等三人離開司令台後沒有作聲，只是領著白色神話跑了兩層，打算再用專車從破口逃走，然而藍船的成員已經趕到這裡，並阻止他們逃走！

白色神話二話不說立即揮出雙刃使出「橫掃千軍」，各人也如上一次在貨倉的槍手一個個被刀風擊中而倒下，淺草青藍扔出膠囊，膠囊化作和平號，三人上車後即時啟動自動駕駛系統，和平號就順利從破口飛出，迅速的飛回國際機械聯盟總部。

第 18 章 - 地球殺手

和平號自逃離藍船總部後，也許是驚魂未定，車內的三人都不發一言，包括淺草青藍。

但是有些說話，她認為到了現在不說，將來或者沒有機會說了。

「小」當她終於下定決心，準備開腔的時候，真幻奏忽然打斷她的話、向坐在旁邊的白色神話問道：「小白，能不能告訴我你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呃？甚麼甚麼事？」白色神話望著他，突然回神過來地回答。

淺草青藍對此事也感到興趣，所以先收起自己的問題，靜靜地聆聽白色神話如何回答。

「我是說，剛才你明明已經被駱生活生生打死，為何你可以死而復生？而且復活後你的傷勢消失得無影無蹤」

「哦！你指的是『復仇兵法』吧，那個是我的天生特點，一出世已經存在我身體內，正如你的『舞空術』一樣。」

「那麼你豈不是無敵？怎樣打也不會死啊！」

「我爸好像說過，這一招是在絕境的情況下才會自動使出，換句話說，只要我這招使不出來，我的人生就完了。」

「小奏！」淺草青藍終於按耐不住插嘴道：「有些更重要的事，你真的記不起？」

真幻奏被突如其來的一句嚇住了，立即回答：「甚麼事？甚麼事？」

「我先問你，專車啟動自動駕駛系統後，會到那裡去？」

「國機盟總部。」

「回到總部後，會看見什麼人？」

「呃長官、陸地小隊和管理小隊隊員等等」

「有誰乘坐了啟動了自動駕駛系統的專車？」

「我，你和小白。」

「之前呢？」

「你指協奏號？有千謊施恩、和香呀！糟了！」

他

「如果有顆按鍵可以用『舞空術』跟你交換『復仇兵法』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按下去」真幻奏指出

窗外的總部，強擠出笑容地說：「不過都已經來了，祝我好運吧」

和平號降落後，維卡一反常態，居然親自走出來迎接真幻奏他們，真幻奏瞪大眼睛望著維卡，似乎不相信眼前所見，他緊張得吞了一口嚥才踏出專車。

維卡對他們說：「剛才你們的兩位朋友已經把你們在藍船發生的事情大綱告訴了我，經過基本治療後現在他們在會客室，但是你們等一下才可以跟他們見面，因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真幻奏、淺草青藍與白色神話面面相覷後，就立即跟隨維卡走到會議室。

維卡關上會議室的燈光，令投映機的影像更加清晰可見，他控制著電腦，並開始說道：「今天是國機聯成立以來，最不幸的一天，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真幻奏、淺草青藍與白色神話親身經歷了藍船一戰，都大致上知道情況有多惡劣，所以一早就已經有心理準備，只不過他們怎都想不到，居然有比此事更嚴重的事情正逐步迫近。

「今天國機盟平分三隊、分別支援各真跡組織的隊伍去攻打藍船、地獄門和創世新。」三個幻滅總部的立體模擬影片投射在銀幕上，維卡續道：「但是相信你們從淺草青藍的口中也得悉，在短短的半天裡，真跡各隊攻藍船的行動已經停止。」藍船總部的圖像上立即出現大大的紅色「中止」字樣。

維卡把畫面轉到被分配進攻藍船三十三個人的名單，每一個名字上都有該人樣貌的照片，維卡深吸一口氣道：「而扣除你們三位，其餘參與進攻藍船行動的三十個國機盟成員，有十七個已經不幸地戰死沙場。」維卡按一下滑鼠，有十七個人的照片頓時灰階化，亦代表戰死沙場的就是他們。

真幻奏等三人驚慌之餘亦不忘立即掃視陣亡的成員，有沒有自己隊的隊員在內，但淺草青藍一看見名單就驚呼一聲，之後就立即暈倒。

原來補給小隊的三人全部都不幸陣亡，而真幻奏所管轄的支援小隊雖然全員逃過一劫，但他看見屬補給小隊的落葉知秋照片灰階化，也變得激動不已。

他心想在想，如果當天不是落葉知秋及時替自己治療，他現在已經沒有機會坐在這裡，但是如今居然是她在任務中命喪黃泉！

恩，他一定會向她報；仇、也一定會幫她報。所以他就立即問維卡到底是誰人把他們殺害。

「就是剛才跟你們戰鬥的其中兩人。」銀幕上出現了K O和棋鬼的照片！

維卡解釋說：「你們在到達藍船之前，他們已經在正門抵抗真跡的攻擊，而不幸中之大幸是你們因成功入侵藍船司令台，他們才暫時撤退。據情報指出，他們重生後性格變得更凶殘，一不留神就會被他們一招取命，縱使出盡全力跟他們打，也會在幾招內就被殺。」

白色神話怒火心燒，用力拍桌子一下站起來大叫：「可惡！我現在就去找他們報仇！」

真幻奏立即阻止他說：「等一下！現在真跡已經放棄進攻藍船，藍船防守一定非常嚴密，你沒有可能以一人之力進去。」

維卡連忙道：「真幻奏說得無錯，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你們先喚醒淺草青藍吧。」

淺草青藍慢慢睜開雙眼，白色神話就對他說：「小藍，妳沒有事嘛？長官說有一樣更重要的事要告訴我們，但是如果妳支撐不下去，那我代妳聽好了。」

淺草青藍揮揮手，坐直身子說：「不、沒事，繼續吧，我行的。」

「好了，那裡你們看看這個，」銀幕上轉變成一架大型機械的模擬立體圖，但它似車非車，似船非船。維卡接著說：「這東西是在自來風帶來的手提電腦經破解密碼後其中一樣得出來的設計圖。」

白色神話望著銀幕目瞪口呆地說：「欸，這玩意好大」

維卡再把畫面轉成另外兩照片說：「左邊那幅是空中小隊在十五分鐘前拍攝到的影像，而右邊那幅就是太空小隊在五分鐘前拍攝到的影像」

兩幅圖中的主角，都是剛才那不明的大型機械。分別只在於一幅背景是天空，另一幅已經是太空。

白色神話沒有心情在聽下去，他問道：「別再說甚麼拍攝到的影像，那東西到底是甚麼？」

「我們相信是一艘擁有超越時空能力的太空船。」維卡語重心長地說。

「超超越時空？等一下，這玩意跟自來風帶來的手提電腦裡的設計圖一模一樣，豈不是代表藍船他們要超越時空？他們超越時空來做甚麼？」真幻奏激動地問。

「從手提電腦裡我們找到一份重要的文件，內裡清清楚楚地列出他們此舉的重點，而對我們來說，影響最大的有兩個。」維卡把畫面轉為列出文件內的重點，並框著其中兩個重點說：「第一個是『重返各真跡組織始創人出生之年，並把他們殺死』，第二個是『控制以前的政府機關，迫使他們承認藍船的地位和賦予高權力』。」

白色神話聽得一頭冒水，所以他就開口問道：「即是怎樣？會有什麼影響？」

維卡望著他沒好氣，只對真幻奏說：「真幻奏，我知道你對時空有研究，你幫我翻譯給他聽吧。」

真幻奏沉思了一回兒後說道：「小白你想想，國機盟是長官創立的，如果長官在出生時被殺死，那麼就沒有人創立的國機盟，國機盟不成立的話，我們不會聚在一起對抗幻滅，明白嗎？」

白色神話立即茅塞頓開，驚訝地說：「那麼它對於我們的損害有多大？」

維卡聽後對他說：「損害？根本稱不上是損害，而是全面性的破壞。這大型機械我們稱作『地球殺手』，因為只要他們真的可以返回過去，理論上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包括摧毀地球。」

淺草青藍也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便急忙地問維卡：「為甚麼不擊落它？只要破壞它的話應該就可以阻止事件發生吧？」

「它是一艘太空船，你們應該知道太空船升空的速度有多快，空中小隊可以捕捉它的影像已應屬非常難得。」

維卡轉回太空作背景的那張照片並指著它說：「太空小隊的太空基地，同一時間只能偵察百分之十八的太空。恕我直言，太空大得很，他們派出專車攔截的時候，『地球殺手』早已飛到老遠，這張照片

都只是用太空望遠鏡拍下的。」

真幻奏深思後亦開口問道：「我有兩個問題想不通。一：如果他們可以超越時空改變歷史的話，為甚麼我們可以坐在這裡？二：『地球殺手』為何要飛上太空？那邊有時空入口？」

維卡欣賞他有見地的提問，於是就詳細地回答：「這個問題二即是一，我一次過回答：根據文件內裡的描述，他們的太空旅程會用上約320小時，期間在極低空氣阻力的外太空不斷加速，最終當『地球殺手』的速度接近每秒30萬公里，也就是剛剛超越光速的時候，也許就會產生『時光隧道』。」

「他們的科技有可能超越光速？而且肯定有『時光隧道』？」

「實不相瞞，其實以國機盟的科技也可以超越光速，另外『時光隧道』的問題，我只是說『也許』，全世界沒有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存在。我來問你，若果你是我，你寧願碰運氣選擇不相信、坐著甚麼都不做，還是盡力而為嘗試阻止他們？」

「當然是後者但是我們都沒有這類太空船吧？」

「你說對了一半，現在沒有，不過很快就會有。」維卡把畫面轉成另一幅模擬立體圖，圖中有一架跟「地球殺手」差不多模樣的機械。

他向真幻奏等三人介紹說：「這個是國機盟聯同新科學力量，根據『地球殺手』設計圖改良後設計出來的時光機，它加入了新科學力量人員的技術，所以只需捕捉到『地球殺手』進入『時光隧道』的一刻，就可以一併進入『時光隧道』。亦因如此，我們估計你們或者會在同一時間的『時光隧道』遇見『地球殺手』，所以就加裝了武器和雷達等等的儀器。這艘船已經開始全力製造中，預計250至300小時之內就可以製成。」

真幻奏、淺草青藍和白色神話都不禁驚嘆面前這模擬的機械，他們想都沒有想過：真跡與幻滅大戰的決勝關鍵，將會由地上、海上和空中的戰事，變成這部唯一一部可以與「地球殺手」匹敵的機械。

而且決勝負的時間就可能發生在「過去」、地點可能就是在「時光隧道」。

第19章 - 十三天

維卡「啪」的一聲把會議室的燈光打開，會議室的光管像半生半死的閃了幾下，終於完完全全地亮起來。

真幻奏等人被突如其來的燈光嚇了一下，從自己的幻想回神過來。

此時桌上的電腦傳來了「呖呖」的聲音，維卡查看了一下後說：「他們全部都已經來到了，你們在此等一下，我去把他們接過來。」說畢，維卡便步出會議室。

維卡離去後，淺草青問立即開口問道：「既然長官把這件事告訴我們，你們猜他會不會打算」

真幻奏回答道：「這很明顯吧，不過現在我反而好奇長官去接甚麼人過來，看來是將來與我們一起行動的同伴。」

「既然那些人要長官親自迎接，那一定就不是國機盟的人啦，」白色神話雖然對甚麼人會來不太關心，不過他轉突然想到：「對了，長官會不會去接先回來的千謊施恩及和香過來，與我們一起行動？」

淺草青藍和真幻奏被他的說話嚇了一下，但細心想又不是沒有可能，而真幻奏更覺得自己沒有時刻著緊和香而感到有點慚愧。

「白色神話，你猜對了一半。」維卡推開會議室的門說：「雖然和香不會參加這個任務，不過千謊施恩則會。」維卡一直把門推開著，千謊施恩首先步入會議室。

維卡繼續推著會議室的大門，像司儀似的逐一介紹說：「除了鴻門社的她，還有新科學力量的呂樂、Alphabet的V，和我們國機盟的雙槍瑩。」二男一女都相繼步入會議室後，維卡把門鎖上，準備開始會議。

真幻奏看見雙槍瑩，正打算揶揄白色神話的錯誤推理，怎料白色神話突然大聲說：「雷洛？蔡昌明？」

真幻奏見狀，立即把說話全部都吞回肚子，靜觀其變。

「白白？原來你加入了國機盟嗎？真不簡單！我之前在會客室等待的時候看見明明，原來他就是只有26人Alphabet的V，我們真是有緣呢。」暱稱叫呂樂的人樂此不疲地說。

不過真幻奏、淺草青藍和雙槍瑩也沒有將注意到放在他身上，而是放在這個叫V的人身上，因為他就是之前真幻奏記憶被刪除後，唯一一個想出最好補救方法的人。

但是似乎白色神話也是在場唯一一個知情，但是記不起這件事的人。

白色神話反而在意呂樂說的話，認真回答道：「雷洛，其實這裡很多人，你可不可以別叫我們『白白』和『明明』？通常只有熊貓才這樣叫的。」除了呂樂、V和白色神話，其餘的人聽後無不暗笑了一下。

「明明，你認為這名稱有沒有問題？」呂樂望著V問，V則愛理不理地回答說：「沒問題。」

維卡打斷他們的「聚舊聊天」說：「好了好了，各位請先就坐，我向你們解釋一下這個任務吧。」

白色神話趁V走過自己的坐位時，放輕聲線對他說：「你好討厭！」，但V裝作無知地說：「甚麼？」

真幻奏趁著白色神話吵鬧和維卡控制電腦的一刻，向坐在他旁邊的千謊施恩微微傾側，目光卻繼續注視著維卡，輕聲地問：「和香她現在怎樣？」

千謊施恩則堂堂正正把臉轉向他說：「她待在會客室，對這裡的每一件物品的很好奇、活潑好動。當知道你平安歸來時更放下心頭大石，不用擔心她。」

真幻奏聽後回答說：「喔這樣很好。」看來他低估了和香的適應力，不過他知道和香平安無事後，至少也可以專心這次的任務，對他來說也是一舉兩得。

「各位真跡的朋友，相信你們都大致上知道本任務的目的，在座七位將會是你們這次任務的同伴，我先跟你們介紹一下。」維卡明白到現在隱藏真名已經沒多大作用，故他從的右邊開始把他們的暱稱、真名、年齡和職位都作簡略介紹。

「V，真名蔡昌明，十七歲，是Alphabet的推理天才。」

「呂樂，真名雷洛，十九歲，是新科學力量的物理學主管。」

「白色神話，真名白偉忠，十八歲，是國際機械聯盟的戰鬥小隊隊長。」

「淺草青藍，真名文月藍，十八歲，是國際機械聯盟的補給小隊隊長。」

「真幻奏，真名黎承奏，十八歲，是國際機械聯盟的支援小隊隊長。」

「千謊施恩，真名方詩欣，十六歲，是鴻門社的臥底。」

「雙槍瑩，真名程霜瑩，十六歲，是國際機械聯盟的戰鬥小隊隊員。」

維卡再次「啪」的一聲關上會議室的燈光，認真起來說：「各位，這就是本次任務計劃。」

「約十三天後，當『地球殺手』在外太空超越時空前一小時，你們七個人將會進入這艘由國機盟和新科學力量協力製造的」維卡想了一會，繼續道：「類似時光船的機械，我們稱它作『地球方舟』。之後，我們會準確計算出『地球殺手』超越時空的時間，並同時啟動裝置，令你們與『地球殺手』同步超越時空，進入相同的時光隧道。」

「指揮官，我有問題。為什麼你能肯定有時光隧道？」千謊施恩突然舉手問。

「我不肯定，但是藍船的文件就是這樣記載的。」維卡續道：「進入時光隧道後，由於『地球殺手』的目的地是五百年前的世界，估計需時一段時間。換言之，你們要駕駛『地球方舟』，在時光隧道內找出『地球殺手』，並將它擊落。」

基本上，在場沒有人完全明白維卡所說的計劃，但白色神話卻說：「總而言之，把它擊落就行了吧。」

」

「並不是這樣簡單的，」維卡嘆一口氣說：「時光隧道的質量、空間大小等我們完全沒有資料，任何情況都有可能。例如溫度高達華氏二百度或零下二百度、重力不穩定甚至沒有重力、真空或極高氣壓、沒有光源、有干擾、有隕石、有爆炸、有黑洞、甚至是有怪獸如諸似類。」維卡的話似乎愈來愈誇張，不過既然甚麼情況也有可能，也算是情有可原。

白色神話嚇呆了的說：「那即是在最惡劣的環境戰鬥，你這樣說我就懂了。最可怕的环境。」

「當然，為了保證能擊落『地球殺手』，我們會製造兩套太空衣，當『地球方舟』彈盡援絕的時候，就只有冒險讓你們其中二人去擊落它。」維卡把最壞的打算說出來後，露出憂心忡忡的表情。

其實不單是維卡，其餘的七人一早已經憂心非常，維卡也察覺到這個情況，便總結的說：「大致上這個就是任務的流程，最後為了保險，我們國機盟會在你們出發前替各位進行保存記憶，希望你們好好利用有可能是一生中的最後十三天，學點新招式、探望一下家人、把心底想做想說都做出來、說出來等等，免得遇上不幸時才後悔，有新消息我會再通知你們。」維卡把燈光亮著，第一個步出會議室。

接下來在會議室內，無人發一言，真幻奏嘆了口氣後先行離開座位，其餘的六人也先後離開會議室。

白色神話是最後離開的一人，他步出門口前，凝望著正在發亮的光管，似乎想說些什麼，但最後也是把燈光關上，關上大門。

「噢——那架不就是超大型的空中巴士A380嗎？」和香把頭向右，完全地貼在會客室的落地單向大玻璃上，看著那架跟會客室的玻璃成一百七十九度的「A380」自言自語地說。

「那架不是A380，是波音777。」真幻奏的聲音從和香背後傳來，當和香轉身時，真幻奏已經一手牽著她，準備步出會客室。

「你打算到哪兒？」和香並未來得及說話，淺草青藍已經站在會客室的門口擋著他們的去路，更早一步問了和香準備問的問題。真幻奏把和香的手握得更緊，像早有準備的答道：「我要帶她去」

半小時後，維卡從新科學力量的秘密製造工場中視察「地球方舟」的建造進度後，便回到國際機械聯盟總部，打算到飯堂先填滿肚子，再回辦公室處理依然進行中的攻打幻滅計劃。

不過，他突然停下了腳步，想了一會，然後轉身朝大型地牢走去。

當維卡推開大型地牢的大門時，果然不出所料——

「橫掃千軍！旋風斬！追月殘痕！」連續三招範圍技，均來自其中一部戰技擂台內正在戰鬥中的人，他雖然以一敵五，但最終也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戰技擂台的掃瞄器慢慢打開，白色神話步出掃瞄器時候，維卡早就站在掃瞄器的正面等候他。

白色神話看見他後沒有表現出驚訝，反而一如以往，走到飲品售賣機「咁」一聲按下飲料的按鈕，售賣機發出幾聲「隆隆」之後，一支清純蒸餾水就跌

了下來，他拿起蒸餾水後便走到旁邊的休憩處坐下，大口大口地喝。

維卡待他購買過後，輕力按下飲料的按鈕，售賣機發出幾聲跟上次一樣的「隆隆」之後，一罐特濃咖啡就「卜」的一聲跌了下來，他一邊開啟蓋子一邊坐在白色神話旁。

也許是國際機械聯盟有充足的資金，這部飲品售賣機是不需投幣即可「購得」飲料。

維卡輕嚐了一口濃香咖啡後，開門見山地說道：「白色神話，為甚麼你不去探望一下家人？」其實他不知道白色神話有否在這段期間探望過，不過他估計以白色神話的性格大多也不會這樣做。

「這件事比較重要，」白色神話望著一部部沒有人的戰技擂台回答：「雖然未能確定『地球殺手』上的人的身份，不過既然知道是由藍船製造的，相信也是在藍船司令台跟我們戰鬥的那些人。那一次只是我有幸使出『復仇兵法』死後重生才成功逃離，所以我一定要多加鍛煉自己，可惜我已經打敗戰技擂台內所有有記錄的人物，但能力好像沒大增強」

維卡閉上眼嘆一口氣，語重心長地道：「白色神話」

跟白色神話談過後，維卡便繼續按照他的時間表——到飯堂吃飯，一進入飯堂，除了店員之外，只見淺草青藍獨自坐在近窗邊的位置吃飯，但她似乎專注著外面的風景多於用膳。

維卡先點了一客普通的午膳，再捧著它坐到淺草青藍的對面。

順帶一提，除了自動售賣機外，國際機械聯盟連在飯堂吃飯都不用錢。

「不介意嗎？」維卡幾乎開始吃第一口飯才說道。

「啊、不介意。」淺草青藍完全不發覺維卡一早坐在她的對面，直至剛才他的「發問」，即使她想說介意也不好意思，不過以她的性格是絕對不會拒絕。

維卡把口裡的都咀嚼過後，又問道：「對了，妳探望過了家人沒有？」這次維卡真的不肯定，因為他知道淺草青藍比較著重「情」——不論愛情、友情或是親情，可能她已經探望過也不定。

「還沒有，我打算先吃飯過後才去，不過」淺草青藍望著窗外的景色結結巴巴地說：「你也知道我的家庭有點『與別不同』，所以我還在考慮應該怎樣做。」

淺草青藍在小時候，父母便已經分開了，她一直跟母親和妹妹居住，為了分擔母親的壓力、讓妹妹繼續讀書，以及不想單靠父親的「零用錢」過活，所以便與好友白色神話和真幻奏一同加入國際機械聯盟工作。

維卡也明白她的憂慮，便語重心長地道：「淺草青藍」

之後，維卡把一些道理和意見告訴了淺草青藍。

淺草青藍專心聆聽維卡的意見後，便簡單回答道：「嗯，長官，我明白了，謝謝你。」

「啊，對了，」維卡突如其來的問：「妳有看見真幻奏在哪嗎？」

淺草青藍回答道：「有啊，他帶和香回去探望父母。」

維卡聽後不發一言，立即步出飯堂，臉上似乎帶點怒氣。

淺草青藍自知說錯話，立即打圓謊說：「慢著，你說小奏嗎？我以為你說小白！」維卡完全沒有回頭的考慮，淺草青藍回想起來也認為這個謊話是離譜了點。

「我回來了。」真幻奏用鎖匙打開略為殘舊的木門。

真幻奏牽著和香的手走進屋內，並一同坐在沙發上，和香看起來顯得有點不自在，平常活潑好動的她，如今像剛出生的小貓般不發一言。

「承奏你來了？你爸到了外國工作呢，」真幻奏的母親邊清潔著碗邊探頭望出來，看見了和香便明知故問地說：「咦？她是」

「她是和」真幻奏想了想後說：「她叫尚采香。」

始終，帶同女朋友回家見父母總不可能說一個假名吧。

母親明白現時年輕人不再愛喝那些熱得燙口又濃得非常的熱茶，所以便倒了兩杯冰涼的果汁出來給他們，並坐在他們對面說道：「承奏，她也是你的『同學』嗎？」

母親不肯定和香是否已得悉真幻奏在國際機械聯盟工作的身份，以防萬一，她使用「同學」代替「同事」。

真幻奏回答道：「采香是我在一次行動中受了傷，瀕臨死亡時救了我，其後在一次拯救被綁架的人質行動中，又再看見采香，原來她也是其中一名人質，所以我們就是這樣認識。」雖然他所述的略有刪減、甚至有點誇張，不過和香卻十分滿意地點頭。

「嘩，那麼采香真是一個好女孩啊，」母親繼道：「冰雪聰明、聰明伶俐、賢良淑德、花容月貌、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美若天仙！」

似乎母親比真幻奏說得更加誇張，達至離譜的階段。

真幻奏看見和香的樣子，似乎非常受落，但是他知道現在要認真起來的說：「媽，我有更重要的事要跟你說。」

於是，真幻奏便把「地球殺手」和知道自己並不是由他們親生的事實完完全全地說了出來。

母親聽後嘆了口氣，說道：「其實我和你爸爸也料到會有這一天，當年維卡先生拜託我們，將一個幻滅後代撫養成人。坦白說，起初我們是極不願意，但是維卡先生說這裡才是最適合你利用天份的環境，果然你將你的力量和才智用於正途，以及看見你成功加入維卡先生所創的國機盟，我們就感到很安慰」

忽然，有人從屋外的門外敲門，打斷了母親的話，於是她便開門看來者是誰。

「維卡先生？」母親驚訝地說。其實不單是母親，連真幻奏與和香也非常驚訝，甚至帶點驚愕。

「我來是找黎承奏的。」維卡冷靜的說道。

在湖邊有兩個人，一個坐著，一個站著。

「我要向你道歉。」坐著的正是真幻奏，他隨手拾一塊石子，邊向湖邊飛出去邊坦白地道：「我觸犯了三大禁例。」石子在水面彈跳了三、四下便沉入湖底。

「不、你不必道歉，」維卡也彎下腰，拾取一塊較光滑的石子說：「其實我也有責任。」語畢他便把石子飛出去，這次石子彈了七、八下才下沉。

真幻奏不明白他的意思，於是維卡也一同坐在碎石上說：「其實我把戀愛列為三大禁例的原因，是我不想再看到歷史重演。」

「很多人認為是我不想他們因為戀愛而會在工作時分心，不、絕對不是。我年輕在FBI工作的時，也是正在談戀愛，但我工作的時候是絕對專心，並沒有時想掛念她。列為三大禁例的真正原因，是有一次幻滅知道我的身份而把她捉走，那時間就因我太愛她，令我完全失去理智、胡亂行動，才令她」維卡表面上裝作無事，但其實內心的痛苦又有誰明白？

他閉起雙眼道：「所以，我不希望你們會因自己的身份而失去一生中最愛，這種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突然之間，真幻奏令她想起雨凝雪。當年真幻奏狠下心腸離開她，足足三年之久，不知道當時她的心情，又是否與維卡般一樣？

維卡深吸一口氣道：「真幻奏，告訴我你沒有讓人失望過。」

「這個我不可以說，」真幻奏認真回應：「不過我從來沒有放棄過。」

「好，我相信你。由現在一刻起，國際機械聯盟禁止成員談戀愛的條例正式取消。只好這樣吧，好好跟和香享受有可能是你在地球上生活的十三天。」

維卡便再次拾起一塊石子，然後說：「其實本來我有機會參與FBI秘密進行的穿越時空計劃，我還記那次每一個候選人的名字，但發生了我剛才說的事，所以就我被取消資格，這也是沒辦法的，雖然那個計劃最終失敗了可是我真的很想進入時光隧道看看、我真的很想在衣袖別上臂章、我真的很想跟你們一起去。」

由於維卡是國際機械聯盟的指揮官，所以他必須留守總部監察一切運作，因為一旦發生甚麼突發事情，他的決定將影響著各人，甚至真跡幻滅的命運。

真幻奏苦笑一聲說：「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和我都不想去。」之後他亦拿起一塊石子。

維卡衷心地說：「祝你好運。」說畢他們便一同把石子飛出——

幾天後，真幻奏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跟維卡談過後，真幻奏幾乎每天都會去探望養父母以及與和香外出逛街。在距離「地球方舟」出發前十八小時，他與和香重臨那個第一天約會、在這裡待到天亮的小海灘。

今天，天空依舊飄浮著的薄雲，但是天上星體反射出的星光仍能穿透薄雲。

他倆在仰臥著，靜心享受著迷人的星空、醉人的海浪聲、迎面的微風。

「和香，」真幻奏轉頭望向她說：「我有一份禮物，想送給你。」語畢他便坐直身子，和香亦如是。

他從隨身袋中取出一個精緻的長方形盒，那個盒就像古裝劇內兒子用來裝著千年人參送給父親般似的。

和香接過禮物，說了一聲：「甚麼來的？」之後就慢慢打開了盒子，內裡原來是一支非常漂亮的髮髻。

和香十分驚喜，因為這支髮髻不像古裝劇般過份奢華，但依然比一般髮髻更漂亮，正好適合和香現時的年紀。除了這樣，真幻奏更取出了該髮髻，反轉另一面，髮髻居然是由一支橫笛裝飾而成，這令和香喜上加喜。

這份禮物，既可以作為飾物，又可以變作武器，對紮了髮簪及使用聲音作武器的和香正好不過。

回想起來，真幻奏送給雨凝雪的小型鍊成陣項鍊也有裝飾和武器功用，似乎真幻奏送禮物也下了一番心思。

之後，真幻奏幫和香插上髮髻，然後和香依在他身邊說：「真幻奏，其實第一次我看見你的時候，雖然你昏迷了，但我望著你已經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之後我被藍船綁架，看見你真的來拯救感到很意外，但是我很害怕很害怕現在一切，都只是活在自己的夢終須醒過來一切還是空抱入懷」她邊說邊忍不住流下眼淚來。

真幻奏輕抱著她說：「不用怕，這並不是夢，的確是真實的。我很想跟妳永遠在一起，我回來的時候妳會否嫁給我？」他大膽地問，也許自己有機會回不了來，所以想了結心願。

「會！但是答應我，」和香強忍淚水，望著他說：「你一定要回來。」

「好的。」其實真幻奏自己也不知道登上「地球方舟」後，自己可否再有機會踏足地球。

「說『我保證』。」和香一定要聽到他親口承諾才安心。

真幻奏望著她點頭說：「和香，我保證。」語畢，和香便緊緊擁抱著他。

他與她，就這樣渡過可能是最後一天的約會。

真幻之戰尚算告一段落，雖然未能完全消滅幻滅，不過真跡已經成功粉碎地獄門和創新世，而藍船方面，估計他們大部份高層人員都身處「地球殺手」內，所以真跡除了停止進攻、休養一段時間之外，另一方面要協助「地球方舟」的出發、回航或其他突發事件。

真幻奏是最後進行保存記憶的人，現在一行七人都已把記憶保存好，以防完成任務後失憶或者其他意外。

而各真跡組織前來協助和保護「地球方舟」的人員，都已全部齊集在國際機械聯盟的停機坪上。

「地球方舟」行動指揮官——維卡站上講台慢慢、誠懇地說：「現在，我不是以國機盟的指揮官的身份發言，也不是「地球方舟」行動指揮官，而是真跡的一員。真跡、甚至人類將會面臨最大的考驗。不過現在將會是歷史上，人類首次超越時空避免歷史被更改而帶來的災害。在過去的歷史，我們曾經錯犯上多少錯，在困苦、絕望之中，只有一種情操令我們一直生存下去，這就是——勇氣。我們真跡的希望，就寄託在這七個精英身上，他們將超越時空，阻止『地球殺手』破壞歷史，願上帝保佑他們，祝他們好運。」

真幻奏、淺草青藍、白色神話、雙槍瑩、千謊施恩、呂樂及V均穿上了真跡合製的制服，衣袖的臂章寫上自己的名字和「Time Traveler」，現在的他們並不屬於任何組織，而是代表著整個真跡。

他們步出國際機械聯盟總部，向兩旁的隊員、朋友和親人等握手、擁抱，真幻奏看見和香她戴上了他送的髮髻，於是走到她身旁握著她的手說：「我一定會回來的。」和香聽後笑著輕輕點頭示好，亦表示最衷心的祝福。

之後，真幻奏走到維卡面前，維卡笑著對他說：「靠你了。」

倒數器上顯示「00天01小時00分00秒」，表示「地球殺手」將於一小時零分鐘後開始超越光速，這亦是「地球方舟」出發的時候，於是七人都依照計劃登上了「地球方舟」。

維卡在控制室說：「這裡是總部，檢查所有系統：隧道探測系統？」

「就緒。」

「時光聯絡系統？」

「就緒。」

「空氣製造系統？」

「就緒。」

「導彈武器系統？」

「就緒。」

之後大約過了五十多分鐘——

「嗶嗶——」維卡的樣子突然出現於「地球方舟」的螢光幕上，他問：「各位英雄，差不多要出發了

· 準備好了嗎？」

坐在駕駛員位置的呂樂說：「老實說，我這輩子沒這樣害怕過。」

維卡回答道：「是嗎？進入時光隧道後，你可能覺得現在的恐懼並不算什麼。」維卡這樣說，令呂樂更怕。

維卡續道：「還有六十秒，準備出發吧！真跡和全人類的命運都交在你們手中！」

六十秒之後，隧道探測系統偵測到時光隧道被打開，呂樂大力按下「啟動」的按鈕並說：「『地球方舟』，出發！」

第20章 - 時空亂流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在漆黑之中，顯得格外寧靜。

寧靜慢慢轉為死寂、漆黑慢慢轉為黑暗之後，面前的仍然是無止境的黑暗和死寂——

「呃」雙槍瑩的說話劃破了死寂：「這是正常嗎？」

「沒有正常與不正常，」V坐在副駕駛員的位置，摸索著上方的按鈕說：「從來都沒有人來過，根本不知道甚麼才是『正常』。」

「啪」的一聲，按鈕被打開，「地球方舟」內頓時燈火通明，可是透過「地球方舟」的特製玻璃望出去，四周完完全全是漆黑一片，各人似乎也被當前的環境所嚇到，只是互相對望、不發一言。

「這裡就是時光隧道？為甚麼我感覺不到前進的動力？」真幻奏感到疑惑，於是開口問道。

的確，在這漆黑一片的環境裡，眾人也感受到「地球方舟」是靜止在這裡的，但卻聆聽到絲毫的機械運作聲，情況就仿如一艘失去推進力的潛水艇，掉落到陽光穿透不到的海底一樣。

「這裡似乎不是時光隧道，因為」V「啪」的一聲把燈光關上，說：「看來那裡比較多像一點。」

在前方依然是漆黑一片不，原來前方有一點非常細小的光點，由於剛才眼睛未能適應突如其來的黑暗、之後又因被「地球方舟」的燈光所影響，才忽略了一直存在的小光點。

然而V的觀察力比平常人高得多，否則他們可能被困死在這裡也發現不到這光點。

呂樂不知從哪兒掏出一份備忘錄，邊翻閱著邊說：「按照理論，在時光隧道內應該收到由國機盟發出的訊號，然而在這裡收不到，也就是說這裡應該不是時光隧道。既然如此，我認同明明的看法，前方才是真正的時光隧道，現在的問題是：你們都同意把『地球方舟』駛進去嗎？」

其實除了他和V，眾人在聽他說「明明」二字時也不禁感到肉麻，不過他們都以大局為重，不把這事放在心，同意呂樂的建議，反正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事不宜遲，」呂樂坐在駕駛員的位置堅定地說：「我們就用最大動力衝入這個光點！」就畢他便同時啟動「地球方舟」的所有推進器，以最高速朝光點飛去。

光點的距離似乎比所有人想像中都要近，不消一分鐘小光點就變為一團大型的光，「地球方舟」便衝入這團光，這團光非常的亮、非常的白，光白得——叫人無法睜開雙眼——

「擘——」

就在到達最光最白的時候，某個系統發出了聲響，之後「地球方舟」上的螢光幕便出現維卡的樣子，就像出發前的一樣。

維卡嘆一口氣說：「呼，大家沒事吧？剛剛的幾分鐘完全收不到你們的訊號，我還以為你們出了甚麼意外。」

「嘿，我反而擔心你們會像『尋秦記』般被炸得灰飛煙滅呢。」呂樂誇張說，隨後又認真起來：「其實我們剛剛花了點時間找出時空屏障，所以才慢了一點。」

所謂的時空屏障，就是把自身所在的時間封閉起來，以防出現時間混亂，由於他們現在要進入時光隧道，所以就必須穿越時光倒流的必經之路——時空屏障，也即是剛剛的光點。

就他們所見，眼前的時光時光隧道並不是像漫畫《多啦A夢》般有很多形狀古怪的時鐘，但這裡也是由很多發光的三原色所組成的隧道，只是範圍闊大了，不過卻完全看不到盡頭。

「很好，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找出『地球殺手』然後把它擊落。」維卡說。

呂樂和V分別開始啟動不同的裝置和系統，然後V一口氣說：「氣溫二十度、低重力、有空氣、無毒氣、無干擾、有光源、無阻礙物」

他突然不說話，把頭誇張地左望右望後再說：「目測沒有怪」

「獸」字還沒有說出來，千謊施恩突然打斷他的話，大聲說：「在那裡！」

眼見前方約一百米的距離，隧道突然破開一口，真的走出了一樣頗大型的東西，但並非甚麼怪獸，而是「地球殺手」就在那裡出現！這極有可能是「地球殺手」剛剛才穿越時空屏障，才會有這種情況。

「機會難得！發射導彈！」呂樂說畢便按下按鈕，射出兩支導彈，向「地球殺手」衝著飛去

「轟！」

「轟！」

兩聲的爆炸，就是由該兩支導彈發出，但不是因為打中「地球殺手」，而是因為它們在途中爆炸！

「怎麼會這樣？」呂樂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那扇窗有人發射了些甚麼出來，之後就爆炸了。」V指著「地球殺手」其中一扇破了的窗，在窗後有一個人影，隱約看到那個人向著「地球方舟」伸出單手。

V說看到他發射出的東西的力量足以令導彈爆炸，那麼他一定是

既然如此，他伸出單手的目的又一定是

真幻奏最先想到了這一點，他頓時大喊：「快趴下！」

各人也沒想太多即時跟著做，就在這一剎那，「地球方舟」的擋風玻璃先被擊穿了兩個小洞，繼續完全粉碎，兩顆棋子重重陷入駕駛艙。

呂樂看見後驚慌地說：「嘩！怎怎麼辦？」

V看見他驚慌失措，立即控制「地球方舟」轉向和減速，使「地球方舟」暫時離開他的攻擊範圍。

真幻奏二話不說，走上前使出「元素屏障」代替碎裂了的玻璃並說：「繼續跟著它！我走到外面擊落它！」

白色神話接著道：「我跟你去！」說畢他便迅速離開座位，跟著真幻奏走出駕駛艙。

V提醒他們說：「時光隧道有空氣、溫度也適合生存，你們大可不必穿上太空衣，但要注意這裡只有地球20%的重力，最好用安全繩綁著以確保不會飄走。」

說時遲那時快，真幻奏和白色神話來到傳送艙，傳送艙將他們升上「地球方舟」的甲板，他們出艙後只有白色神話便緊緊扣好安全繩，真幻奏的手卻只拿了支魔杖。

原來他是利用自己能依靠空氣流動而飛的特點，這樣就比白色神話使用的安全繩更確保能返回「地球方舟」。

由於「地球方舟」是以「地球殺手」作藍本的，所以「地球方舟」有的東西，「地球殺手」也基本上會有，所以

「白色神話、真幻奏，上次你們好運逃得掉，今次就要你們葬身時光隧道！」棋鬼和K○邊由傳送艙升上來異口同聲地說，感覺上這個場面就像《寵物小精靈》中的火箭兵團出場般差不多。

真幻奏望一望白色神話，白色神話帶點怒視般望著棋鬼和K○，低沉地對真幻奏說：「盡情發揮我們的實力吧，不要留手！」

話音未落，他已迅速拔出雙刃，立即使出「橫掃千軍」，這招明顯地比在倉庫使用的那次強勁得多。

真幻奏亦不甘後人，他凌空飄浮著地使出「炎龍爆」，一條火龍從杖的水晶飛出來，緊隨「橫掃千軍」，但相比在戰技擂台的那次，威力似乎沒有什麼增強。

先不論威力，這兩招已經一先一後來到棋鬼和K○的面前，怎料K○用力把鋼鎚一揮，不單把先來的「橫掃千軍」的力量打碎，更把後來的「炎龍爆」的火龍打回去！棋鬼亦把握時機，一下子把十六隻同一種色的中國象棋棋子也射出來！

幸好他射出的不是黑白棋，否則數量一定多得如雨。

真幻奏見狀，立即靈活地飛到白色神話面前，然後迅速地再次使出「元素屏障」，剛剛在魔法完成的一刻，火龍跟十六隻棋子就來到，「元素屏障」總算把它們一一擋下來。

「可惡！」白色神話憤怒地說。他不顧自身飄離的危險，利用「踏雪無痕」向前迅走幾步，配以左手揮出「陰風錐」、右手舞出「追月殘痕」，變成兩招極快速度的攻擊，棋鬼和K○未來得及反應就被擊中。

接下來的十幾分鐘，「地球方舟」一直尾隨著「地球殺手」，而向它所發射的每一支導彈依然被中途攔截。

白色神話和真幻奏，與棋鬼和K O的戰鬥，雙方攻擊的威力雖強，但仍然未有把對方擊到。

「時間不多了！他們快要到達五百年前的世界，要是還未把它擊落，我們的世界就完了！」呂樂望著顯示屏上探測出口的雷達，緊張地對著麥克風說。

「既然如此，只好這樣吧小白，」真幻奏聽到從擴音器傳來的消息後，決定放手一搏的說：「你在前面掩護我！」說畢他便降落到白色神話後面，把魔杖交給白色神話，然後雙腳站穩。

「龜波」真幻奏手中冒出一個刺眼的光球，他打算以「龜波氣功」來摧毀「地球殺手」的推進器。

本來這個想法是很完美的，怎料

K O高舉雙手，整個人向後屈曲，手上的位置剎那間出現一個極大、屬於「至陽至剛」招式——「蓋亞能量砲」

K O把「蓋亞能量砲」扔出並飛向「地球方舟」，相比起真幻奏「龜波氣功」，簡直是「大巫見小巫」。

真幻奏也明白若以「龜波氣功」來抵擋，絕對是以卵擊石，他亦明白現時有能力與「蓋亞能量砲」匹敵的就只有這一招，縱使他十萬個不願使用。

「可惡！只好這樣了」他立即轉招，把雙手舉在胸前齊氣，然後有個小黑球突然冒出，他大喊：「暗黑——死亡彈！」之後使用力把小黑球推出去。

雖然看上去它比「龜波氣功」更像以卵擊石，但這招代表著邪惡、屬「至陰至寒」的招式——「暗黑死亡彈」是唯一一招能與「至陽至剛」的「蓋亞能量砲」匹敵。

就在它們迎面的時候，「暗黑死亡彈」就似被「蓋亞能量砲」吃掉似，但在幾秒鐘後「蓋亞能量砲」發生大爆炸，爆炸引發的氣流極大，在外戰鬥的四人都抵受不住強大的爆炸力而逃回艙內。

奇怪的事就在這時發生，爆炸的位置頓時變成旋渦般把「時光隧道」的四周都捲進去。在場的人都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著，忽然揚聲器傳來維卡的聲音：「你們還在呆甚麼！那是『時空亂流』！快點離開這裡！」

時空亂流是時間、空間的混亂，可以說是與黑洞相似的一個可怕陷阱。

在現實的世界裡，時間的流動是由過去走向未來，大家就如在同一條河流中，順著相同的水流前進。

但若時光引起了混亂，形成時空亂流，就有可能會把捲進去的物件如水流一樣帶到其他的地點，而時空亂流更會把其物件帶到其他的時空，是一種非常恐怖的現象。

一言驚醒夢中人，呂樂聽到「時空亂流」這四個大字時，二話不說地立即把逆向推進器加到最大動力，在「時空亂流」吸引力與推進力互相抵消下，「地球方舟」仍能慢慢離開引力範圍。

而「地球殺手」則沒有這麼好運，可能是沒有人提醒，在他們發覺問題時已經太遲，船身已有部份被捲入「時空亂流」，再也逃不出來。

真幻奏望著「地球殺手」，心想既然棋鬼和K O在那裡的話，那麼他的前女朋友——雨凝雪一定也在那裡。

這次她也被捲進「時空亂流」，基本上就絕對沒機會再見，雖然任務總算成功，但他想到這裡亦不禁有種說不出的心酸，只有對著冷冰冰的玻璃窗自言自語說：「永別了素羽凝」

「地球殺手」此刻只剩下一小部份未被捲入，就在這一小部份被完全埋沒的前一刻，它對外的凌空位置突然亮出一個白光的鍊成陣，陣的中間位置閃出一個雷電！而這雷電更擊中「地球方舟」的逆向推進器！

事情峰迴路轉，「地球方舟」因推進器損毀而失去動力，開始慢慢地被「時空亂流」吸回去！

各人也不知所措，呂樂更對著麥克風發出Mayday求救訊號，但在此時此刻，試問有誰可以來救援？

和香在國際機械聯盟總部內親眼目睹這個消息，手上的杯也頓時拿不穩，跌在地上破碎了。

而維卡只有帶著驚愕的表情，呆呆地站著指揮室中邊看著「地球方舟」發出的求救訊號，邊看著它慢慢亦如「地球殺手」般被捲入「時空亂流」內。

接著，國際機械聯盟能接收到由「地球方舟」發出來的訊號愈來愈少、愈來愈弱、愈來愈微

終於，在「地球方舟」完全被捲進去的一刻，指揮室內幾乎鴉雀無聲，只剩下由時光聯絡系統發出代表「收不到訊號」的長響。

「吶——」

第 2 1 章 - 永遠的休假

「呖——」

「收不到訊號」的長響已經持續將近一分鐘，但控制室內的聯絡員仍然堅持嘗試聯絡「地球方舟」。

「『地球方舟』請回答，這是國機盟總部，『地球方舟』請回答。」可惜，依然是音訊全無。

和香站在一旁，她看著自己的雙手，頓時覺得自己無用、幫不上忙，淚水漸漸不受控制地流下。

維卡見狀，暫時離開一下崗位，取出一張紙巾走近和香說：「你其實不應該來的。」然後便把紙巾遞給她。

和香擦了擦眼淚，邊抽泣邊說：「我我沒有沒有親人」

維卡聽後感到震驚，他欲追問，但卻考慮到和香現時的心情，以及自己現在應該盡力去聯絡「地球方舟」，故他便回到工作崗位。

「『地球方舟』請回答，這是國機盟總部，『地球方舟』請回答。」幾個管理小隊隊員繼續嘗試，維卡站在他們後面認真思考了一會後說：「把通訊頻道調校到421吧，現在只好放手一搏。」

其中一個管理小隊隊員驚訝地說：「長官，這樣調校的話，會干擾我們的防衛雷達，敵人便可以很容易地入侵。」

話雖如此，他仍是遵照維卡的說話把通訊頻道調校到421，縱使他不明白這有甚麼幫助。

維卡雙手合十，像祈禱著說：「淺草青藍，妳一定要記得拿出來希望妳依然生存著」

要明白他的話的意思，就要說回那天在飯堂與淺草青藍的對話——

「淺草青藍，母親和妹妹就當然一定要探望，但是你的父親也應該去看一下，始終這個任務有一定的危險性，假若萬一出了什麼意外，即使他有千錯萬錯、即使你十萬個不願看到他，他仍然是你的父親，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沒有他、就沒有你，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親人只有一次的緣分，無論這輩子他和你相處了多久，也要好好珍惜共聚的時光，下輩子，無論愛與不愛，都不會再見。」維卡語重心腸地說。

淺草青藍似乎還在考慮中，只「嗯」的一聲回應。

「還有這個，我想拜託你出發時帶著它。」

維卡取出一部類似電話的東西，交到淺草青藍手中說：「這個是後備的隨身聯絡器，它使用的是另一種時光連接技術，當『地球方舟』因任何原因的聯絡器不能接通總部的話，就啟動它吧。它的功能與你們的偽裝聯絡器一樣，更多了視像通話，但是它有個缺點算了，總之必要時候，就依靠妳了。」維卡所說的缺點，就是會干擾國際機械聯盟的防衛雷達。

淺草青藍接過聯絡器，隨即像想通了似的回答道：「嗯，長官，我明白了，謝謝你。」

正因如此，所以維卡現在可以做的，就是等待淺草青藍手中的後備隨身聯絡器啟動。

「——沙沙」突然，控制室內寂靜無聲，似乎某種聲音消失，又出現另一種聲音。

細聲之下，原來消失的正是那「收不到訊號」的長響，而換來的是說話的聲音！

「國際盟收到嗎？這是『地球方舟』。國際盟收到嗎？這是『地球方舟』。」這句句子雖然夾集其他訊號的干擾，但從聲線判斷，很明顯是由真幻奏所說的。

控制室的眾人顯得興奮雀躍，有人在歡呼，也有人在拍掌，包括維卡在內，他表現出專業的一面說：「大夥聽好！冷靜下來，加強訊號、傳送影像。」

和香向維卡跑了幾步，又突然停步站著看，雖然她面上還帶著淚水，但也掩飾不到她歡喜的笑容。

維卡轉身微笑對她說：「你的男友回來了。」

「這裡是國機盟總部，講說。」管理小隊隊員說。

「小藍！有訊號了！」畫面中看到真幻奏轉身說，然後他對著鏡頭續道：「長官，你太慢了，我們已經等了你們兩小時。」

連接「地球方舟」的訊號頂多切斷了三、四分鐘，為什麼真幻奏會說已經等待了兩小時？眾人也大惑不解，但經過新科學力量成員的解說，疑團終於解開。

原來當「地球方舟」訊號消失的一刻開始，他們所在的時間與總部的時間已經脫勾，例如「地球方舟」所在地過了五秒鐘，總部可能過了十秒鐘、一分鐘、一小時也不定，情況有點像「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

然而現在兩者已經連線，那麼兩地的時間已經重新掛勾，所以就不會再出現時間不同步的情況。

話分兩頭，維卡亦急著另一件事問真幻奏：「怎樣也好，你們現時在哪裡？立即報告你們的現況。」

「『地球方舟』已經安全降落，根據V的分析，由於我們這裡是將近天亮，看得見月亮、也看得見太陽，而且不論氣溫、氣壓、濕度、地質之類，都與地球吻合，但是目前位置則未清楚，因為『地球方舟』著陸在森林裡。」真幻奏報告著。

他續說：「由於逆向推進器和聯絡器也受損，故我們分成兩組，呂樂和V正在檢查和嘗試修復中、白色神話和雙槍瑩嘗試走出森林調查這裡是甚麼地方，另外千謊施恩在著陸期間受傷，右腳骨折了，所以淺草青藍便留在『地球方舟』替她醫治，而我亦留守在這裡聯絡你們。」

在同一時間，白色神話與雙槍瑩正嘗試走出森林。

「總而言之，當遇見他們時就一定要小心行事。」白色神話利用這時機向雙槍瑩形容極有可能在「地球殺手」上、與他們來到同一時空的駱生、K O、棋鬼和雨凝雪的實力。

接下來的幾分鐘，他倆繼續在森林裡尋找出路。

突然，白色神話拖著雙槍瑩的手，躲到樹後，原來他發覺棋鬼正在前方獨個兒走著。

白色神話對雙槍瑩說：「好機會！小心他的棋子，出去殺了他！」說畢他便使出「踏雪無痕」，一個箭步衝向棋鬼那裡。

雙槍瑩一看就知道有點不對勁，但她也來不及阻止白色神話，只好硬著頭皮走出去協助他。

白色神話首先從後來個「雙燕斬」，怎料棋鬼像背後長眼睛般立即向前閃開十米多，再從身上掏出兩隻棋子，雙手向白色神話齊發。

白色神話早已有所準備，他提起雙刃準備抵擋，突然又有兩團小黑影在微光下從他身後飛出，並擊中那兩隻棋子，仔細一看原來是兩顆石頭！很明顯是「戰技影印機」雙槍瑩在短時間內模仿棋鬼的技能，保護白色神話。

棋鬼見狀，大笑著說：「擋得好！那接下來的這招」白色神話和雙槍瑩聞後立即提高警覺，似乎他還有更厲害的招式。

「你又能接得到嗎！」K○在雙槍瑩左上方大聲說著，他正凌空揮動著鋼鎚，並將要擊中雙槍瑩。白色神話了解K○的實力，所以他迅速走到雙槍瑩面前用雙刃硬擋著，並對她大喊：「快走！回去找支援！」

雙槍瑩聞後立即逃走，但她跑了十幾步走到陰暗處便停下來回頭望，看到白色神話雖然用一招「如封似閉」便擊暈棋鬼，但之後與K○的戰鬥，白色神話卻很快便處於下風。

「你怎會打得過這個瘋子」她焦急地心想：「為了保護未來，沒有選擇了，孤注一擲吧！」她立即閉上眼，伸出雙手，交叉平放，然後朝自己兩肩用力一拍、凝聚力量。

就在這刻，白色神話縱使強加訓練，仍然被K○怪力的一鎚打飛十多米才跌倒在地，雙刃也被擊脫。

雙槍瑩亦在這時睜眼，露出凶猛的眼神，向外伸展雙手，把凝聚的力量於瞬間爆發出來！

K○正要給白色神話最後一擊，雙槍瑩立即施展出白色神話的「踏雪無痕」，走到他面前用單掌轟開K○揮動著的鋼鎚，然後即時以自己雙手扣著他的雙手，封鎖他的行動。

K○望著她凶猛的眼神說：「連一個戰鬥小隊隊員也有這種身手，我真是看漏了眼！」

面對K○的挑釁說話，雙槍瑩比他更挑釁地說：「我將來升職做戰鬥小隊隊長會更厲害！」語畢她推開K○的雙手，接二連三地以強而有力的拳法向K○攻擊。

K○閃過第一擊，但卻被第二擊擊中，但他不顧自己傷勢，看準機會向攻擊時露出破綻的雙槍瑩重重一擊！

雖然雙槍瑩腹部被K○的鋼鎚重重擊中，但她也仿似K○沒有痛楚般，再次伸出雙手，交叉平放，朝兩肩用力一拍，之後像托著東西般重力向上推，把更多的力量激發出來！

「下地獄吧！」K O右手揮出鋼鎚，左手使出「霸龍掌」攻擊她，兩招齊發、誓要取她的命！

而雙槍瑩激發力量後則露出更凶悍的眼神，她先左手推出一掌，把鋼鎚反方向轟開，右手也同時使出「霸龍掌」與K O左手的「霸龍掌」相擊！

兩掌不分高下，而力量則不斷由身體傳到「霸龍掌」中，也就是說哪一方力量較打就可擊退另一方。

幾秒鐘後，他們都抵受不住對方的力量要相繼被彈開，K O之後口吐鮮血，頓時站不起來，只能倚著鋼鎚跪在地下，但雙槍瑩不單站得穩，而且更對白色神話說：「走。」之後她便保護白色神話離開K O的視線範圍。

真幻奏把現時的狀況報告得七七八八後，呂樂和V剛好走進駕駛鎗內休息一下，正當呂樂想報告「地球方舟」的損毀程度時，駕駛鎗外傳來一把聲音——

「我們回來了！打開艙門！」白色神話在揮手叫喊著。

呂樂為他們打開門後，白色神話得悉已接通總部，便興奮地搶著聯絡器報告剛才的戰況。

而雙槍瑩一進來便立即坐在椅子上，淺草青藍一看她面無血色，便先暫停照顧千謊施恩，轉為替雙槍瑩檢查。

不消一會，淺草青藍已心知不妙：面青、氣喘、內傷、手腳無力、多處嚴重骨折

正當白色神話描述雙槍瑩壓倒性擊敗K O時，維卡也心生疑惑，便打斷他的話說：「等一等，請把聯絡器交給雙槍瑩。」

白色神話仍未察覺問題所在，只好就照維卡的說話去做，於是維卡向她問：「雙槍瑩，我要指揮官的身份命令妳不得隱瞞，把事實向我報告。」

淺草青藍知道她不會有氣力拿起聯絡器，所以就代她拿著，而其他人則靜待著雙槍瑩的報告。

雙槍瑩堅忍著痛苦說：「我知道我逃走的話白色白色神話隊長一定支持不住所以所以我為了可以令他平安無事回來我只好用盡全力氣力去與K O戰鬥」

「但是你怎可以擊敗連白色神話也贏不了的K O？」維卡問。

雙槍瑩辛苦地吸一口氣回答：「憑我的實力根本不可能不可能打得贏K O所以我只好運盡全力的力勁將力量匯聚在雙手中.....威力當然比K O大得多但亦都把我的內氣都虛耗盡」說到這裡，雙槍瑩開始咳嗽，更吐出一口鮮血。

「雙槍瑩！原來你為了救我居然」白色神話捉緊她的手。

雙槍瑩望著他說：「隊長阻止改變歷史的任務就交到你們的手中記緊要小心行事.....不然我的心血就白白廢」

白色神話激動地說：「妳要支持著！戰鬥小隊不能失去妳！淺草青藍會治好你的！」

「我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雙槍瑩用最後一口氣舉起右手做出一個敬禮的手勢說：「隊長請批准我放一個長假期」

這句之後，雙槍瑩就閉上雙眼，直到永遠。

雙槍瑩離世後，眾人跟總部商量後決定，把她的遺體暫時用魔法冰封，再安放在「地球方舟」的貨倉內，至少也要運回她也屬的時空才安葬，不至於客死異鄉。

接下來的黃昏，淺草青藍為了更有效醫治千謊施恩的傷口，於是外出採藥。

可是直到晚上，各人也休息熟睡時，她還未回來，守夜的白色神話愈想愈不對勁，他直覺覺得淺草青藍是受到藍船的偷襲。

失去雙槍瑩已經超過他的極限，不可以再失去任何一人——特別是淺草青藍！

於是在凌晨時，他便獨自走出來尋找，希望她不會遇上什麼意外。

白色神話在黑暗的森林間慢慢地走著，他一手拿著雙刃，準備隨時戰鬥。

本來這個想法是很安全的，但剛巧就是因為這樣，反而害了自己。

他輕步踏向前，突然地上亮出刺眼的黃光，他強行睜開眼一看，原來自己正身處一個鍊成印的中間！剎那間，十多條樹藤由四方八面飛出，纏繞著白色神話的身體，令他不能動彈，手中的雙刃更因纏著雙手而被迫鬆開，橫跌在地。

「今次你又能接得到嗎！」一把熟悉的聲音——K O正大喊著！

他和攻擊雙槍瑩一樣，又是凌空揮動著鋼鎚，向著白色神話擊去。

白色神話這次獨自行動，他自知不能避過這招，也不能用雙刃擋著這招，現在連其他人拯救他的機會都沒有，自信心極大的他，也感慨自己最終也是逃不過命運。

當K O將要擊中白色神話之際，突然，又有一團黑影從他身後飛出——

第 2 2 章 - 人 · 情 債

「快點檢查！到底有甚麼地方損毀？」駱生帶點憤怒地命令著。

「地球殺手」跟「地球方舟」一樣跌進了同一時空，此刻「地球殺手」上只有駱生、雨凝雪和另外一男一女的控制員，而 K O 和棋鬼則被派遣外出查看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兩名控制員忙於檢查「地球殺手」，由於它著陸時出了點意外，現在似乎比「地球方舟」損毀得更嚴重。

「他們回來了。」雨凝雪望出窗外輕聲道，並開門讓 K O 和棋鬼回來。

駱生得悉他們戰敗後十分震驚，立即追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K O 把來龍去脈都一一說出。

駱生用拳頭重打一下牆說：「又是白色神話！上一次已在司令台給他扭轉局勢，想不到今次這個小小的戰鬥小隊隊員，竟然可以捱你的一掌！」

K O 休息打坐著說：「哼，剛才我跟她交手，已經感覺得到，她是用盡全身之力來擋我一掌，現在她可能不，是必死無疑！」

「那又如何？我要解決的是武神——白色神話。」駱生轉身說：「雨凝雪，你立即想辦法生擒白色神話，我要他死在我眼前！」

雨凝雪回答道：「但是我們應該以任務為重，若果成功的話，白色神話也會」

駱生迅速從口袋中拿出一支槍，然後指著雨凝雪的臉打斷她的話說：「立即照著我的說話去做，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於是，雨凝雪在威逼之下便設下「盤根陣」，成功捉到淺草青藍做利誘，之後再多設一個也成功把白色神話抓著。

她在暗處望著被纏結著、快要被 K O 擊中的白色神話，面帶淚光輕聲自言著說：「我不想的對不起」

正當 K O 提鏈攻擊白色神話時，一團黑影突然飛到鋼鏈內，並消失得無影無蹤。

K O 十分疑惑，他自言：「唔？」然後暫且停止攻擊查看一下鋼鏈。

就在這時，纏著白色神話的樹藤突然斷開，他感覺到自己的頭被類似小石子的東西輕輕打中，然後感到天轉地轉，之後發覺自己離開 K O 有約一百米之遠！

就在這一瞬間，K O 的鋼鏈發生了強烈的爆炸！鋼鏈被炸得完全粉碎，而 K O 也被爆風炸到幾十米遠，要不是白色神話剛好前一刻被帶離現場避過一劫的話，現在他一定凶多吉少。

至於為甚麼他突然可以逃脫和鋼鏈會爆炸，白色神話一另轉面看到真幻奏和千謊施恩，他頓時就明白了。

他估計情況應該是真幻奏用「暗黑死亡彈」拋進K○的鋼鎚內，在引發爆炸前的幾秒鐘，千謊施恩在遠處用扇氣來割斷樹藤，而同時真幻奏向隨手可拾的小石施出「港口鑰」然後向自己拋去令他瞬間轉移到這裡。

白色神話微笑地說：「你們來了。」

真幻奏回答說：「看來剛才是關鍵時刻。」

白色神話開現笑道：「要是早來幾秒鐘就更好了。」

突然間，在幾百米的遠處外發出強大的黃光，之後該處有點東西不斷向上伸延，原來是淺草青藍！

她正被樹藤緊緊的綁著，而她身下就是由鍊金術所製成的超高樹幹，看起來足足有十層樓般高，而她旁邊正有對白色的翅膀在飛著，想必那一定是雨凝雪。

「小藍！」白色神話想也不想，立即使出他的看家本領「踏雪無痕」，迅速朝淺草青藍那處走去，連受了傷的K○從後追趕著他也不理，繼續向前跑。

但是K○發出一顆「氣功彈」攻擊他，他卻不能至諸不理，正當他想擊開那顆「氣功彈」，才發覺自己忘記了一件事——拾起剛才被迫鬆開的雙刃。

於是白色神話只好交叉雙手格檔它，接著K○又把握機會，揮拳準備攻擊白色神話

「落刀式！」真幻奏剛拾起雙刃，揮舞著它大喊，劍氣從雙刃高速飛出並擊中K○，就像使出「追月殘痕」般，只不過這次的劍氣只有一個。

真幻奏對著被他切斷攻擊的K○大喊：「這一次，我才是你的對手！」

他指示千謊施恩去救淺草青藍，然後使出「迅速果斷」以極速來到K○面前，他把先雙刃拋給白色神話，再用「追星逐月」反方向跑走，將K○引離白色神話。

白色神話握著雙刃，望著那高大的樹幹，他看見棋鬼交叉手站在其中一條樹枝上，以嚴肅的眼神望著自己，就像個忍者般。

白色神話望著他自信地笑說：「好吧，今次就試試交換對手！」

真幻奏一直使用輕功，來到一個較落後的小鎮，K○也使用輕功緊隨而來，他不斷向真幻奏發出氣功彈，但真幻奏一一避開了，氣功彈有些擊中地面、有些擊中只有兩層高的房屋。

真幻奏心想：「再這樣下去的話，會嚴重干擾未來單比力量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必須要以速度取勝！」

他在小鎮幾百米外的一片平地停步，不消一會K○也來到這裡，他縱使失去了鋼鎚，亦一如以往般立即攻擊。

真幻奏一早看穿動作，他不慌不忙地跳起、頭下腳上地用雙手按K○的頭一撐，再一百八十度安全落地。他就像個體操運動員跳鞍馬般，而K○的光頭就是那個鞍馬。

他回頭看看 K O，似乎被自己激得七孔生煙。

K O愈是生氣、激動，真幻奏就愈易避開他的攻擊；真幻奏愈避開他的攻擊，K O就愈是生氣、激動。

如此一來，對 K O來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真幻奏對他用「以柔制剛」的方法十分奏效。

而白色神話方面，他面對號稱「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快不破」的棋鬼，似乎仍未想得出以力量取得勝利的方法。

他先以「橫掃千軍」的劍氣把棋鬼站著的樹枝一下子切斷，然後待他跌下來的時候向他斬擊！

不過「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棋鬼在完全掉落到白色神話面前，向巨大的樹幹用力射出幾顆棋子，以強勁的反作用力離開白色神話的攻擊範圍，白色神話頓時明白自己不能用近身的戰略，於是他只好逼於無奈不斷使出劍氣攻擊。

另一邊廂，真幻奏一直在閃避，K O也極之不耐煩地道：「你老是閃閃閃！有種就別閃！」

真幻奏回答道：「你想我別閃嗎？行，來吧！」

之後 K O 站在原地舉高雙手大叫：「蓋亞能量」一團巨大的能量球突然冒出，真幻奏心想：「是機會！」

然後迅速飛上他的上空，在他喊出「砲」字之前極速集氣，向他下方的能量球發射「龜波氣功」！

K O 得悉他在自己上方，打算把仍未準備就緒的「蓋亞能量砲」強行向上推出，怎知卻被「龜波氣功」的強大和持續的氣功阻擋，最後真幻奏幾乎爆發全身的氣力，把「蓋亞能量砲」反擊回到 K O 那裡！

K O 同時間受到「蓋亞能量砲」和「龜波氣功」的攻擊，終於昏倒過去。真幻奏發覺他仍有一絲氣息，縱使他一直不喜歡殺人，不過想到留 K O 在人間只會殘害更多的人，故他今次只好狠下心腸。

他還未開始想用哪一招去解決 K O，就聽到遠處傳來一聲慘叫聲，他立即不理會 K O，用僅餘的氣力飛往聲音傳來的地方。

「啊——呀！」白色神話左手掩著正在流血的右眼、痛苦地慘叫著。

他剛才一不留神，右眼被棋鬼射出的棋子擊中，棋鬼知道：他的右眼絕對會盲，而左眼又帶著個眼罩，那麼他一定看不到任何東西。

於是他就大膽地走近對白色神話說：「武神，枉你被稱為武神，想不到也是名不乎實，面對我你還是打輸了。」

淺草青藍雖然被綁著，但由於居高臨下，所以對白色神話的狀況也一清二楚，她看到白色神話的右眼被狠狠擊中，心知一定非常非常的痛，而自己卻幫不上忙，於是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淚地大叫：「小白！小白！」

白色神話的痛楚，簡直非筆墨可形容，他縱使看不見，但聽到棋鬼對他的一番話，已感到莫大的侮辱，可惜一來不清楚棋鬼的確實位置，二來自己的傷口實在太痛，不能讓他冷靜思考。

突然，他想起維卡在大型地牢對他說的一番話——

「白色神話，因為你一直以來，大多數都是在戰技擂台中打敗別人，很少在外面與他們實戰過。你要記著，只要你沒有跟別人鬥的心不要跟別人比較你就可以勝過你自己。」維卡語深重心腸道。

當時，白色神話根本不知道他在說甚麼，但是現在他終於明白：要戰勝自己的心魔、戰勝以前的白色神話。

白色神話強忍著痛楚，抬高頭，憑聽覺面對著棋鬼說：「神，是從來都不會輸給鬼！」語畢他用左手用力扯下左眼的眼罩，露出帶著堅定眼神的左眼！

棋鬼看到他的左眼頓時被嚇住了，他想不到在白色神話的眼罩下，居然是一隻完好無缺的左眼！

白色神話把握棋鬼呆著的機會，瞄準他的左腳使出「乾坤一擲」，棋鬼被雙刃斬了快要斷開才伸手阻止他的攻擊，白色神話也沒有想過和他鬥力，於是把雙刃拔出來，只見棋鬼的雙腳支撐不住身體跌倒在地上。

白色神話不斬斷他腳的原因，並不是他大發慈悲，而是想直接取他的性命！

雨凝雪一直都用通訊器向駱生報告狀況，此刻駱生也知道計劃失敗，便命令雨凝雪困著人質，然後找機會讓她、K O和棋鬼逃回來。

雨凝雪回答「知道」後，靜思了一會，然後向地下施展鍊金術，巨樹的方圓十米外出現缺口，大量地下水湧出，水幕在圓心頂端相遇，然後像花灑般分散落回地面。

從白色神話的角度看，就像一個巨型鳥籠般似的，除了被綁在巨樹上的淺草青藍外，施展這鍊金術的雨凝雪也一併被困在這裡。

白色神話一看，便不理會毫無反擊之力的棋鬼，打算用劍氣斬開它。

可惜，水，即使這秒破開缺口，缺口下一秒也被湧上來水所覆蓋，所以此舉無效。

之後他打算自己一步步走進去，可惜他走了兩步便發覺湧出的水太高水壓，而且衝力太大，根本就不可能走進去。

「高壓水可以切斷任何物質，不要走進去！」當他束手無策的時候，真幻奏正緩緩的飛近，指著水湧出的位置無力說：「在地面破開另一個缺口，連接著這裡，就可以分散水的威力。」

說畢，白色神話照著做，果然水也從新的缺口湧出，而且缺口更不斷伸延。

雨凝雪眼見水的衝力被分散，K O和棋鬼也逃掉，故自己也打算立即飛走。怎料千謊施恩在樹頂用力一蹬，用合金扇從後朝在振翅高飛的雨凝雪一斬，把她白色的羽毛右翅膀斬開！

原來千謊施恩由一開始已在爬樹，爬到樹頂將淺草青藍鬆綁後，再看準機會攻擊雨凝雪。

雨凝雪隨即失去平衡，重重地跌在地上；相反千謊施恩則平衡身子，安全落地，並立即用合金扇指著她。

白色神話第一時間使用輕功，十幾步便走上樹頂，把她安全帶下來，而真幻奏縱使心力交瘁，眼見雨凝雪受重傷，亦不理會用盡氣力，以不比白色神話慢的速度走到她身邊。

「小藍！小藍快點來救她！」真幻奏抱起全身動不了、右翅膀不停流血目光呆滯的雨凝雪，向淺草青藍發出最後的求救，因為他不想她的結局和雙槍瑩一樣，可能是因為他對她仍然

淺草青藍及白色神話在真幻奏和雨凝雪仍是情侶時也見過面，所以他們都明白真幻奏的心情，於是順他的意願救治她，她的傷勢與雙槍瑩差不多，只在她沒有受最關鍵的內傷，故此在包紮後也沒有生命危險。

之後，他們在商議後把雨凝雪帶回「地球方舟」，並向維卡報告說是把她「生擒」，暫時把她「困」在「地球方舟」的外面，所謂「困」著她其實只是把她的手腳綁起，反正她都飛不動，然後眾人都睡覺休息。

唯獨真幻奏整夜都睡不著，因為他一直都擔心著她

「你好點了嗎？」真幻奏走出「地球方舟」問。

「雖然還很痛，但至少現在可以說話。」雨凝雪坐著，抬高頭望著她說：「你為什麼要救我？」

「這句話是我問你才對。」他回答。

雨凝雪頓時垂下頭，不發一言。

真幻奏隱約看到她面帶淚光，有見及此，他改問道：「可以陪我走走嗎？」

雨凝雪答應，他就幫她鬆綁，然後扶她起身，雖然未能靈活走路，但有他伴著，仍是可以緩步地走。

凌晨時分的這個森林，二人的腳步聲顯得更加寂靜。

「很久都沒有伴著你走了。」雨凝雪道：「你說如果沒有真跡、幻滅現在的世界一定很美好。」

真幻奏明白她說話的含意，追問道：「說起來，你怎會加入了藍船？」

「只怪當年一時意氣，跟你分手後我很不氣憤，一來國機盟不取錄我，二來要不是國機盟，我和你就不会分手，所以當時為了向屬於真跡的國機盟報復，於是就加入屬幻滅的藍船，回想起來，我還真是天真。」雨凝雪嘆氣道。

「那麼這次，」真幻奏重問剛才得不到答覆的問題：「妳明明知道這個『水罩陣』在以前已經使用過，並教我破解方法，為甚麼還要用？你大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雨凝雪停下腳步說：「我就是知道你懂得破解才使用。其實除了這個陣，我在時空隧道向你們施出的

『白雷陣』也是同一個目的——我想再次看見你。」

真幻奏顯得有點尷尬，轉話題說：「這樣說你現在會幫助我們？」

「嗯欸！你看，天空很美呀！」雨凝雪望著天空笑著說，然後轉望著真幻奏問：「你可否在多擁抱我一次？」

真幻奏對她的要求顯得不知所措，突然他對她的感覺，就好像回到了他們起初約會時一樣，他想起雨凝雪很喜歡笑的樣子，於是便回答：「嗯，好吧。」

說畢他便擁抱著她，就像當時約會一樣，很久很久

最後，真幻奏決定放了她，讓她回到藍船那裡做內應，因為他相信藍船經此戰後一定會改變據點，只有雨凝雪才能被他們帶到新據點，再通知真幻奏他們。

當然，他此舉會引起其他人不滿，包括維卡。

然而V卻說：「如果雨凝雪履行承諾，當然對我們有利；但若果不放走她，對我們也是沒有益處，何況他們的主力都傷得很重，即使再來襲也許我都可以把他們擊倒，所以我贊成真幻奏的做法。」

眾人聽過的分析後，也暫無異議，只好等待雨凝雪的消息。

「V，謝謝你支持我，上次你提出方法幫我重組記憶我還未多謝你。」真幻奏衷心地說。

「不用謝，互相幫助而已，」V東張西望確定沒有人在附近，再輕聲道：「其實如果K○和棋鬼來的時候，縱使變得如何無能，我都不可能擊倒他們，這只是我亂說的，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定要保護我喔。」說畢他就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話說回來，你是怎樣逃走的？」駱生邊行邊問。

「因為真幻奏是我的前男朋友，我隨便重提與他約會的事，便輕易地打動他把我釋放了。」雨凝雪尾隨駱生說。

「嘿，真幻奏這小子最終也敵不過你的美人計。」駱生指著前方唯一小屋說：「就是這裡了。」

雨凝雪離開真幻奏後，回到「地球殺手」內等待了半天，駱生才小心翼翼地回到那裡，帶雨凝雪到新的據點。

始終她有可以變成了內應，但是現在很明顯不是，雨凝雪可算是間諜——說幫助真幻奏，實際上是幫助駱生。

就這樣，「地球方舟」內的人也足足白等了半天。

終於，呂樂開口說：「真幻奏，你的雨凝雪直到現在，不論大氣電波、超聲波、摩斯密碼、連飛鴿傳書都沒有任何通知，只可以一個結論：你被騙了。多虧你，現在我們要轉據點了！」然後其他人便開

始拾執個人的隨身物品、準備離開。

「羽凝為甚麼……」真幻奏垂下頭坐著自言自語，淺草青藍見狀，正欲安慰他的時候——

「嗶！嗶！嗶——」一種久違的音效突然響出。

呂樂聽到後大驚地說：「甚麼聲音？是計時炸彈嗎？快逃啊！」

「不是！這聲效是」真幻奏提起精神地回答。

眾人也大惑不解，不屬國際機械聯盟的人，就不知道那代表什麼；屬國際機械聯盟的人，就知道代表什麼，卻不明白為什麼會在這裡有這音效。

真幻奏取出手提電話，顯示屏出現「緊急求救訊號：緊急救援鍵」。

他立即回想：一號是父親，二號是母親，三號是

「羽凝！是素羽凝！」真幻奏興奮得大叫！

原來雨凝雪巧妙地把真幻奏剛加入國際機械聯盟時送給她的緊急救援鍵，在這緊張關頭按下，以把自己的所在地（也就是新據點）無聲無息地傳送給真幻奏。

也就是說，雨凝雪是雙重間諜——口說幫助真幻奏，看似實際上是幫助駱生，但終於還是幫助真幻奏。

而真幻奏亦想不到她居然一直把緊急救援鍵帶在身上，同時他也知道雨凝雪沒有違背承諾，激動得流下充滿高興心情的眼淚，簡單來說就是——喜極而泣。

但是問題來了，白色神話提出：「我們沒有這個時代的地圖，怎樣找她？」

然而真幻奏卻緊握拳頭氣定神閒說：「雖然沒有地圖，但是只要有我們的位置和她們的位置，一定可以找到的！」

雨凝雪背在窗邊，眼看著兩名聯絡員替受了重傷的K O和棋鬼包紮，心裡卻忐忑不安、不知道真幻奏是否收到她發出的訊號，不知道自己自己的計劃是否成功。

「轟隆！」就在這時，小屋的大門爆開，碎片四散。

「哼，情況和上次在倉庫差不多嘛，」白色神話剛使出「如封似閉」，把大門打碎後笑著說：「不過這扇門脆弱太多了」

駱生非常震驚，他看見白色神話身後還站著真幻奏、淺草青藍及千謊施恩。從白色神話剛才的說話，就知道他們很明顯知道自己一早在這裡！這樣推敲下來，最有可能出賣自己的就是剛回來的雨凝雪！

駱生轉身望向雨凝雪，她也立即轉身用後門逃出小屋，駱生對她的背叛顯得非常憤怒，他邊追著她邊命令道：「給我對付他們！我要親手解決她！」

兩名聯絡員沒有聽從命令，只是慌張地利用後門逃出小屋，駱生見狀立即使出「雙龍出海」，雙手重拳一擊擊倒兩名聯絡員並大聲說：「背叛我的人說只有這個下場——死！」

真幻奏見駱生追著雨凝雪，故他欲阻止駱生，然後他跑進屋內打算從後門追趕的時候，棋鬼不顧痛苦地站起來擋著他的去路。

「讓開。」真幻奏沒看他一眼，只是平靜地說。

而棋鬼則自信地道：「別妄」

「我——說——讓——開——！」真幻奏憤怒地伸出右手，在棋鬼說出「想」字之前，單手對著他的腹部使出一記「龜波氣功」。

不知是因為棋鬼重傷還是這招特別強大，「龜波氣功」的力量穿過他的身體，腹部被狠狠擊碎，整個人分開兩段！

然而真幻奏沒有理會他是否死去，只是立即從後面追出去，口中不停念著：「我不會讓妳出事我不會讓妳出事」，希望可以阻止駱生將雨凝雪變成第三個聯絡員。

雨凝雪因右翅膀被斬斷，無法飛行，只好用雙腳一步步逃走，但駱生很快就追上來，他更把雨凝雪逼近崖邊說：「為甚麼你要背叛我！」

雨凝雪回答：「你記不記得當天你用槍指著我！我最討厭人不信任我！」。

雨凝雪打算孤注一擲，使出「化牆陣」困著駱生令她有路可逃，怎料她在準備鍊成的時候，駱生的鋼手刀連著一條鐵鏈飛出，鋼手刀直插入雨凝雪的心臟！

她即時咳了一口鮮血，眼見自己生命將到盡頭，便用盡最後一口氣力把頸鏈扯斷，掉在地上，之後她便開始雙腳站不穩，最後不受控制失足掉下懸崖！

如果換在以前，她一定會張開翅膀安全降落，但是現在她失去其中一邊，只能乖乖的等待生命結束

駱生見狀，便收回染血的鋼手刀，他看見真幻奏正在他身後飛來，他便奸笑著用手指著崖下，然後迅速逃走。

真幻奏因被棋鬼阻擋而誤了一點時間，就是這一點時間，即使他可以飛，也救不了雨凝雪；即使他不願意，雨凝雪也逃不過死亡的命運。

他跪在崖邊，拾起他送給她的頸鏈痛哭，他的心情時前所未有這麼難受，雖然她是前女朋友，但他曾經愛過她，試問如此悲慘的結局，又怎不叫人傷心欲絕？

真幻奏就跪在這裡，為失去雨凝雪痛哭、痛哭和痛哭，直至很久、很久、很久——

第 2 3 章 - 隔世

因為親眼目睹棋鬼被真幻奏一擊打成兩截，死狀恐怖的樣子，淺草青藍和千謊施恩也被嚇著，不敢再望他的身體。

然而白色神話則在這時表現出他英勇的一面——拔出雙刃指著坐在地上的 K O，似乎要為以前的事一雪前恥。

K O 則只是望著白色神話問：「小子，想打架？」

「對。」

「好，我就跟你堂堂正正地打一場。」

K O 慢慢站起身，緩緩從後門走出屋外的空地，白色神話便指示淺草青藍和千謊施恩走遠一點，不要插手，之後他也一同走到屋外的空地。

接下來的這場戰鬥是由白色神話挑戰 K O，旁觀者只有兩個：淺草青藍和千謊施恩。

雖然白色神話說他們不要插手，但是當他有性命危險的時候，兩位巾幗姑娘也絕不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如此一來，表面上一打一的戰鬥，事實上是三打一。

當 K O 與白色神話都準備好的時候，戰鬥終於開始。

一開始 K O 首先像隻蠻牛般跑向白色神話，而白色神話亦如是衝向他，途中 K O 突然跳起張開雙手，打算要包著他似的，然而白色神話面對他卻非常冷靜，先跳起然後卷著身子旋轉，像砲彈的在凌空中把 K O 撞倒落地。

K O 被撞倒時立即使出後空翻，最後總算安全著地，他半跪對著白色神話，之後繼續衝向白色神話，白色神話即時閃開他的攻勢，更捉著他的手想摔倒他。

但 K O 已猜到他的行動，他平衡身體，反客為主的用左手扣著白色神話的手，像鏈球選手般打算將他橫飛出去。

白色神話在被扔出去的前一刻，把手中雙刃拋起，此舉吸引了 K O 的注意，也同時令他分心，白色神話便利用這機會使雙腳站穩。

K O 剛發現他沒被擲飛之際，白色神話已將 K O 扣著的手拉過來，再向 K O 的外手肘處施出「如封似閉」，立即把 K O 的左手報廢，然後推開他，再接著正掉落的雙刃，證明白色神話的反擊只是使用了幾秒鐘。

而 K O 因左手骨折，故他用右手向白色神話推出二連氣功彈，由於角度問題，白色神話誤為只有一顆氣功彈，便用雙刃反手擊開它，怎料第二顆隨即殺到，由於白色神話剛才用反手，故他的身體仿如「中門大開」，被氣功彈的強大力量推著走！

被牽制著的白色神話，以右腳作重心並將手中的雙刃狠狠的插在地上，以抵消氣功彈的力量，再把它推開，地上留下兩條十多米長的泥坑，是白色神話右腳及雙刃剎停力量的痕跡。

K○把握白色神話剛剛被牽制著的機會，重施故技跑向白色神話、再跳起，但白色神話已來不及做出像剛才對付K○的反應，所以他伸直雙手，對著K○。

當K○以自己雙手抓著他的雙手時，白色神話把自己的雙手順時針作一百八十度旋轉，K○向前衝的力量頓時被捨去，並將向前的力量轉移向下，把K○摔到地上。

白色神話眼見機不可失，便立即拔起雙刃大喊：「三倍鈍靈擊！」在鍛鍊過和及有雙刃的輔助下，以瞬間爆發出的三倍力量比「力從地起」空手所發出的三十二倍力量還要高！

雙刃也被注入能量似的，它的周圍被一層「白氣」所包圍著，白色神話以三倍力量的「鈍靈擊」斬向K○，K○卻「空手入白刃」地檔著，他們就這樣像定格般鬥力著，不分高下。

時間愈久，白色神話的力量明顯地減少，K○也漸漸把人雙刃推回去，正當淺草青藍和千謊施恩打算出手相助時，白色神話再次大喊：「鈍靈擊四倍！」

雙刃即時冒出火光，白色神話以四倍的力量令K○抵檔不住，斬下去的一刻有團像光球似的由雙刃膨脹、不斷擴大，強光令在場所有人都睜不開眼——

「白色神話打敗K○之後不久，呂樂和V便說他們發現了『地球殺手』，並拆下它的零件來修理『地球方舟』，相信很快我們就可以回去。」千謊施恩續道：「然而當我們清理K○和棋鬼的遺體的時候，發現該小屋下有一個密室，內裡有一部機器，我們在裡面發現了一位中年男性。」

「機器裡面有人？甚麼機器？」真幻奏好奇地追問。

鑑於雨凝雪的死已成事實，他的心情也慢慢平復下來，便跟前來找自己的千謊施恩回去。

「不清楚，現時呂樂正研究它的功能是甚麼，V也在調查這個人和機器跟藍船有沒有關係。」千謊施恩指著前面的小屋說：「在這裡的地板下，有一條通道前往放置該機器的地下室。」

他們小心翼翼地進入暗淡無光的樓梯，途中聽到呂樂說：「這邊是注入額外的能量的裝設，而這邊是改造基因的系統噢，你們來了？」呂樂看到千謊施恩下來便說。

真幻奏到達地下室，在只有幾顆燈泡的照明下，他看見眼前的機器就像戰技擂台的掃瞄器般，然而它的外觀多了一塊半身玻璃，可以望到裡面的情況。

裡面的男人看上去四十歲左右，口中戴著氧氣罩，由於角度的問題，他「應該」是全身赤裸、沉睡著的浸的在培養液中。

真幻奏望著他，腦海突然憶起一件事。

於是他問道：「通知了長官沒有？」

淺草青藍從口袋取出聯絡器道：「啊，還沒有。」

雖然為了兩地時間掛勾而一直都有啟動著聯絡器，但為了不讓電力耗盡，所以它一直處於睡眠模式，直到像現時般有需要才再次啟動。

「這裡是『地球方舟』臨時聯絡站，請說。」一把不太認真的聲音說著：「咦？文月藍！你好啊，我們又見了，真是緣分啊。」

「齊風恆？你怎麼會在這裡！」淺草青藍驚訝道。

自來風回答：「啊，因為藍船的首領駱生走了之後，有個甚麼小頭目以自己的勢力接管了創新世和地獄門的殘黨，令自己坐上藍船首領之位，而聽說是國機盟把甚麼頻道調較到可以干擾到甚麼雷達，令兵力大增藍船成功入侵國機盟的範圍。他們的指揮官甚麼卡叫我用『港口鑰』把大部份儀器轉移到這個鴻甚麼社的基地，他自己則指揮戰鬥。」

千謊施恩忍受不到他語無倫次的「甚麼」說話，便把聯絡器拿過來怒罵：「自來風！你所在的不是『鴻甚麼社』！而是我所屬組織鴻門社的基地！快點叫米基洛過來跟我談！要不是的話我回來把你斬開一千塊！」千謊施恩果然快人快語，對著上司也可以直接說出全名，毫無輩份顧忌。

自來風沒有回答她，過了幾秒鐘，身穿唐裝的老者米基洛的樣子出現在聯絡器上說：「呵呵，千謊施恩不用這麼憤怒，他在我的地方幹不出甚麼事來。正如他所說，國機盟的確發出了被偷襲的訊息，我已派了不少人去幫助他們了。」

真幻奏插口說：「米基洛世伯，可否把我們接過去國機盟的維卡那裡？」他比千謊施恩有禮貌地說。

「沒問題。」米基洛慈祥的說著。

不消一會兒，顯示屏出現維卡的樣子，他說：「真幻奏，有甚麼事嗎？」

「對，不過你們那邊好像遇到了麻煩？」真幻奏先問道。

維卡轉頭邊望身後邊說：「嗯，藍船兵力突然增多，以我們的兵力來說不會支持得很久，特別是你們三個隊長都不在，戰鬥力也大大降低，現在只好希望其他真跡的援兵盡快趕到協助。對了，你的『朋友』和香也在協助我們，想不到她的戰鬥力也不錯。」

「甚麼？她也在戰鬥？」這次輪到真幻奏驚訝道。

「是的，她的『排山倒海』、『七連擊』、『玲瓏絕響十二章』及『孟姜哭城』都能在一瞬間擊到大量敵人，特別是『孟姜哭城』更把範圍內的敵人用聲音震暈，果然年青有為。啊，你找我到底是甚麼事？」維卡問。

「我找你是因為我猜到這裡的時間和地點了。」真幻奏一說，其他人也驚訝非常，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知道。真幻奏續道：「地點是美國，時間是約一百年前FBI成立的一年——公元1908年。」

「為甚麼你會得出這個結論？」

「因為我認出當年發生的重要大事——幻滅誕生」

「哪裡？哪裡？」白色神話打斷真幻奏的說話問。

「我還沒說完，我認出幻滅誕生的關鍵人物——我的祖先。」

經過真幻奏的詳細解說，眾人也明白到原來他的祖先是創立幻滅的人，根據歷史發展，創立幻滅後，真跡也會成立，之後的十多年，兩大陣營一直以對立的方式存在。

在他解說途中，維卡插口說道：「不好意思打擾你的說話，但敵人實在多得超乎我們的想像，你們可否回來幫忙？」

「我有另一個建議。」真幻奏道：「呂樂你教我怎樣調較這部機器的改造設定，之後你們五個乘『地球方舟』回去，若果成功擊退敵人，那就再來接我回去；但若果不幸戰敗，我便改變這部機器的改造設定，希望我的祖先經過重複進化之後，修正好他的思想，令他不會創立幻滅，只要幻滅就不存在，你們眼前的敵人也會立即消失，但是真跡亦會同一命運」

「不行，要留一起留。」白色神話表現出他的義氣說。

「不可以。第一，你是我們最有戰鬥力的一個，如果因為少了你的支援而戰敗，那麼你一定成為千古罪人。第二，如果我真的要改變歷史的話，那麼只需我一個人就足夠。所以在情在理你都應該回去幫忙。」真幻奏解釋說。

「但是既然真跡和幻滅都已經確確實實地存左，而你也生存著，那麼即使改變歷史也無補於事吧？」白色神話問。

「若果歷史被改變，就沒有幻滅和真跡，沒有幻滅和真跡，藍船就不會成立，藍船就沒有成立，現在就沒有人偷襲國機盟。然而我就是這個人的後代，所以影響最大的是我，我可能因為蝴蝶效應而會不出生，但是你們理論上不會有影響，最多只是失去國際機械聯盟而已！所以『無補於事』的說法是不成立！」

真幻奏拿起聯絡器說：「如果你們再不回去，我就真的要修改這部機器的改造設定了，未到最後關頭，我也不會這裡做，這是最壞的打算。」

接下來，呂樂教了真幻奏基本的改造設定，他們便留下聯絡器給真幻奏。

真幻奏在他們臨行前把自己衣袖寫上的臂章撕下來，交給白色神話，之後五人乘坐修理過後的「地球方舟」，穿越時空「回到未來」，返回約一百年前的世界。

真幻奏則把握機會調較改造方向，他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即使是差之毫釐，經過重覆進化也可以謬以千里。

唯一肯定的是，當他按下「Confirm」的按鍵時，所有包括幻滅的事物、包括自己也會立即消失。

會否重生，則須還看天命。

最終『地球方舟』也成功回到原來的世界，白色神話等人的支援的確帶來強而有力的幫助，可惜敵人

多得簡直像螞蟻——源源不絕、擊倒後也還繼續出現。

真幻奏已修改好設定，他深信這個設定絕對會令幻滅不會出現，眼見真跡大勢已去，於是他打開聯絡器說：「米基洛世伯，收到嗎？我是真幻奏，請接過去國機盟。」

他希望在改變歷史之前，可以多見一次他最重要的人

和香在苦戰途中被帶回國機盟的總部內，本來她也想繼續戰鬥，但她得悉是真幻奏想找她時便答應回去。

她走進控制室，裡面大部份人都已經轉移到鴻門社基地，只見維卡和「地球方舟」先回來的五人露出失落的表情站著，她也開始有點懷疑。

她被帶到顯示屏前坐著，不久顯示屏上出現真幻奏的樣子說：「和香我知道我答應過你、我會回來」

和香其實理解他的含意，但她寧願不明白地問：「我我不明白」

真幻奏嘆一口氣說：「看來我要食言了。」

「不不要自從你離開後我一直都很害怕很害怕你不會回來我很難得才遇到你我很害怕失去你我真的很害怕」和香說著，眼淚再次不受控制邊流出來。

「我知道，」真幻奏也強忍淚水說：「很快你就不必害怕了，幫我跟小白及小藍說他們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向小白說一定要把臂章交給維卡長官，一定要。最後代我跟長官說沒有他，我甚麼都辦不到。」

其實他所說的話，在控制室內所有人都聽到，白色神話把臂章交給維卡，維卡接過寫著真幻奏的名字和「Time Traveler」的臂章，也忍不住閉上眼、會心微笑著，心感安慰他還記得自己的夢想。

「他們會代我好好照顧妳，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親自娶妳但是若果我們有緣分的話，一定會有機會再見的，我愛妳，和香。」真幻奏把心底話都——說出來。

「我也愛你，我以你為榮。」和香用手摸著顯示屏上的真幻奏衷心地說。

「好了，我要改變歷史了」真幻奏準備按下「Confirm」的按鍵說。

和香大喊：「真幻奏，不要！不要真幻奏不要」

「嘿！」駱生突然從後揮拳，把真幻奏狠狠打離機器的範圍！

原來他一直跟蹤真幻奏回到小屋，聽到所有的事情，現在為了阻止他消滅屬於幻滅藍船首領的自己，打算和打拼命！

在控制室內等人都十分驚愕，他們只能透過顯示屏來得悉現況，但聯絡器放置在桌上，根本就看不到他們，他們只聽到打鬥的聲音。

眾人也被突發的事情所嚇住，而維卡更緊張地說：「快點按吧，敵人突破總部保安大門，現正衝進來

，一分鐘之內會找到我們！」

白色神話與千謊施恩立即提起武器對著控制室大門，以防敵人隨時攻進來時作最後的抵抗。

在地下室內打鬥聲此起彼落，除了真幻奏和駱生，無人得知戰況如何，過了半分鐘，他們聽到駱生和真幻奏同時發出慘叫聲，之後打鬥聲就停止了。

到底誰勝誰負，還是兩敗俱傷？

從顯示屏看到有一隻手正用力抓著桌邊，原來是真幻奏！

他雖然也有被駱生打傷，但是他咬緊牙關，用力站起來。

因為他知道——現在只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將未來的戰況逆轉！

真幻奏不顧傷勢，用盡全身的氣力站著，駱生見狀亦用盡全力朝他跑去打算阻止他，真幻奏自信地望著駱生，再對著聯絡器上的和香說：「和香，我們贏了！」

控制室的大門被攻破，維卡大喊：「按吧！」

真幻奏閉上眼，用力的按下「Confirm」按鍵。

在這一刻，他想起了很多事情：養父母的家庭樂、維卡在國際機械聯盟對他的面試、白色神話及淺草青藍與自己一起經歷生死、和雨凝雪在戰技校隊的默契、與和香在海灘遙望萬天繁星

和香望著他痛苦地喊：「真幻奏——」

最終章 - 真幻結

改變歷史的半年後，在山上的一所教堂內，新娘和新郎正站在神父面前。

白色神話撥開淺草青藍的頭紗，他倆微笑地望著右手邊坐在第一排的人——維卡、和香、千謊施恩、V及呂樂。

在牆邊也擺放著不能出席的同伴照片——真幻奏、雙槍瑩、落葉知秋和其他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在其他人都同意下，他們也擺放了兩凝雪的照片，照片中的各人也笑得非常燦爛。

他們在神父面前交換戒指，婚禮完成。

新郎白色神話對新娘淺草青藍的深情一吻，贏得在場所有人的歡呼、喝采和祝福。

他們的愛情根就要由真幻之戰說起，當天白色神話抱著淺草青藍用輕功上山，其實他們已對對方有所感覺，之後在回到一百年前的時候，白色神話又不顧一切地去救淺草青藍，在那時他的心意就已經表露無遺。

而自從真幻奏按下按鍵的一刻開始，幻滅已完全消失，但歷史的改變也導致有其他類似幻滅的邪惡新組織出現，只不過世人不會再用「真跡」和「幻滅」來稱呼他們。

然而不知為何，本身的真跡組織卻依然秘密存在著，對於改變歷史一事，只有屬真跡的人尚有記憶，換句話說，即是所有屬真跡的人都毫無改變，但其他人卻毫不知道曾經有人改變過歷史。

暫時無人能解釋，為甚麼他們的記憶和身分可以保留著。

國際機械聯盟因改變了歷史而逃過一劫後，指揮官維卡改變內部職位的分級，高至低由原先指揮官、小隊隊長和隊員，改為指揮官、副指揮官、總隊隊長、小隊隊長和隊員。

由於事件發生後有不少職位真空，所以和香與自來風同意加入國際機械聯盟。

自來風因他「及時雨」的能力，被編為管理小隊的隊員。

和香因為協助抵抗藍船入侵，護「盟」有功，維卡本來打算把她編入戰鬥小隊，但是她表示希望可以繼承未婚夫的職位，於是她最終被編為支援小隊的隊長。

可能是為了他們夫妻間不會因工作而令感情變淡，維卡將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同時晉升一級，雙雙成為總隊隊長，協助他管理各小隊的運作。

順帶一提，維卡也在真幻奏改變歷史的同日，正式宣佈取消了「三大禁例」中的「戀愛」禁例，令「三大禁例」的名稱改成「雙禁例」。

為了對壯烈犧牲的雙槍瑩致敬，她亦晉升一級，她的墓碑刻上「國際機械聯盟戰鬥小隊隊長程霜瑩之墓」，然後把她安葬在其他同樣英勇殉職的真跡成員墓地上，長埋黃土。

至於真幻奏——不可以說他犧牲，因為他只是因歷史改變而「消失」；但也不可以說他生存，因為沒

有人知道他有否有「重生」。

但他改變歷史的舉動的確拯救了真跡、拯救了世界被藍船操控的危機，故此他超越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連升兩級成為——國際機械聯盟副指揮官真幻奏。

而千謊施恩、V與呂樂因為是屬於其他組織，所以決定權不在維卡的手中，不過既然他們曾經在阻止藍船的計劃上有功，故此相信他們也會有一定職級的晉升。

和香雖然失去了真幻奏陪伴左右，但是在這半年內，她不停向人打探，每當從別人口中得知真幻奏的往事，她都會用紙筆記下來。

最後，她把真幻奏的往事重新整理好，由他與棋鬼在學校互相對峙開始、直至現在婚禮的一段歷史，結集成書地記錄著——雖然她仍未想好書名。

婚禮完成後，大家都回到國際機械聯盟總部繼續慶祝，然而和香則拿著木結他，獨自走到自己的家後方——曾經和真幻奏留下最美好回憶的海灘。

在黃昏的夕陽之下，水面閃出一片片金黃，她對著這良辰美景把自己所寫的書重閱一次後，彈奏著木結他、唱出代表她現在心情的《傷心的小鸚鵡》：

「共你初初相識，那日暖洋洋，

同去看斑馬與大笨象，

大樹下又抱白綿羊，聽鸚鵡的歌唱。

共你彼此欣賞，快樂我倆共嚙。

求再與你相見，已變做願望，

漫步驟雨下淡然盡忘，聽鸚鵡的歌唱。

難再與你相見，你他鄉奔往，

盼會有書信，我日望夜望，

身邊的知己都咁樣講：『只會心淒愴。』

我的心，真的充滿淒愴。

自你遷居他鄉，已經過了半載，

如你有興趣，我對你講一下近況，

對你最愛那斑馬，天天都去探訪。

離別你，哪隻畜生不悲傷，

我每次都會抱抱那白綿羊，
籠中的小鸚鵡，不肯再歌唱，
傷心的小鸚鵡，想起你不歌唱。
近接故友快信，說道你對我淡忘，
還建議我今次，應該點樣，
從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淒愴。
玉照通通燒毀，只剩得三幾張，
求與你相對，一張擺房，
將一張擺於睡床前，一張我身邊放。
那天天清風爽，往昔快意再享，
重到我與你到過每一處去看看，
看你最愛那斑馬，今天可會悲傷。
無奈那，那隻畜牲不悲傷，
我要再緊抱，你抱過那白綿羊，
籠中的小鸚鵡，今天也不肯唱，
傷心的小鸚鵡，今生再不歌唱。」

「有空回想一下，感覺也不錯。」和香唱完後這樣想。

正欲離去回家時，她聽到上空傳來一點聲音。

她抬頭望高，看到天空中有一個黑點在飛，她感慨地說：「飛機真好啊，可以在天空飛翔唛？」

她仔細地看真一點，原來那黑點不是遠處的飛機，而是一個近處的人在飛——是真幻奏在飛！

和香拋下身上一切，邊追著真幻奏邊喊：「真幻奏——真幻奏——黎承奏！」

她不斷跑、不斷跑，直至海邊陸地的盡頭才停步，縱使真幻奏他一直飛，沒有回頭望，也沒有停下來。

雖然和香對他沒有停下來感到有點失望，但此刻她卻燃起更大的希望，因為她知道，真幻奏的確有重

生、他在歷史改變後仍然生存著！

於是和香把這件事也寫進書裡，她亦立下決心，誓要由今天開始尋找真幻奏，直至她找到他的那一日為止。

突然靈光一閃，和香為她的書想到一個很有意義的名字——《真幻結》。

對其他人來說，代表真跡與幻滅所結下的仇怨結局。

對自己來說，代表和香與真幻奏所結下的不解之緣。

外傳 - 秘密

「他仍然生存！他還在！」國際機械聯盟支援小隊隊長和香「嘍」一聲把總部的指揮室大門推開後，大聲的呼叫著。

「誰？」國際機械聯盟指揮官維卡臉上的眼睛仿似變成了兩個問號、滿臉疑惑地問。

和香興奮地回應：「真幻奏！」

和香口說的「真幻奏」，就是她的未婚夫「黎承奏」所用的暱稱。

真幻奏在一次任務中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修改了祖先的歷史，因為蝴蝶效應的影響，所以現實中他也同時消失了。

經過半年的時間，和香終於成為第一個親眼目睹他的真跡成員。

維卡詳細了解和香目睹真幻奏的經過後，同意再次嘗試尋找線索，來證實和香所言非虛。

他獨自來到保存記憶室，打算快速把真幻奏的記憶重播一次，說不定會有甚麼發現。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望著長度達十八年的記憶，維卡立即就想放棄。

由於記憶實在太多，維卡冷靜下來後決定先把《真幻結》所記載的半年——也就是真幻奏消失前半年的記憶重播一次。

雖然只是短短半年時間的記憶，但維卡也用了六小時才用「快轉」的速度看完真幻奏的記憶，但似乎都沒有任何線索，他發覺這樣下去的話都不是辦法。

突然，他靈機一觸，心想既然真幻奏說過「如果中學時沒有遇上白色神話和淺草青藍這兩位好友的話，他自己也可能不會知道有國際機械聯盟」，那麼就從他的中學生涯開始重播吧。

「咦？」記憶重播才剛開始，維卡已覺得不對勁，他心想：「為甚麼記憶重播的中學，與真幻奏當天在申請表上填寫的不一樣？」

「Bingo。」維卡心想。

兩秒後，他認為這必然是重要的線索，於是決定回復正常的重播速度。

「If you could see that I'm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you, Been here all along so why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with me」Taylor Swift的《You Belong With Me》在重播中漸漸變得響亮。

維卡看到，此刻的情景是真幻奏在這所中學的一個普通上課天，他正邊享受著音樂邊回校途中。

突然，停泊在學校附近的一輛汽車爆炸、並起火焚燒起來！

在場所有學生都驚惶失措，可是真幻奏並沒有像他們般逃離現場，而是在背著的書包底中抽出一支黑

色魔杖，並大喊：「水水噴！」

一條水柱從魔杖射出，當火勢快要被撲滅時，有另一條水柱從另一方射出，真幻奏隱約可見，是一個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女孩以相同的方式發射水柱。

事發過後，那女孩主動走到真幻奏身旁，她說真幻奏的法術高超，比她還要快就可以發動「水水噴」。

他們互相介紹後，真幻奏知道這名女孩也是跟他一樣是中學一年級生，名叫「唐紫晴」。

由於真幻奏自小已經自習法術，在升上中學前已經完全修習高級法術，所以對法術十分喜愛的唐紫晴非常仰慕他，並經常找他交流心得。

除了唐紫晴外，很多學生當天看到真幻奏用法術撲滅火焰，都覺得他非常的帥氣，所以自此之後學習法術的人數突然急增了好幾倍。

久而久之，這所學校就出現了很多用法術的人——雖然他們的法術只屬入門級，法術最強的仍然是真幻奏。

有一天，唐紫晴突然說真幻奏說：「你喜不喜歡我？」

維卡看到這裡，心裡突然嚇了一跳。

相同地，真幻奏也突然嚇了一跳，他其實只視唐紫晴為好友，從沒想到她會這樣說。

但真幻奏認為既然他們的興趣一致，再加上他自己不懂拒絕人的性格「送他一程」，結果他們就這樣在一起了。

他們在一起之後，曾經有很多為了證明自己法術能力、甚至為了在唐紫晴面前出風頭而挑戰真幻奏的人，但最後他們都一個接一個地敗於真幻奏之下。

漸漸地，當初為了名利而修習法術的人都開始放棄，幾乎剩下真幻奏和唐紫晴仍然繼續使用。

好景不常，約半年後，當他們的熱戀期過去，唐紫晴突然向真幻奏提出了分手，她說不希望有人為了自己而向他挑戰。

但有同學告訴真幻奏她提出分手的真相：唐紫晴是愛上了自己班上的「武術高手」戴天南才跟他分開。

真幻奏晴天霹靂，他不能相信唐紫晴竟然移情別戀，她變心了，她不再喜愛法術，現在的她只喜愛武術，但真幻奏決意要打倒此人來重奪唐紫晴的歡心——而且他發誓要以武術來戰勝。

但當時的真幻奏並不懂得任何武術，所以便去拜師，那一位高強的武術格鬥家——左青龍。

左青龍本來是屬於古老思想的武術格鬥家，也就是不會收任何徒弟的那種，但最後戲劇性地收了真幻奏為徒，原因是他發覺真幻奏有勝於常人的體質，是個千載難逢的可造之材。

經過三個月的鍛鍊，對體質本身強盛的真幻奏來說已像修習了三年多，並順利的從左青龍身上習得大部份武技和氣功。

雖然對完全「修成正果」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鑑於中學所舉辦的「戰技交流比賽」即將舉行，真幻奏決定以現有的武術與令唐紫晴離開自己的「武術高手」戴天南決一高下。

比賽當天，唐紫晴和左青龍也有到場觀看，但明顯地唐紫晴是支持戴天南的一方，這無奈對真幻奏的士氣是一大打擊。

比賽開始，正當所有觀眾也認為這是一場「法術高手」與「武術高手」的對決，怎料真幻奏就僅僅用武術來迎戰。

戴天南認為真幻奏此舉是看扁他，令他也決定毫無留手地迎頭痛擊。

很快，戴天南就把真幻奏的行動完全壓制著，顯得完全佔上風，但真幻奏仍沒有放棄，他把握每次進攻的機會，希望可以有機會突破他的防禦。

戴天南打算速戰速決把真幻奏解決，他把真幻奏迫在一角並不停攻擊，由於不能閃避，真幻奏只好一直防禦，但他的意志已明顯地下降。

真幻奏終於捱不住了，他在最後關頭抽出黑色魔杖對武術高手大叫：「撕淌三步殺！」

戰況突然一百八十度逆轉，戴天南即時鮮血直湧而倒地抽搐，包括唐紫晴在內的支持者立即湧上前，並插手這場比賽、攻擊真幻奏，像誓要為戴天南贏得比賽似的。

真幻奏見狀，立即使出「元素屏障」抵擋他們攻擊，並打算等待反擊機會把戴天南完完全全擊倒。

「夠了！你用了法術！這樣贏是沒有意義的！」真幻奏的武術師傅左青龍語重心長地說：「唐紫晴已經迷上了名利，她已經控制不了自己唐紫晴太想贏了放手吧，黎承奏。」

左青龍把眼前事實的真相說了出來，真幻奏——也就是左青龍口中所說的黎承奏聽到後崩潰了，眼淚忍不著流下來，一方面他很不捨得放手，但另一方面他知道這段感情已經不能挽救。

抵抗了一分鐘後，他終於決定放棄。

雖然有其他入干擾賽事，但由於真幻奏自行決定放棄比賽，故此戴天南贏出比賽。

但對真幻奏來說，這一切也不重要了，唐紫晴實在令他傷得很重，不是身體上的傷，而是心裡面的傷。

他走到左青龍面前，忍著眼淚說：「師傅抱歉我令你失望了」

說畢他雙手拿著黑色魔杖，縱使不捨得，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須放棄——

「咄！」

真幻奏把黑色魔杖折斷，他不希望將來自己會因為這支魔杖而想起任何有關唐紫晴的回憶。

接著，他閉上眼，向天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走到唐紫晴身邊，說了他跟她最後的一句話：「保重。」

說畢，真幻奏就用舞空術飛上天空，永遠離開了這所中學。

維卡看到這裡，就停止了重播。

他認為真幻奏是刻意隱瞞這件事，在經過這次後，就轉到了另一所真幻奏的申請表上所填寫的中學繼續就讀，亦因為這件事，令他的以往有點狂妄自大的性格有重大改變，培養他明白無論有多強大，總有事情是不能強求的心態。

維卡沒有打算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一個人，因為他理解到：每個人，都有不會說的秘密。

前傳 - 命中注定

「答、答」一個印有亞美斯特利斯國國徽的銀懷錶，在寧靜的環境中可聽得出它的秒針不停在跳動。
這個銀懷錶是在《鋼之鍊金術師》中，國家鍊金術師的身分證明。

然而現在它出現於正在熟睡中的真幻奏旁。

正確來說，他並不是「真幻奏」，事緣這個暱稱是當他加入國際機械聯盟後，指揮官維卡幫他改的，所以現在只可以稱呼他的真名「黎承奏」。

現時的他，只是剛升上中學不久的青年：未加入戰技校隊、學業成績追不上，以及沉迷動漫畫的世界——看他把銀懷錶隨身攜帶就知道。

順帶一提，雖然他把自己當成國家鍊金術師，但他精通的只是魔法、並不是鍊金術。

基本上他的言行舉止，與平常人們所說的「宅男」差不多。

黎承奏懶洋洋地起床，啟動電腦，準備繼續過著他無所事事的生活，然而他突然心血來潮，轉去瀏覽一個屬真跡的論壇。

就是這個毫不起眼的舉動，令他的一生完全改變。

論壇內的絕大多數都是不屬任何組織的人，他們聚在這裡、互相幫助，只因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對抗幻滅。

黎承奏被其中一個討論主題「這個人可以換到多少的懸賞？」吸引著，他雙擊滑鼠查看詳細內文，一個網上暱稱為「白色」的人表示自己在街上看到這個人在欺壓別人，所以就與他戰鬥，最後成功抓了他回來。

在這個年代，由於幻滅的勢力愈來愈大，在警方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他們會通緝一些已有確實證據但難以拘捕的幻滅人士，讓真跡的人代為拘捕，用來交換懸賞。

但由於數目眾多，故此每一通緝犯可以換得的懸賞也比較少。

黎承奏看到其他網民的回應，都令他對這個叫「白色」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武神又抓到人啦，這次是幻滅『禾顧』的二當家！」

「嘩！他居然可以獨力打敗『禾顧』的小頭目？難怪你被人稱之為『武神』啦！」

在諸如此類的回覆中，雖然無人回答可以換到多少的懸賞，但幾乎每個留言都出現「武神」這個稱呼，然而黎承奏今天才得知在真跡中有一個厲害的人物——武神。

翌日，「宅男」黎承奏一到下課的時間就表現出他非一般的「宅」——全校第一個學生飛奔出學校大門。

由於其他學生仍未離校、甚至仍未下課的緣故，在他回家的路上，四周空無一人，顯得格外死寂。

「站著別走」路旁的山林內傳來一段命令的聲音，只有在寧靜的環境才聽得到，要是換著在上學的時候，是絕不可能聽到。

他一步步走上山林，每向前走一步，聲音就大一點，直至他看到有人的蹤影才停下來「隔岸觀火」。

黎承奏眼前的右方有一名白色長髮、年紀與他差不多的男子，正追捕著一名手中持槍的中年男人，當這名中年男人在自己前方約幾十米由右至左逃跑時，他又看見另一名暗紅色長髮、年紀又是與他差不多的女子在左方出現，手中拿著一張魔法卡在指著那男人。

那男人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情況下，他轉左打算向山下逃跑，怎料前方居然又有人擋著自己！於是立即提起手槍瞄準擋路的人，準備擊倒他來替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白髮男子看見目標人物突然轉向，更打算襲擊不關事的人，於是便高聲大叫：「小心！」

很明顯，這個「不關事的人」正正是在「隔岸觀火」的黎承奏。

他見狀便立即拔出一支水晶螺旋杖，並在對方扣動扳機前，右手提著魔杖指著他施放「竊魔鞭」。

一條白色的長鞭飛出來重重撞擊那男人，白髮男子在他倒地後踢開他的手槍，封鎖他的行動。

黎承奏在反擊後仍未回神過來，那名女子已經走過來對他說：「無事嗎？這個人是通緝犯，他剛剛偷襲別人但被我們看見，所以我們才追捕他，連累你不好意思。另外我想問一下剛剛你使出的是不是高階魔法？」

「啊對呀，這『竊魔鞭』是高階魔法的其中一招，只對有邪惡舉動的人才有效。」黎承奏回答。

「平常只有魔導士才懂的高階魔法，你已經可以輕鬆自如地施放，果然厲害。」她轉話題道：「對了，還未自我介紹，我叫文月藍，擅長治療魔法和魔法卡魔法。」說畢她為表示友好伸出右手。

黎承奏收起魔杖，和她邊握手邊複製她的句子結構說：「我叫黎承奏，擅長魔杖魔法和飛行吧。對了，請問那個人是？」他指著白髮男子問。

白髮男子把那人制服並綁好後，他便走過來自我介紹：「你好，謝謝你的幫忙，我叫白偉忠，擅長劍術和刀術。」

黎承奏此刻才發現原來他的左眼戴著一個眼罩，便欲知何解，白偉忠回答：「這個是我的師傅訓練我感覺的方法，可惜他已經被幻滅的人於是我立定決心，未完全瓦解幻滅、或者未到最後關頭我都不會除下！」

之後，黎承奏也了解到原來白偉忠和文月藍他們為了維持社會的和平安定，便決定四出追捕通緝犯，亦可以賺取懸賞來維持生活所需。

而白偉忠得悉黎承奏懂得高階魔法，打算招攬他成為同伴。

正當黎承奏還考慮著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一點：白偉忠，白色頭髮，追捕通緝犯

「你是不是人稱武神的『白色』？」他問白偉忠，白偉忠也如實承認那稱呼就是自己。

於是黎承奏便再不用考慮，立即加入，他認為白偉忠和文月藍的宗旨與自己非常近似，而且現在更有這麼厲害的人物，只要三人同心協力，一定可以天下無敵！

果然，接下來的三年時間，憑著他們一拍即合的默契、三人合作無間，以白偉忠為首、文月藍和黎承奏協力的情況下，你們成為拘捕最多通緝犯的一個組合，成為真跡界的一個神話。

而黎承奏亦在認識他們後開始「脫宅」：首先加入戰技校隊，在朋輩間確立一定的地位，然後更與擅長鍊金術的戰技校隊隊員發展出感情，她就是——素羽凝。

「全新真跡組織——國際機械聯盟現正招募成員，對象為十八歲以下的非幻滅青少年，本聯盟宗旨為『即使我們沒可能拯救所有人，仍要盡己所能去盡量拯救可救的人』。」

白偉忠看到這段招募廣告後，認為國機盟的理念都與自己完全吻合，故此他希望與文月藍和黎承奏和他一起加入。

黎承奏也在得悉後，把消息告知素羽凝，因為若兩人一起加入的話，他的喜悅感會更大。

在國際機械聯盟申請表中，除了姓名、年齡和地址等等一般的資料外，還有兩處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就是「獨特專長」一欄，黎承奏想也不想就寫了「魔法」二字，然而之後他卻沉思了很久後，把「魔法」刪去，改寫做「飛行」。

第二就是「暱稱」，正所謂本性難移，一開始他又是想也不想打算寫下「鋼之鍊金術師」。

但是他發覺除了填字的位置只夠一個中文字之外，旁邊還寫著附帶條件「必須為真名中的其中一字」，於是他只好寫下平常白偉忠和文月藍稱呼他「小奏」的「奏」字。

遞交申請表後，再經過體質測試、心智測試和面試之後，就可以決定是否被取錄。

最後出來的結果，真不知叫黎承奏高興還是失望：他自己、白偉忠和文月藍順利被取錄，但素羽凝卻不被取錄。

黎承奏可算是個重情義的人，他本來打算放棄國際機械聯盟的資格，與女朋友素羽凝同甘同苦。

但素羽凝真誠的一句：「不要緊。」便足以令黎承奏重拾信心，先她一步加入國際機械聯盟。

幾天後，國際機械聯盟指揮官把所有入選的人召集起來，並宣佈各人的職位。

可能是幸運，也可能是實力的關係，白偉忠編為戰鬥小隊隊長，文月藍編為補給小隊隊長，黎承奏編為支援小隊隊長。

三人得知他們皆可成為隊長之後，都表現出興奮的心情，接下來指揮官宣佈更重要的事情：各人的暱稱。

這些名字，就是以後在真跡和幻滅的歷史中，影響極之深遠的白偉忠——白色神話，文月藍——淺草青藍，以及黎承奏——真幻奏。

要不是黎承奏那天瀏覽該論壇，他們三人可能一輩子也不能遇上。

要不是他們能遇上，黎承奏可能不會知道有國際機械聯盟。

要不是他知道有國際機械聯盟，維卡就可能找其他人為支援小隊隊長。

要不是他成為支援小隊隊長，鴻門社遇襲時他就可能不會第一個到達。

要不是他第一個到達現場，K O就可能不會攻擊他。

要不是K O不攻擊他，他就不會暈倒。

要不是他沒有暈倒，他可能不會遇見尚采香。

要不是沒有遇見尚采香，《真幻結》絕對不會出現。

歷史已過，回頭觀望，你無法預先把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未來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

這一切，就是命中注定。